

歲 如歌



林松風 著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 VĂN NGHỆ
文化-文藝出版社



歲
月
如
歌

Thơ Văn Chọn Lọc

LÂM TÙNG PHONG
(LÂM KIỆT HOA)

Nốt Nhạc Thời Gian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 VĂN NGHỆ
文化-文藝出版社

目 次

■ 自序

第一輯：詩

- 017 ■ 寄箋
- 018 ■ 六月
- 019 ■ 夜夢
- 020 ■ 秋天
- 021 ■ 淺淺的笑・贈給妳 — 芳芳
- 022 ■ 虹這邊那邊
- 023 ■ 我走了
- 024 ■ 四月・寄給妳，儀
- 025 ■ 夢歌（再給妳—儀）
- 026 ■ NĂM CĂN 春
- 027 ■ 秋的小詩：寫給愛妻芳芳(一)
- 028 ■ 寫給愛妻芳芳(二)
- 029 ■ 海
- 031 ■ 七月雨
- 032 ■ 輓歌
- 033 ■ 四月之蝶
- 034 ■ 紿佩子

第二輯：散文

- 037 ■ 那一張椅子
- 038 ■ 舊夢
- 040 ■ 五日春遊
- 047 ■ 深山書簡（一）
- 052 ■ 深山書簡（二）
- 056 ■ 那夜山城月
- 064 ■ 再見，嘉美！
- 068 ■ 封塵抽屜裡的作品四帖
- 072 ■ 河內遊記
- 079 ■ 那年平安夜
- 086 ■ 母校逸仙，絲絲憶懷
- 091 ■ 智叔
- 097 ■ 我的鄰居阿屋這家人
- 103 ■ 中國旅遊日記
- 114 ■ 燕姐，我的老房東

第三輯：小說

- 121 ■ 第二春
- 127 ■ 偶遇，重逢
- 133 ■ 跛子阿才
- 140 ■ 一個故事
- 148 ■ 愛
- 153 ■ 翠玲
- 172 ■ 一棟房子，親情如夢
- 178 ■ 最後一隻青蛙
- 183 ■ 純情

自序

歲月如歌是我決定出版的第一個單行本。

而這個書名則是本月中才敲定的。

出書一事，初時我並沒有這念頭，原因很簡單，我的拙作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至今，雖然登刊於許多報章、文學刊物，本地為主，也有在國外。但是說實在話，我並非多產，寫作對我屬於業餘，所以為數不多，且由於環境，又兩趟房屋維修，昔日剪存文稿一時不知放置何方，真是頭疼的事。

經一番艱苦搜尋，終於找到一部分詩作，它們在一本舊簿子，是一些手抄稿，但都會發表於六十年代當時各報文藝版。

對這批詩作，取或捨，我考慮了多時，我深知，它們是幼嫩，不成熟的東西，照理不要放進去。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它們是我寫作過程一點紀念，拋棄於心不忍，最終決定留下來。

還有為數不多，從七十年代至近年的詩，找到大約十多首罷。

“歲月如歌”所收的散文與短篇共廿幾篇。

這些作品有的在華文《西貢解放日報》發表，其他都是近幾年寫的，這裡面有幾篇發表在解放日報，其餘廿篇在《越南華文文學季刊》發表。

我把這批稿件交給了陳國正文友，請他代我校正，編排，準備出版事宜。但是當時我還有一篇尚沒完成

的短篇小說，欲等寫好一塊出版，可是碰上年底前工作繁忙，抽不出時間去寫，看來難以趕上，只好拖了下來。我也繼續尋找我的另一些作品。

今年三月下旬，我把第二批拙作交給國正文友。剛好當天李志成（刀飛）文友約我們大家在福興街喝咖啡，聊聊天，並說有點事情，有點神秘兮兮！

早上八時左右，來了國正、秋夢、陳耀祖、江錦潛、學明、氣如虹伉儷，加上志成及我。這時，秘密揭開：志成把請柬分發，原來他大公子永鵬賢侄結婚，宴客亞東大酒店。

聊了一陣子，國正問起即將付梓單行本的書名，我說還沒決定，國正說可在作品中找一個適合題目，陳耀祖則表示若沒法找到滿意，那就另定書名也行。

回到家裡，我決定依耀祖文友之意，擬訂了幾個書名：“歲月樂曲”、“歲月交響曲”、“歲月如歌”、“歲月長歌”、“歲月無聲”……。

歲月如歌——我最終抉擇。

歲月如歌——穿越時光半個世紀！

歲月如歌——有少小年代流離無定的片段；有步過漫長天烽火的足痕；有慈親呵愛；有失去雙親之悲疼；有只能追尋於夜夢之親情憶懷；有若流水浮雲，抓不住，捉不到的戀情……。一切苦樂韻，如歌歲月！

歲月如歌，我也愛極那些給我人生考驗，自信，快樂和幸福的歌韻！

二零一三年三月下旬



第一輯：詩

寄 箋

懷著惆悵的心靈
我徘徊於肅瑟小河畔
小河流水清澈
我尋找那失落的夢
尋找多少個黃昏
互訴之細語

妳離去 在遙遠天涯海角
河畔花間
只留下那年足痕
晚來冬寒 晚風
拂落片片早熟紅葉 紅葉
浮游如鏡小河
紅葉、請代傳一頁心箋
飄向萬里彼岸故人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
發表於每日論壇日報（處女作）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小修

六 月

六月若水彩 也若
詩
細語
輕風
柳舞纖腰
舞一池清水

六月 凤凰似彩
醉人
醉南國之夏
醉花蔭情侶雙雙

六月 歡樂如紫陽
庭院深秋琴怨不再
不再幽怨之歌
倒是千里水原
牧童笛聲悠揚

一九六四年夏日
二零一二夏小修

夜 夢

我若一晚歸之鳥飛越
碧天雲海 飛
無際水鄉藍田

故鄉如故 童影青痕
那片螢火蟲閃閃河邊草叢
我兒時裸泳小塘
村前鵝蛋路 我與伊曾竹馬青梅
祖母許多古老故事
的前庭瓜棚
阿姆爲我縫秋衣之寒燈
阿爸田間喀喀蛙鳴

午夜鐘聲驟傳自
彼岸聖院 敲醒酩酊甜夢
推窗 月華千里 我依然
異鄉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午夜
二零一二年三月中小修

秋 天

秋天 太陽在瞌睡
天際雲塊沉甸
秋天這日子好虛白

牆頭小花貓
蹲伏整個午後
夢裡追遂
蝶影飛飛
化作空際彩虹

秋天這日子好蕭寂呵
拾起三角青石片
擲破一池塘水影
黃昏驟然撲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小修

淺淺的笑

贈給妳——芳芳

以五月朵朵蘆花

我織一花綱寄深深懷念
於湄水之濱

妳不必問我來自山或海

風與雨
星與月

不必追尋我醉於異鄉的落寞

而於異鄉 我那樣緬懷妳隱於黑緞般
發間淺淺的
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

虹這邊，那邊

虹這邊眺望虹那邊 那邊
山城煙霧迷濛

山城之秋好撩人
早熟楓葉 芳芳
妳會否去拾那個季節
我們篩落的夢於
山徑夕陽

虹這邊 我是流落異鄉人背
行 及一衣舊夢
踩茫茫霜露星寒
朝十里外沉默向日葵
聽老僧閉眉說禪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
二零一二年三月中旬小修

我走了

我走了 於晚來秋深
踩長徑沙沙落葉
戴夕陽別時餘暉

沒有伊揮手相送
沒有 溫情 祝福
只有晚風低喟於灌木叢

我走了 背行囊滿載燒灼的惆悵
再一展步影子化作
滿地星星

一九六六秋於西貢
二零一二年四月小修

四月・寄給妳，儀

妳終於離去
若晚秋水禽展翅 並帶走
織人昨夕匆匆紡織的
五色彩虹 群蝶醞釀
黯黯寄語

在楓葉初紅的山峰
我曾通宵不眠守候
一流星的來臨
妳的笑總是淺淺綻開
銅鏡朦朧底容顏
唉 淺淺的笑靨啊！
竟碎於一方藍玉的投擲

就在那個秋季 妳巢居南樑
我削髮千絲 行吟於
殘稿斷章
驚朱牆弓影
驚燈下山洪突爆
曙色未露
寒意倒烈如陳年老酒！

四月歸來 霧竊洶湧成
滿谷旭陽
庭院深鎖。我
不再是昔年訪客！我病懷
妳窗下硯池書燈以及塵封
十年夢

一九九零年六月作品

夢歌

(再給妳，儀)

妳走了，留下爬滿長春藤那幢
十九世紀法式洋房及串串
夢裡琉璃
候門深鎖，喚不回
妳遠去的足跕！
月弦下
十九級石階兩旁
玫瑰綻放如斯紅艷
如斯孤寢若
曾繞於妳鬢間
一縷縷幽香

妳走了，留下迴蕩深秋雨窗
小提琴細訴 Diễm xưa 的哀怨
我醉飲妳瞳眸品營盈淚影
怕簷下掛鈴再說
月圓星稀

冬來，我是經緯線一路客
蹄痕匆匆
驚候門啓處石階夜不勝寒
驚心早飛霜，悔當初
弄墨舞劍！

2007.11.17作品

NĂM CĂN 春

四百公里雲和日
Năm Căń 重來，和風
吹白少年頭
吹茂葦花逢盛宴

船以流星之傲姿剪開
湄河春光
鱗波洶湧
水禽驚飛
椰林篩落夕陽萬縷，而
笛聲驟起，繽紛
一千五百個春天

登岸時
Năm Căń 迎我是樓房交錯
市街燈火喧嘩，流水無情
洗盡
水鄉漁歌，洗我
歸來夢！

2006年5月作品

註：二零零六年四月舍弟潔豪從歐陸回來，我們一塊回
金甌省親，並乘高速遊船往水鄉 Năm Căń 作故地重遊，
相去四十餘年！

秋的小詩

• 寫給愛妻芳芳（一）

據說你是一顆南來早春
播下的籽子 而
綻放於月光的季節
秀髮似柔柳
你的瞳眸邀來
一池清澈的輝明

以後 許多月月與月疊影裏
你會把如鈴的笑篩於
公園草坪花圃
我是星野的牧神
且來自葦衣錦繡的湄水畔

某一個秋天從水中驟然離釀
之塵囂甦醒
雲
海飛濤
午寐的酣夢 烙紅
山腳初熟的楓葉

芳芳，今夕且
踏冰涼青石階
攜手至山頂訪月
雖說姮娥后羿已年代湮遠
我依然爲你而醉
而舞劍

• 寫給愛妻芳芳（二）

我始終還是南下，雖說
脚一伸出放逐之生涯，雖我會那麼虔誠若
古龍之江湖客冷
落日之悲壯
悲壯了仙人掌上一朶
孤獨紅花

夜渡湄水，痛飲江畔
邀舟客共杯
來者卻是藍透大水原
閃閃熒燈

歸來，銅鏡裡是磨洗不盡
華髮間頁頁霜塵 芳芳
容我撥獲花深鎖小徑追覓
那個季節篩下
青青的夢底蹄痕

2007.11.17作品

海

裸赤赤投進 讓海滌洗我
無盡披星戴月的風塵
喜似故人重逢
悲浴後梳落白髮如茵歸來
我是一片孤寂浮雲

擲躅避風港 浪潮粗暴在拭掉
若干年前我們 烙下的足痕
那塊伸到海上的黑岩石
你容顏那麼蒼白那麼瘦
林野醞釀你沙啞
笛歌

紅日在我影子上焚燒
海昇華絕望的藍
沙丘無際
白浪洶湧
那隻飛翔了整個上午的
海鳥最後也離去

面對海 我歸來如舊日戀人
顫抖繞在唇間
初吻餘馨 而
刻在椰樹的小名在訴說
給遺忘之悲傷

我終於醒悟海已非昔日
月弦下的知己
潮退後遺落一顆
七彩貝殼

七月雨

我裸足遍野黃菊

七月天盼夏雨

唉，雨好昂貴呵！

我望穿秋水

雲拴在天之涯

深深，深深吸進心胸

再呼出竟是山溪瀉下之泉

據說洪荒期一名獵星人在此

守候了一千載，最後

化狼而循

雨終於來了，如遲歸之婦人

瘋狂鞭撻我

我狂奔遍野黃菊如起伏波濤

波濤起自山間

彩虹

2007.11.17作品

輓歌

於天河群星黯然
環視下 你從黑甕中飛昇
若斷弦餘音 去而永
不復返

你的呼吸如一股起於北漠的寒流
你的哀嘆操作朵朵發徽的雲
你的屈怒化為早日暴雨打在
滿山野菊 打在
破園的梧桐

春逝如斯

夏逝如斯

秋逝如斯

冬逝如斯

你若給釘在蕭瑟廣場一角的一座標本
彫以歲月剝削的名字
彫以蒼茫於霧藹底風裏
任由綠楊拂動千絲於你髮底
悲戚
且寄魂澎湃浪濤
咀嚼伊孤燈下悠悠傷鬱
乾盡一葫烈酒
之後 沙啞的朗聲一面朽腐的逆風帆於
瓦古方舟

1973年7月5日完稿

四月之蝶

妳撐紅紅彩傘而來，如撐
烘烘四月天
紅傘旋轉，彌漫
妳鬟髮間
春日淡淡芳芬

紅紅的傘旋轉，招徠
滿城鳳凰花
迎風起舞，花開
妳清澄之眸
似水泉
點點珠彩
古典也迷惘

就這麼整個午後
紅紅傘影烘烘
焚燒我顫抖底靈魂
化作四月之蝶

給佩子

擊碎襟前玉佩
佩子 味可悅容
三娘鬢間半樹青霜

泛江而去吧
乘一千片晚秋落葉
以綠水爲佳釀
以蒼雲爲美餚
喚西子去國芳魂
唉 今夕伊竟衣不勝寒

唱唱後庭花
爾青妝已老
霜雪之外
於殘月樓欄
於燭光窗影

一九七三年二月廿三日寫於西貢

第二輯：散文



那一張椅子

— 悼念徐卓英

每次開車子路過黎利街他總是在西貢醫院對面轎車與機車馬路中間分界線行人道上那張椅子多端詳一眼，彷彿在街上碰上多年不見的朋友，細看是否還是以前的老樣子！

這是一種在一些公共場所或公園裡都常會見到的鋼筋水泥長石椅。經不起歲月積壓，它已很破舊了，椅子佈滿許多蜘蛛裂痕。

四十二年前，在這張椅子上曾有兩個年輕小伙子許許多多個夜晚就坐在這裡看川流不息的車輛和往來匆匆的人群。如果夜深了人車稀落的時候就看夜空輪月或星辰。

環繞著他們是對明天的憧憬、崛起美國的禧皮士，有時是余光中、洛夫等許多台灣作家的風貌，有時去憑弔杜甫的憂患，李白醉後的月光光，有時去感受於梨華的無根的一代也是失落的一代！

他和他是無所不談，只是從來不提也不談他的家境——從剛相識到他去國這原則保持不變——雖然他們都已不再年輕了！

那一個夏日他們行吟於烽火漫天於死亡的子午線，他的風貌是一種無奈的憤懣的展示 戰地歸來昨日的回顧竟如噩夢，欣喜從此歲月昇平！

他終於去國作客太平洋彼岸，他卻留了下來。二十幾個春天消逝，他與他始終沒作過聯絡。倒是從一些舊雨故人裡得知他在新大陸片段，聽說生活還不錯，孩子也長大了。有時在網絡上可見到他的創作，但他卻偏愛他早期的作品，那裡頭有那年代步聲及音韻。

他真希望有那麼一天他自異國歸來，洗盡歲月風霜，他與他再來到那張闊別快將半個世紀的椅子坐下，看車流人群笑話當年或靜靜坐著，只守望夜空的星月，追懷許多不回的夢！

舊夢

她將於今年秋天回國省親。他倒是幾天前去看望她父親才得知這個消息。

出國快將二十年，歸來相見又是怎樣一種心情？這麼多年，她會不會追憶那些曾是快樂與痛苦交織的往事。

夜很靜，窗子外一輪懸空皓月。

他重整塵封多年一片片一頁頁交疊紀念，這麼多年了，他常常矛盾於她和他是純粹同窗友情仍是有關少年時代浪漫的幻夢！但許多年來許多午夜夢裏，她微微往上翹的小唇，幽怨的眸光，夢醒心是一陣陣疼痛。

他終於與她相見，於她故居。

她的故居是在一座寺廟左側一條窄小的巷子裡，這裡原是她及兩三個家庭聚居地。隔了這麼多年卻沒什麼改變——矮矮的平房，磚的牆壁，瓦片的屋頂，只是顯得很老舊了。兩邊牆腳多處洋灰剝落，露出裏面紅磚塊。剛踏進屋裡是一種夾雜霉味，黑黝黝的。

過了一陣子，漸漸適應了屋子裡的幽暗，他感到一切還是以前老樣子。上面是一個小閣子，木樑木板，貼了花紙，很殘舊。往右貼裏面牆腳是兩個大窗，窗下一張方桌，桌上鋪上一片厚琉璃，兩張有彎彎靠背的椅子，左邊牆壁掛著一列大小不齊的相框，琉璃鏡片蒙著一層淡黃油漬。都是她的家庭及她們兄弟姐妹學生時代照片，全是黑白的。再往尾行一點是一幅較大彩照，她母親還在時家庭合照，站在她父母前面應該是一歲小孫子了。

突然間一張緊靠彩色照片的鏡框的黑面照片像磁鐵把他眼睛猛的被吸住了，他從褲袋抽出手拍，輕輕抹了幾下，一張似是熟悉又似乎陌生的臉孔，烏亮梳的很高露出兩邊耳朶的頭髮，寬亮的額，不粗不淺適中的眉睫下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鼻樑下略為上翹的唇，左邊一顆小黑痣。再來是有點朝上彎的下巴，這是她當年在唸英文做學生證

的，他就會有過一張，後來不曉得夾在那年的日記簿，再也找不到。

她母親於幾年前去世，弟妹皆已長成，也爲人父母了，現在只剩下年邁的老父，孤獨寂寞地守著故居，守著已遠去再也喚不回若干年前孩提篩落這屋子裡的嬉笑，吵鬧，哭聲。她歸來給老父帶來暫短的快樂！

這個許多歲月以前，他也會溶合在這裡，他同她常常在這張方桌上一塊做功課，有時談談寫作，那時光他開始寫一點散文，詩什麼的。她不寫但也愛看，再不然就拿一張紙爲她畫速描，子文喜歡把她小黑痣畫的誇大了，她裝的生氣要來搶畫紙，她搶不到，手卻給他捉住，兩腮紅紅把手抽出，嗔罵：“你好壞！”他感到很樂！

“坐啊！”她把他從恍惚沉思喚醒：“請喝茶”。

他又一陣迷惘，這雙手許多年前曾不止一次端水給他時也給他握著，現在那樣陌生？“近來怎樣了，生意不錯罷？”他與她在方桌相對坐下。

“還可以，賺一口飯嘛！”他把琉璃杯放在桌上用手轉動它：“您呢，好嗎？”

“在那邊打工而已，再幾年要退休了。”

不知過了多久時間，外面天已黑了下來。

他站起告辭，她也沒留他，在門口她說：“問候世伯和麗華，改天我會去拜訪您們。”

二十年重逢是一種漫長期待，道別，他彷彿感到走出多少舊夢的影子！

五日春遊

二零零九年一月廿九日（己丑年元月初四）我們合家大小共九人參加了Vietravel中部五天四夜旅遊團。

上午十一時半從本市新山一國際機場出發，我們一團共四十多人，飛行一個小時，旅遊團抵達廣南省峴港國際機場。

Vietravel駐峴港導遊文煌兄在機場接待我們。由於已過中午，在機上只喝了一杯水的我們，這時都喊著肚子餓，所以上車後，車子直駛往餐館，吃過午飯才回飯店。

休息了一下子，我們一團上車前往會安。

會安古埠已有四百多年歷史。它曾是南北紛爭阮主時越南和中國、日本、印度、歐洲及許多國家通商往來的重要港口。

如今雖然會安那輝煌年代已走進歷史年輪去而不復返，可會安古埠還留下許多歷史走過的鴻痕，如日本商人所建的來遠橋，古人先賢興建的寺廟、會館、商店……等等。

走在人潮湧擠的鋪著石塊的長街，彷彿走在多少個世紀前的古人足痕，斯時是中古年代華燈初上啊！

日落前，辭別會安古埠，我們回到峴港。

我們下榻的飯店靠近韓江，飯後蒙著凜凜寒風大家走過中部有名的韓江大橋。聽說這座橋中段可拉起分開給大船駛過，可惜我們就沒看到這景像。

第二天（元月初五）早餐過後，我們退了房朝峴港五行山出發。

五行山以金、木、水、火、土爲命。五行根據這些山所處位置而分別爲金在北面、木在東南、水處東北、火則西南、土位西北。而火山又是個山峰合併，分別爲陰火山及陽火山。

以海拔五百多米，五行山不屬於中部高山群。但山上有許多有幾百年五史的寺門、山洞，最高處有望海台，在

此可眺望如玉帶般的江河及周邊怡人景色。登山，暫忘世間多少煩惱事，好作神仙！單以上下山二百幾十面須就會對慾瘦身的朋友有點幫助。來峴港大家別錯過登五行山的機會啊！

五行山有大大小小的石雕工廠，喜愛石雕藝術的朋友也不可錯過觀賞這些藝術品的機會——也許要過很多年後你才會再到峴港來哩！

離峴港，我們朝承天——順化出發。

要往順化必然要經海雲嶺。海雲嶺是廣南與承天兩省天然分界線。海雲嶺則是長山支脈，它最高峰海拔一千一百七十二米。

海雲嶺山勢雄偉，地形險峻，上有“海雲關”建於阮朝明命年間，並有禦筆親題“天下第一關”。

海雲嶺除了山巒綿延起伏，峰頂長年煙霧朦朧，下海上山，固有海雲嶺之名。

長久以來，慾過海雲嶺有環嶺山路及已有百年歷史的火車道。但不管你選擇那一交通工具都要花上至少四五十分鐘才能走過海雲嶺。由於路途危險，每年總有許多交通事故發生，每年路過山嶺，總會發現不少新增的荒山野廟。開車司機或路過人們也會在小休時向這些遇難者上一柱香，也求保佑一路平安！

海雲嶺也是一個旅遊重點，古來遊客到中部都有登海雲嶺一賞海雲奇偉的心願。

國家統一後，政府決定在海雲嶺營建一條貫通南北的隧道。隧道一旦完成不僅為經海雲嶺的百姓帶來安全保，它也給廣南峴港及承天順化帶來經濟發展，尤其旅遊觀光帶來更大擴展的機會。

海雲隧道動工於二零零零至二零零五年，工程圓滿完成並正式投入使用。

海雲隧道全長六千二百米，乃東南亞最長穿山隧道。它高七點五米，寬十米，可雙邊行車，有最先進安全設

備，車輛穿越海雲隧道只需十五分鐘而已。

隧道一過便是順化了。

車子走了一段路便是 Lăng Cô。聽說這裡也是一個旅遊點，但它不屬我們章程裡，導遊只略為介紹，我們也談不上什麼印象。

抵順化市經已傍晚。

我們整團人住在維新大飯店。吃過晚飯後，一部分團員由導遊帶領下去坐龍舟游香河聽順化官延雅樂，有的逛順化夜市，在長錢橋拍點照片留念。

第三天（元月初六），吃了在飯店提供的早餐，退了房，我們旅遊團登上另一站旅程——廣治省。

在一段公路，導遊告訴我們這裡是“驚惶大道”。一九七二年廣治戰爭慘烈，美軍及南越軍從這裡撤退時死傷慘重，國道兩旁至今還有一些荒塚，聽說是埋葬了一些死者遺骸。

中午時，我們到了廣治省長山烈士陵園。

長山烈士陵園乃在抗戰時犧牲在長山的戰士。長眠在這裡共有一萬零二百六十三人，他們分別來自北中南，他們為了革命事業，不惜付出寶貴生命！

長山烈士陵園從一九七五年十月底啓建，並於第三年四月落成。

陵園佔地十四萬平方米，包括濱海上遊五座山丘。如果從洞海（Đồng Hới）市沿1A國道北走約二十公里，從東河向十五號國道朝北開則需近四十公里才抵達。

車子在靠近長山陵園大門口停下。

馬路兩邊是一些民房。他們售賣鮮花、水果、香燭及冥錢與餅乾之類。

從陵園正門進去是一條很長的水泥路，走到正中段是一座高聳而莊嚴的紀念台。

烈士墳墓分作十個墓群區，每個墓區又有代表該區的特徵紀念建築。伸展至每個墓區的道路兩旁都種植了一排

排樹木，人走在路上感覺是一片清靜蔭涼。

我們向中央烈士紀念碑獻上鮮花，良久才默默走出烈士陵園。

下一個站是廣平省風芽洞。

風芽洞距洞海市約五十多公里。

要進風芽洞必定要乘坐小船經山河的半小時才到達洞口。船在河上，兩岸是一些村落及樹林重疊。一些小島。

風芽洞長約八公里，裡面分為碑紀洞、皇宮洞、仙洞……等等。而每個洞都出現由這古地球變動千萬年歲月累積而形成的各種奇異形象。這些形象在一些彩燈照亮下顯現了神秘的美。

旅客忙著拍照，這裡有一批專業攝影人員為遊客拍照，每張一萬元，不二價。

離開風芽洞，小船把我們送回出發點已日落黃昏。我們團隊回洞海市，晚上住了一個四星級大飯店。

晚上，一些團友慾吃廣平地方特產，但許多吃攤夜市都不營業，大家花了“打的”的錢結果失望而返。有幾位不曉得上什麼地方吃，吃不到特產，卻被砍破了頭，價錢比在胡志明市餐館還要高！

第四天（元月初七）早餐後退房，我們再度返回順化古城。

回途的旅遊重點是濱海河畔的賢良橋。

賢良橋是代表了越南民族一度給分割的疼痛，邊代表了全民族堅強不屈，保衛國土的偉大精神。

我們參觀了賢良橋紀念館，從賢良橋北岸慢慢走到南岸又走回北岸。

賢良橋上，春日風涼陣陣，這處舟影點點，兩岸村落隱現，良田無際、白鷺飛翔自在，一片昇平景像。

我突然感到耳畔傳來人民藝人，名歌手秋賢悠揚歌聲，作者王協創作這作品時是否也會站在這裡，把一個民族的傷痛溶合於歌聲裡啊！

暫別濱海河，暫別賢良橋，我們上車回順化市。

抵順化已是下午時分。為了爭取時間我們不回飯店而直接上今天順化旅遊點——嗣德及啓定陵墓。

嗣德陵又名謙陵是阮朝第四代帝君嗣德皇的皇陵。陵墓座落香河上游陽春山，距順化市約八公里。

嗣德皇在位三十六年——這是越南處於一個極為動亂，內憂外患的時代。

在內人民起義此伏彼起，朝廷疲於對付，在外，法軍攻佔北圻及南圻六省，開始了對越南特近百年的殖民政策。

嗣德皇陵開始營建於一八六四至一八六七，歷時三年。初時原名“萬年基”但後來決改為謙陵。而謙陵內全部建築都有謙字，例如和謙殿等等。

嗣德皇陵是阮朝陵墓群裡最精緻，最富東方及越南傳統藝術的陵墓。而其規範之大也甲於其他陵墓。

嗣德陵是順化古城重要旅遊點。

啓定陵在阮朝帝皇群中卻別創一格。

啓定陵於一九一六年登基，在位僅九年，崩駕一九二五年，時年四十歲。陵墓始建於一九二零，歷時十一年才完成。

啓定陵比其他陵墓為小，可工程浩大，時為廿世紀初葉，西方文化科技已流入越南，啓定陵吸收了西洋文化科術溶合了東方及越南固有文化精華，形成陵墓新一種特出風格。

啓定陵一改前此慣例，它以鋼筋水泥代替了石灰木材，它使陵墓更加堅固完整。

啓定陵另一特點乃是它一氣呵成在天定宮內。這裡面牆壁、圓形頂部全部都嵌上從中國和日本運來的磁片。這些各式各樣不同色彩的磁片經民間藝人砌製出許多美麗的圖案。

正中是啓定殿，最前面設神案供奉啓定遺照。再進去

是啓定墳墓，墓上有一座由法國鑄造的皇帝坐在龍座上的銅像。而再進去則是啓定牌位了。

啓成殿左右兩廂那時代是保衛陵墓的官兵值班的地方，現在展出啓定生前至崩駕時許多照片、資料、衣冠……等等及皇帝武服佩劍立像。

參觀啓定陵，遊客必須攀登一百三十多級石級，也許會有點吃力，但站在這裡放眼周邊風景如畫，涼風拂面，卻使人心情爽快，一點辛苦是有其價值。

走出啓家陵，恰是夕陽西照，此刻陵墓似乎顯得更壯麗完美！

離啓定陵墓回飯店趕上晚餐，晚上休息。

第五天（元月初八）今天是旅程最後的一天，早上自由活動。我爭取這段時間拜訪了幾位跟我們有生意往來的客戶，看看售賣機械行業市場。但，這時候還是春節，許多店子還沒開張，沒法看到什麼。只有陪同女兒夫婦拜訪了她女婿的叔叔及姑母。

下午時間很緊張，旅遊團要在五點鐘趕到順化機場乘搭飛機回胡志明市。

午飯後立即退房，前往三個旅遊點——皇城、天姥寺及東波市。

順化皇城是阮朝京城，從鄭阮紛爭時期便是阮主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

順化京城至嘉隆皇時把以前老舊皇城拆掉重建，時為一八零一。至明命兩年（一八二一）方完成。它也正式成為阮朝一百多年歷十三代皇帝的京城。

順化皇城呈方形，每面長十公里，共十個城門（四個於正東南，其他各兩個），城高六米厚廿米，周邊深四米城濠。城裡高三十二米旗台，旗台建於一八零七年，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重建於一九四八年的。

走進午門便是泰和殿、大宮門、紫禁城、勤政殿……等許多建築。

一百幾十年，不盡的年年天災及戰爭洗禮，皇城已日趨破舊，政府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全力重建及維修多個重點項目中。

接下去我們來到天姥寺。這是順化廿名景之一。寺在香河左岸，距市區約五公里。

天姥寺又名靈姥寺，寺建於一六零一年阮主時代。寺多次被毀，最後一次是成泰朝（一九零四）重建，但其規模已大不如前。

寺有福緣塔，建於一八四四年。塔高廿一米共七層，塔有梯子可登至頂層，每層有一佛像，最高層為金佛，今已不存。

整體天姥寺有大洪鐘，大雄寶殿、地藏殿、觀音殿、有釋廣德大和尚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自焚時乘坐的轎車。再進去是已故釋敦厚和尚的寶塔。寺內天類花丹盆景供旅客觀賞。

離天姥寺，我們逛了一逛東波市，買了一點順化特產便上車趕到富牌機場，在此與導遊握手道別，也結束五天旅程。

飛機降落新山一國際機場是晚上八時了。

二零零九年二月廿八日

深山書簡（一）

高原初秋，松樹顯得有些蒼老；我卻愛極了嘆息湖濱幾株孤獨的楓樹。早熟的紅葉，輕忽忽飄落，剪開寧靜，逗起一點兒可喜的音響。而滿山嶺滿深谷滿園子以及桌上高頸磁花瓶，黃金色白色紫紅色的野山花。八月風涼，有清香微拂。入夜，一陣細雨，落地窗外是古老掛燈淡淡燈光，燈光投射濃濃霧靄，霧靄展示飄渺朦朧的水墨，水墨好嶺南！

H，此刻我也許是這幢廿世紀初葉古老兩層法式建築物唯一清醒的人——我失眠於生活在喧囂都市的現代人對大自然幽寂的反應，或者因為洶湧若四野夜霧底思潮，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H，已逝去的七月對我來說是對自己一場劇烈交戰我在絕望逃避裡又多麼渴望與你相見，在渴望中又逃避碰到你——一如我在逃避我的影子！好幾次，我佇立醫大宿舍外，卻沒勇氣踏進大門，暫短相聚都給我們無比喜悅，離別底滋味是什麼呢？我怕你瞳眸投來一簾鬱悒！

重登醫大宿舍大樓，是八月初臨。那個晚上我從一位在經濟大學工作的朋友的宴會歸來。許多年了，這是我第一趟希望把自己灌醉，我記不清楚究竟喝了多少酒，辭別時卻反有可喜的清醒！

我扣三樓那間我熟悉的房子，開門的卻是Q，你的床已空置著。Q告訴我你已於今天下午回去了。我欲走，Q留我坐下。我們談了好多話，這是我們相識一年來首次長談。Q怪我有時對一些事很不認真與滿不在乎的態度。醫大畢業試考過了整個星期，H每天都等我來玩，我卻蹣跚沒蹤影，使H多麼難過。上午家裡派來車子接H回T城，H去電器店子找我蹣跚不到，聽說留下一封信。我說我還沒有看到信。Q說我突然整個月不來玩，H總認為我因七月初旬請H陪我與我剛從德國回越南省親的弟弟到T城玩不成的事

生了氣。Q說H應建議待她考了試才去，不是很好？H坐在床上，想了半晌說：“我一時沒想到，你怎麼不提醒我呢？”Q對我說：“唷，你看，是不是好人難做？”我笑笑，表示沒有意見。我對Q說我沒有生你的氣，而是我應該瞭解這點。我沒有來玩是因忙於出差中區，沒法抽出空閒。

一陣沉默，Q問我對你的感想。我說人生最難得到是知己，H很瞭解我。Q告訴我有幾次曾談到我，她很明白和體諒我們之友情，我們不忘各自底責任，抑壓內心的情感，理智的使它成純潔之提昇，永恆於彼此心靈，使她很感動！

我對Q說謝謝她對我們的瞭解。我今晚醉了，也許講了太多，請她不要見怪。Q搖搖頭，她肯定我很清醒，一點不醉。

時間在我與Q談話中躡走，我想一定很晚了。害苦了那位好心腸的看門蘭姐睡眼惺忪為我開門。Q的話清楚迴旋於我耳際：H今天下午才走，聽說會在G鎮停留看看她父母，然後才回T城。如果我明天趕去，也許會與她相見，給她一點安慰。我說恐怕沒有空。Q說我應該去，你回T城後，恐怕見面的機會不多了。

第二天，剛巧是週日，我決定往G鎮，路長七十多公里，剛從公路轉入你家的紅土小徑就碰到你妹妹。她告訴我你已於昨天傍晚回T城了。我見到你父親，在他自築的小茅蘆，他與我論佛談禪，並吃了一餐午飯。

H，記得去年我們初次邂逅於市眼科醫院，盛夏紅紅紅的鳳凰花鮮艷了整座的D醫院的花園。

紅紅的花影，流動於你明亮的瞳子，我醉於屬於古代神話才能觸到之光彩；它流露生命之祕奧，詩之美！

你告訴我你來自T城，陪你父親到醫院治眼疾，同來的是你妹妹。你在唸醫大，明年便畢業。我也給你知道，我陪我母親到醫院多次，現在準備動手術，在醫院幾天，我們常坐在走廊長石凳上聊天，或看草坪上紅紅落花。

妳父親出院了，比我母親早了一天。妳給了我G鎮的住址，還有醫大宿舍的房號，要我有空去玩。妳走後，我有悵然若失之感覺！

H，記得我曾問妳第一次見面之印象，妳說不歡喜，甚至有點感到討厭。爲的是有關病房及白開水問題。那次，妳的印象是自滿自大。我問妳從甚麼時候才不討厭我呢？妳微笑，是之後的事。妳說沒想到我會到G鎮找妳。我說，是去了，也碰了一鼻子的灰。妳說對不起，妳在T城。

醫大宿舍座落市西南區，是一幢七十年代初期的六層建築物。妳的寄宿房子在第三層。二十平方米還不到的房子，共住四人。四張粗造木板床平排兩邊牆腳，房子中間放置一張木桌、兩張木凳。前後門邊便是四個“迷你”廚房。房子委實太窄了，大家很少在桌上用飯，而坐到床上吃的。連做功課、招待朋友都坐在床頭。晚間自修，各自把掛簾一拉，劃開了四個小天地。T家在頭頓、P與Q在順海。T的先生在銀行上班，有一段時間在銀大深造，大家見了幾次面，我們很快變成朋友。

每次我登訪，妳會燒點開水，泡點茶，或羅漢果精。有時加上一些水果餅乾什麼的，大家坐在床頭聊天。天不下雨時，我們喜歡搬了木凳坐在走廊上，在這裡可以看到川流不息之車流。我學經濟，妳唸醫科，大家所學不同，我們卻經常把學來的東西提出討論，分析。我們也談人生，自己之觀點。有時會爲一些問題而爭論。對某些事妳有很獨特的見解，也有點禪味，我想是受了妳父親的影響。

H，妳曾告訴我屬於妳底童年——那些溫暖快樂的歲月，多麼幸福。唸中學，生活有了變化，妳還是繼續讀書，又從醫中而再入醫大作三年深造。在兄弟姐妹輩中，妳最得父親疼愛，從小便極少受父母責備，而且很懂事。

而我呢？我家在長江南岸一個小小村落，很小很小時隨父母乘海輪來到越南，我們曾居住於明海，我永遠愛這片土地，把她看作我第二家鄉。我底童年是無盡亂離、艱困、

饑餓的交疊。我永遠忘不了那段噩夢似的日子：父親失業，母親生了病，給送進醫院，家裡可變賣的東西都賣掉了，我和幾個弟弟已站在饑餓邊緣，就幸運地得到金甌同胞熱心支助，送來了米糧魚乾、現錢，使我們渡過這段困苦日子。之後我母親病癒返家，父親又帶我們遷到西貢。

三十年如水流逝，當年曾給我們雪中送炭的人尚存多少——於動亂時代，而他們不會在腦海留下一點昔年的事，可是我們就永遠銘記著他們：永遠的！這些年，我曾多次南下，訪探昔年的親友，追尋童年之紀念，只是許多年的變化，好多事物已無從搜尋了。我小時常在那條滿植鳳凰木的小河看漁人捕魚的河岸，都蓋滿了房子，小河也快被填平了。美麗的小河已屬於我舊日詩稿，夜裡的夢！

初來西貢生活也很艱難，H，舊妹菜市，有我與幾個弟弟的影子。我們會每天到市集上，拾取爛菜壞果、紅薯木薯以幫補每日口糧。好多年過去了，如今我的弟弟們都僑居歐陸，但每次路經菜市，看到那些衣衫破舊、手拿破籃子徘徊在貨攤前的小孩子，我顫震的彷彿看到那些正是我和弟弟們！

父親之辛勞，母親之節儉，我們生活漸漸改善了。讀初中那年，爲了一條新買的長褲，一部腳踏車，我高興了一個星期。H，不談這些好不好，人生那有永遠平坦之道路？生逢那個動亂年代，這些只不過是千萬個人生故事之一個平凡的故事而已。

H，此刻，隔壁大飯店大廣告牌一閃一閃彩燈投射，妳雙眸有彩珠盈盈。我激動於妳心靈之激動！我說，也許我不應告訴妳這些事。妳說，妳很感動我的坦誠，使妳對我多點瞭解。妳說有的人很怕提起自己的過去，尤其他們感到不光彩之過去，有些人甚至編織一些對自己很陌生的故事，欺騙別人，欺騙自己，但他們卻忘掉了這樣很容易迷失了自己。

H，記得有一次妳病了，臉色有點蒼白。妳說這幾天體溫上升，頭昏昏的：今天爬醫科大樓樓梯險些跌倒。我勸

妳晚上別太用功，盡量早些休息，也應注意吃的方面，多吃點瓜菜之類，對身體會有好處。過幾天後，我再找妳時，剛巧妳快要吃晚飯，我見到有一碗煮瓜，我很高興！妳問我為什麼這麼照顧妳？我沒回答，情不自禁的握住妳的手，心頭一陣顫抖。H，何必問我這句話，難道我們不可以多一點相互關懷嗎？那晚飯後，我們搬了木凳到走廊看月色，誰都不作聲，生怕破壞了這晚上可貴的寧靜。

H，有一段時期，我常出差中區，有時到百里居，有時則在平定歸仁，偶而也往河內。每抵達一地，一定盡快給妳打個電話。我喜悅聽筒傳來妳聲音，雖然一般都是一兩句互相問候而已。我也很失望於遇到妳往醫院值班或回T城休假。

五月，妳幽幽告訴我，再過兩個月便是畢業考試了，如果申請不到再深造，只好回去了。H，我感到我們好像兩片蒼蒼浮雲，偶然相逢，最後又是各自天涯！我多麼珍惜每分鐘之相聚，卻沒有辦法使時間不流走，使我們永遠在一塊。我說時間會若海上的風，也許有一天會把屬於我們的紀念慢慢刮去，消失掉！妳搖搖頭，以妳明亮的眸子去迎接溶溶的月光，良久才說：“你曉得，時間有時把人生幾多回憶在人底心靈猛然烙上，那樣的深刻，任你怎樣去刮也刮不掉抹不去，是嗎？”

H，也許妳的見解是對的，但我似乎沒有勇氣面對它，有些快樂的代價竟是那麼痛苦的！

H，妳終於回去了，沒有我們曾預定舉行臨別小聚餐，我也没有為妳相送。只留下一封妳給我簡短的信。H，一年相交，妳給我太多了，我應很滿足了。

H，讓我在山城向妳致深深之祝福，T城有屬於妳的幸福的生活，有妳編織的美麗的夢，有待妳去創拓的事業，也有需要妳去服務的人。H，也讓我寄上永恆地懷念！

一九九一年八月寫於大叻

深山書簡（二）

— 再給 T 城的 H

山城再來已是十幾年後另一個秋天。

十幾年，這幢建於二十世紀初葉的古老法國別墅依然隱現山岡上的一片松樹林間。

這是一幢一底一樓的建築物。斜坡形雙層屋頂，蓋的是棕色瓦片，屋頂有一條紅色磚塊砌成的煙囪。別墅四面開了很大的落地窗，正面樓上往外伸展出去是一個半月型陽台。整座建築物呈現深黃色，左右兩側牆壁上爬滿油綠常春藤。正面兩旁大花圃種滿玫瑰花，鮮紅、粉紅色、黃色——豐滿盛放。

走過大門石階，進去是一個寬闊大廳。大廳鋪上深紅色地毯。正中貼牆是一座壁爐。山城冬寒，人們燒起木柴取暖又可煮咖啡茶水。不過它已久年沒用上，只當作一種裝飾品而已。大廳兩邊大落地玻璃窗掛了潔白窗簾迎來溫暖陽光。大廳牆上也掛了許多幅油畫，油畫描寫十九世紀法國農村生活情況。靠壁爐放了一套褐色沙發。沙發中間是一張長形茶几，茶几上放著一個水晶花瓶，花瓶裡插了一大束黃菊，黃色花奔在陽光裡使大廳顯的活潑和帶點浪漫。

大廳左壁貼牆是一座一米半高的擺鐘，它每隔半小時、每小時會敲起悠揚的音樂。相對右牆下是一座黑亮如鏡幾可照人的大鋼琴，一把烏亮椅子。往上看壁上掛著一幅已很舊但還很清淅可辨：一對中年法國夫婦和他們三個女兒，穿整齊灰色西裝的男士有粗濃雙眉，筆直鼻樑上架了一副圓圓近視眼鏡，透過鏡片投來一種既溫柔又有點逼人的眸光。兩片稍嫌薄了些兒的咀唇上留上修的整個的鬍子。而那位女士有著一頭黑亮頭髮、清秀面龐、清秀雙眉，工整睫毛配上明媚眼眸，豐潤的雙唇，有令人神往的

笑靨。古典的衣裙優雅中流露一種貴族風姿。三個女孩子都十幾歲的樣子，清一色衣裙，都留了兩條打蝴蝶結的辮子，辮子垂在胸前。他們也很清秀，像母親。照片右角有一行小字，註上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時光流逝已超過半個世紀，昔年別墅的主人們多少個尚健在？可曾懷念這幢曾有許多紀念的山城故居——於萬重遙隔的歐陸。

倒是他，他還記得那年第一次下榻於這別墅，他曾經獨個兒坐在那沙發上，在靜寂夜裡，他彷彿感覺到別墅的主人也坐在這裡，一邊吸著斗煙一邊看報紙，茶几上放著一隻高腳杯，杯裡是半杯棗紅葡萄酒。那邊女主人坐在鋼琴前，細長的雙手節奏柔美游走琴鍵間，滑落悠揚也許有點兒鄉愁的小曲。大廳間中也有幾個小孩的低語和嬉笑。

有些夜，他椅著陽台冷冷欄杆，輪月碧空，山城的月似乎分外明亮。別墅前幾盞掛燈散落淡黃燈光，再遠一點四面松林朦朧於茫茫霧靄。而周邊之花間草叢不知名小昆蟲此起彼伏奏著大地交響曲。

黃昏夕陽西斜，他喜歡自別墅後面鋪落碎石的小徑穿過茂密松樹林慢慢往前走，走出松林，前面展示很美很黃一望無際的野葵。這裡乃山岡最高點，遠眺四面是林木蒼茫的山巒，向左一座瀑布往高下瀉，活似色彩燦爛的玉帶。而瀑布瀉落山谷，衝過崎嶇陡峭岩石，洶湧前進，朝遠遠山的一端。

今晚，夜深更靜，他是這幢古老別墅獨醒者，也是皓月當空，也有松林花叢傳來悅耳昆蟲鳴歌，景色恆久不變，他突然想起H，塵封十幾年片片回憶驟然重現他腦海：

他記得，那一年他陪剛從歐陸回國省親的三弟來山城，那夜他為她寫“深山書簡”。

他也記得，他和H相識第二年，也是H考了二年醫大專科深造畢業離西貢回T城。她回去時候會去找他，可是兩人

並沒見面，他出差南部。H留下簡短信條，看到信已是兩天後了。

那個晚上他到醫大宿舍，他希望奇跡的出現——也許H還在。

那個晚上，他自一個同學婚宴歸來，酒不勝飲的他竟切切實實喝了不少，他肯定自己醉了，雖然他還很清醒。

H及其它兩個同學已先後回去了，餘下只有Q一人而已。他有人去樓空的惘然！

他卻辭出，Q把他留下。

Q輕謂：我很瞭解你們的感情，H也常提到你，我很佩服你們在情感裡克抑自己，不忘彼此對各自的責任，當然逃避也是一種痛苦對嗎？也許時間會使它慢慢淡忘！

他默然，他何嘗不知呵，這兩個多月不是他一直在逃避？他渴望能和H在一起，但他又怕別後呢？多少回他悄悄站在醫大宿舍對面馬路，卻沒登門勇氣。

第二天他飛馳G鎮，H已回T城。他很失望，H的父親——一位已退休的教師招待他一餐素食，飯後在靠河畔的小茅屋同他講佛論禪。

以後他倒有幾次回到T城看H，那時她已回到先前工作單位T城省立全科醫院。

他們在醫院飯堂吃午餐，在H休息室聊天。他愛看H秀雅的臉，很明亮使人陶醉的眼眸，抿嘴輕笑的更使他難忘。雖然H沒有豐腴身段，她屬於苗條的體型。

西貢到T城相隔一百多公里，他每回都來去匆匆，每次H只幽幽說：又要走了，這麼快？

十幾年時光就在無聲中流逝，他已很少到T城。Q當年說的對，時間會漸漸使許多事情自腦海淡忘，包括感情，從熾熱而冷卻！

他和H間兒在電話互相問候，談的也多是日常的生活。

H告訴他：“父親已在前幾年逝世，母親尚健在，不

過也年邁了。H還是在T城省立醫院工作，並已升任她那個科的主任。她丈夫搞建築，但似乎不那麼成功。兩個女兒大的在唸師範，小的快上高中了。”

他告訴她：他父母均已在幾年前辭世。

他則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離開原先上班的公司，並開了一個小企業，幹機械行業。

半途出家幹機械業，實在艱苦萬分，又必面對市場競爭，四年大學得來的知識只能作一種起步及參證。許多年有多少失敗，付出不少代價。若作一回顧，苦樂參半！可幸十幾年下來，他已逐漸在機械行業市場有了比較穩定的站腳之地。

如今，昔年孩提都已長成，有的已成家立室，也爲人父。孩子們分擔了他的工作，也稍有空閒，有空閒而上咖啡廳聽聽歌，也給一些報刊寫寫一點東西，或跟一些老文友碰面聊聊天。

驟然一隻夜鳥劃空而過，鳥鳴剪斷他澎湃思潮，仰望夜空，他發現了向北那顆大且明亮的星座，剎然他想起許多年以前的一個晚上他和H坐在醫大宿舍小房子陽台，那夜晚沒有月亮，天際千萬是閃閃星光，H望著那顆特別光亮的星座輕輕說：“你想念我的時候，就看看那星星，你會感到我在那方！”

良久良久彷彿自夢裡醒來，他喃喃自語：“H，此刻在遙遠那方，妳可聽到我寄上的一份祝福與深深懷念嗎？”

二零零七年九月寫於山城大叻

那夜山城月

山城再臨，又已相距好幾個年頭！

三月山城處處奇花異草，處處花香風微。這趟更欣逢大叻花展，眼前盛宴美不勝收！

我還記得，三度登山城前後廿年。

當年我陪去國十載，剛從歐陸回國省親的三弟潔豪赴大勒旅遊。那次還有一位女孩子參加。我們就住在離青春湖不遠一座小山崗上一棟古老法式別墅。

那年代大勒旅遊業沒今天那樣火旺。許多景點都很簡樸、幽靜，我們三人在山城痛痛快快遊山玩水玩了好幾天。

那年我給QH——我一位知己寫了《深山書簡》她在西貢醫大深造二年，畢業了，剛回T城。

第二次上大勒是二零零七年秋天，一塊去是我愛人和幾個孩子。太巧了，那次我碰到S——QH之丈夫——於一個斜坡石級，我拾步登高，S是下山人。老朋友，又多年不見，大家都高興極了。S告訴我他受僱於一個建築公司，正在大勒工作。我請他代問候QH。畢業後她回到T城，在T城醫院服務，現在已是科主任。

那個晚上我們下榻許多年前曾住了幾個晚上那棟老別墅。

時光相隔這麼多年，但別墅依然如故，它那一牆一瓦、一几一椅、大廳掛的壁畫、照片、大座鐘、天花板上垂下的水晶燈，落地窗及厚厚窗簾、壁爐、院裡花園草木，都似曾相識，景物如昔，改的是人事——老總管兩年前退休，現在總管乃一位四十許歲，矮矮胖胖的女士。女總管有一頭烏亮亮頭髮，梳上一個高高的圓髻，彷彿有意彌補不足的身段。她有端正五官，就是兩邊眼眉粗了一點。她衣著入時，整天笑呵呵，給人一種溫暖及情熱感。

這裡還有三個女服務員，歲月流走，青春也流走，她

們記憶力蠻強，我剛踏進大廳她們立刻認出了，給我熱烈招待，我驚訝地感動了！

也這次小住，我給 Q H 寫了另一篇“深山書簡”。

給 Q H 寫“深山書簡”，那年乃一九九一年九月，第二次再寫則為二零零七年八月，相遠十六個年頭，時光逝去，時空自也變遷，心情與感觸變化自屬難免！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是我與 Q H 相識第二年，我們有許多在一塊的時光，於一種微妙之感情，既熾熱且濃厚。那時我在一家台灣公司工作，業務上要求，經常北中南出差，有點兒流浪之味兒及有些落寞和浪漫。Q H 出現帶來一絲慰籍，留了許多如夢回憶。

第二封“深山書簡”寫來，一邁出已十幾個春天，歲月逝水，當初那種感觸難再，心思也近乎一湖止水，不起舊日漣漪。

十六個春天，我雙親和尹老父都已謝世，倒是大家生活已穩定，子女們都欣欣長成。

第二封“深山書簡”說的是生活，是社會、商場浮沉，是子女，感情有的，可只那麼一縷縷，一點惆悵，也無奈！作品刊出我並沒寄給 Q H，我想不必了，留下給自己又何賞不好？

這趟山城故地重遊乃參與胡志明市林氏大宗祠前往出席定館林氏宗祠春祭聯誼代表團隊。而因隊分作兩組：第一組先兩天出發，這組參加由衍豐理事長發起的大勒遊。第三天從大勒回來再與當天早上從西貢啓程的另一組在定館會合，時間上午十點半左右。

赴大勒的一組由衍豐理事長領隊，團員包括金虎宗親伉儷、萬來宗親伉儷、國草宗親父子、季雄宗親父女、俊英、六興、林均諸位宗親及我共十三人。

我們大清早出發，下午抵達大勒，車子穿越於峭壁旁蜿蜒山路進入大勒市區。

市區給人們的感覺乃是它變化了，發展了，也比以前

繁榮、美觀。馬路寬闊，增加無數新建築。它顯得很熱鬧，每個角落都有遊客的足痕。

在春香湖我放慢速度，車子繞湖繞了一圈，人沒下車，回預訂的飯店。

飯店座落潘廷逢街，我沒機會重訪那棟曾有好多紀念的山崗上的古老別墅。

安頓好行李，團隊上車直馳大勒公園看一年一度的花卉展覽會。

山城大勒地處高原，有溫帶氣候，在大勒人們可看到各種珍貴的花木，千紫萬花，故大勒有花城美譽。

花展佔地很大，分許多個區，展出各種鮮花、盆景、吊花及一個個花藍，出售各種花木、種子、泥土、農藥及肥料。公園人潮湧擠，看的人比買的多，賣者滿臉笑容，又和氣。

許多遊客在美麗的花旁拍照，尤其年青貌美的女孩子，人面桃花相映紅。我們團裡金虎宗親夫婦與萬來宗親夫婦拍個不停，六興宗兄也拍——為大家拍，拍花卉。

遊了大勒花展，大家上車返回飯店。

晚上我們到春香湖水榭，在此喝咖啡，賞月，今夜月圓，倒映如鏡湖水中央，在此風也涼！

春香湖從高處看它呈彎彎新月形，屬我國少數座落城市中心之人工湖。若繞湖走一個圈子大約五公里。法屬時期稱Grand Lac，春香湖則命名於一九五三，一直沿用至今天。

春香湖湖水碧清，湖畔草坪如茵，一邊是遍地花木、松林、公園。它吸引每個遊客到此欣賞優美風景，在湖邊漫步。這裡有為遊客作環湖遊覽的馬車，乘坐馬車別有興致。

次日大清早，吃過早點我們團隊登車出發。衍豐理事長在一位有廿幾年深交的老朋友家住大勒，他很熱情作個導遊，陪大家往幾個景點旅遊。

我們選定竹林禪院和泉林湖為首站。

竹林禪院座落距市區約五公里的鳳凰山上，與泉林湖相依，佔地二十四公頃。竹林禪院初時建築藍圖由我國名建築師 Ngô Viết Thụ 設計的。禪院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動工，次年二月落成。禪院總建築二公頃，留下空間全部歸入園林花木，翠綠自然。

竹林禪院展示一種既現代又不失東方宏偉，精緻。禪院前庭有鐘樓一座，內有大雄鐘，鐘高近二米，重一、二噸。並刻竹林開山祖師陳仁宗之留詩一首。

大勒竹林禪院乃我國目前最大修院，禪院經常有上百名僧侶、修士在此接受佛學修研。

竹林禪院內有佛祖釋迦真像一幅，聽說乃佛祖弟子所繪，不過此是印本，原畫現存英國大英博物館。

登竹林禪院有幾個選擇：從Rabin山乘吊箱或從車站拾級而上。

乘吊箱兩頭相距二千三百米，坐在吊箱由纜索轉運，遊客可觀賞眼下山川密林，抵竹林禪院旅遊參拜，之後下山，終點乃泉林湖。

我們選在停車站登山，登山之路石階六十多級。誠心而來禮佛，又畏一點登山之辛苦。

從禪院出來，我們遠眺泉林湖。

泉林湖在鳳凰山竹林禪院東南側，佔地三百六〇公頃。湖不僅作大勒旅遊點，它也是大勒德重縣人民日常生活與農業灌溉水源來源的水湖。泉林湖晨昏最美麗，層層霧靄若輕紗彌漫叢林湖間，間有水禽飛翔，遠眺驚處世外桃園。

離竹林禪院，團隊登車指向黃金山谷。

黃金山谷佔地一百七十公頃，屬高原氣候，終年溫和，春天更桃紅滿山。

這裡應說是一個公園，滿處種植各種珍異花木，最大是蘭花，不少是外國花種，千紫萬紅，愛花者留連忘返，

為青春佳麗留下片片倩影。

黃金山谷也是熱愛盆景及拜石者的好去處——這裡有藝人精心傑作，任你觀賞。

我們團裡幾位宗親拍了不少照片，有愛人陪同的宗親更忙個不停。

出黃金山谷已午嚮，大家決定回家回市區吃飯，有宗親提議吃素菜，獲大家讚同。

飯後大家回飯店稍作休息，之後又登車出發，最後一站乃情人谷。

情人谷在大勒市北面，離中心區約五公里。Vallee d'Amour 是法屬時期之稱呼，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稱和平山谷，一九五二年改稱情人谷，一直沿用到今天。

情人谷有幾條通道可進入，一般抄松林間小徑到谷底，谷底是多善湖。我們不下山谷下而拾登一百多級步梯，穿樹蔭花間直上望景台。小徑花香幽幽，彩蝶飛舞，鳥聲輕歌。

站在望景台，往遠展目可見山巒連綿，翠松似錦，夕陽彩霞，有疑為人間仙境！

俯瞰谷底，多善湖平靜無波，七隻忘歸的潔白天鵝翰蕩湖面，天鵝乘載情侶雙雙，依偎在晚陽餘暉懷抱。

我們大家站在這裡拍了一些照片，直至山鳥歸巢，划空而過的呼喚聲，我們驚覺已日落對面遠遠松影後，大家該也應下山了。

轉回市區，旅遊車在大勒特土產市集停下，我及幾位宗親下了車，去逛市集。不欲下車的宗親先回飯店。

大勒土特產市集規範很大，集中了高原地區各種產品，產品大多為農產如菜蔬、瓜荳、水果、加工食品…。

我什麼都沒買，光陪大家逛而已。到後來只餘我跟萬來宗親夫婦走在一起。我們決定不乘車，漫步回去，但走了一段路發覺迷了路，最終還是打的回飯店。

傍晚，吃過飯回來，天突然下了毛毛細雨，有幾位宗親還是相約出去喝咖啡。我不打算那裡去，洗了澡躲在房

裡看電視。

八時許，窗外雨早已停了，我突想起今天三月十九日（農曆二月十五）——今夜乃地球和月球於慢長十九個年頭才來一趟相靠近。相距三十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七公里，縮短了將近三萬公里。相看之接近一般會造成泛潮，但並不能導致地震或洪水災患，如古老傳說。

而我，我曉得此夜月亮一定比往時的月圓更圓更亮，我決定賞月山城。

披上夾克，下樓把鑰匙交給櫃檯小姐，我步出飯店。

山城之夜此際涼風習習，我所站之街道那樣寧靜，不見車輛，只有稀落行人。

舉頭皓月憲空，我想月在山城肯定比之在平地更為圓亮，今夜月色也出奇的大，大地更明亮。我想起唐代詩人李白那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可惜我非酒客，此刻也無酒！

漫步月影下，在右拐一段路是一個三岔口，跨過馬路，前面是一道十餘級的石板梯。登上高處乃一條小小馬路張公定街。

站在高處輕風拂面，風裡傳來悠悠歌聲，歌聲來自一個館子，館子門上是一個燈牌，上面有一行英文字：EASY RIVER CLUB，走過馬路，我見大門微開，我推門進去。

館子裡燈光柔亮，我在右邊揀一個貼牆位子坐下。過一回兒一位女士來問我喝什麼，我猜她是這裡女主人，我隨便要了一杯熱咖啡。幾分鐘後咖啡捧來，好香，好濃。

這是一個普通咖啡館，寬約三十米，最裡面是一個大櫃檯，用作調飲料，兩邊長長排著四張長木幾，矮的，木几兩邊放著八張矮長木凳。特別牆壁上有客人留念字跡，滿滿的。

我對面那邊坐著六七位客人，坐於近櫃檯那位年紀最大，頭髮與鬚子斑白，他唱的乃鄭功山的作品，並自己吉他自彈，其他幾位四十幾歲男士，特別有兩位女的，凡上

有幾瓶小瓶洋酒及啤酒。他們也在唱、彈吉他、很熱鬧、儘情、輕快！

咖啡館門子給推開，走進來幾個碧眼白皮膚高個子的外國旅客，而其中兩個女孩，每人要了一瓶冷凍啤酒。不消幾分鐘，他們便和座上飲客打成一片，他們用英語及法語交談。

過了一陣子，吉他奏出外國音樂，大家唱歌、喝酒，一兩位客人邀請女孩子一起跳舞，小小咖啡館顯得更熱鬧、溫暖。

我不會喝酒，但特別要了兩瓶酒為大家助興。一位客人走過來，在我一旁坐下，他與我握手並說：

“你剛進來的時候，我們還以為你是外國人，台灣、星加坡……什麼的。”

“奇怪，我是地地道道的南部人，你怎會把我看作什麼外國人來？”我把杯中餘下一點咖啡喝盡，笑笑問：

“我也說不出由來，也許一種錯覺。”他也笑起來。他自我介紹他是T，他們幾人有固定的職業，有的在教書。副業是駕駛大型摩托車，接送外國旅客往來大勒各旅遊景點，兼作導遊。晚上沒事，閒下聚集在這裡唱歌、聊天、喝酒。T說很高興認識我。

P——咖啡館女主人坐在我後邊，她唱了兩首故音樂作家鄭功山的歌曲。她不是專業歌手，但唱得還不錯。P說：“送給我作紀念，讓我別忘記大勒。”

“謝謝你，我不會忘記，有機會我會再來大勒，和大家見面。”

幾個外國客人拿了油筆在壁上題字簽名，我也留字簽名，我用華文，我相信我是唯一以華文書寫的旅客。

夜已深，十一點許，付了帳，我起身告辭：“我得回去了，不然飯店關門，我要變成流浪漢了。”

我同P及T交換了手機電話，T還給了我他的名片。

“別忘記大勒，你一定要再來呀！”P與我握手，送

我到門口。

“如有到西貢，給我打個電話，歡迎妳。”我說：“我跟大家聯絡。”

步出EASY RIVER CLUB，剛才那有點激情的歐洲情歌還迴蕩於我耳際。

走下青石步梯，路上更冷靜，風吹來含了寒意，我忙把夾克扣上，拉好拉鍊。

碧空無片雲，月倍增明亮，地上也月華似霜。

寫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廿五日

再見，嘉美

一踏進秋天，太陽西斜脚步總比前些日子來得快，才接近六點鐘，它已餘下幾沫金黃光暉，反照新山一國際機場對面濃郁樹梢。幾隻歸巢鳥掠過多陽天空，投進樹叢，抖落一串吱吱相喚聲。

載嘉美的車子停下，她從車子出來，陸續下車有她親友，他們從南部一塊來為嘉美送機。

大夥人有男有女有兒童，正強認出其中一位五十幾歲的男士，他和他有幾面之緣，在嘉美家裡，一個十多歲的女孩拖了一條白花狗。小狗長滿一身又鬆又長的毛，挺可愛。

正強迎上去和嘉美及那位男士握手，向幾位年紀大的女士點頭微笑示意。

嘉美今晚飛往澳洲時間是八點三十分，乘坐越航航班。

今天嘉美放下柔軟長髮，長髮飄逸於晚風，散落雙肩，胸前。身上是一件青色襯衫，深藍牛仔褲，平底黑皮鞋。她顯得憔悴、疲憊也消瘦了。這也許來去匆匆，要處理的事情又壓力很大所影響罷！

今年四月，嘉美到本市澳洲領事館辦簽證時約他見面，碰上他工作太忙沒法抽身，她又趕著回南部。他說會到永隆看她，但沒成行。再來接到嘉美六月底打來電話，他才曉得她人已在澳洲，並告訴他，她已在那邊定居。

兩人從偶然相識，交了朋友，成了知己。時光穿越十幾個春天，歲月仿若屋簷下那串叮叮噹噹於風裡的風鈴。清悅卻虛渺！

十幾個春天，也只那麼十幾趟相聚；有時嘉美上西貢、有時正強南下，暫短相見，吃了餐、泡個咖啡廳、聊聊天，沒什麼情意纏綿，雖說分手時倒有那麼一縷依依！

十幾個春天，歲月留給他的是什麼？也許是一撮握在手裡的細沙，握得越緊，漏得更快，能留下是什麼？是純粹友情，仍或什麼樣情感，如何作詮釋，他自己也弄不清。

偶爾相見，正強驚覺歲月老去，眼眸間細紋、憂鬱及有點無奈的美，它告訴他青春已漸漸向她揮別。而他，他又怎樣，鬢髮間灰白如霜華髮，雕刻額上星月風霜痕跡，不忍細數又是什麼？

八月，正強突然接獲嘉美的電話，她告訴他：她上個星期回國，為的是處理房屋爭執。有一個月時間留在越南。她說：

“事情有點複雜，不能不趕回來。”

嘉美並說有空會到西貢，跟他見個面。

她到西貢八月底，約他在第三郡南圻起義街石泉咖啡廳相見。

南圻起義街有好長一段路乃單行道，之前正強又忘記弄清楚它坐落地點，結果拐來轉去，找到約定石泉咖啡廳已傍晚六點半，路上華燈輝煌。

陪在嘉美一起是秋菊——嘉美在西貢的朋友，她家在堤岸後江街，是汽水啤酒代理。每趟上西貢，嘉美都住在她家裡。他們有多次見面，有一次三人一塊去吃順化餐，吃冰淇淋。

好久不碰面，秋菊倒沒多大改變，只比以前豐滿了。尤其她有一雙明亮的眼睛，挺討人歡喜，別人很難相信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打了個招呼，正強拉開椅子坐下，他向服務小姐要一杯檸檬汁，一碗美萩粿條，他肚子委實好餓，嘉美、秋菊不吃，之前兩人吃過東西了。

等正強放下筷子，秋菊站起來對正強說：“我把嘉美交給你，好好照顧她，改天見”

秋菊走後，正強拉了靠椅與嘉美並肩坐下，她簡單告

訴他有關房屋爭執過程，及已委託律師代為處理，她不能逗留太久，只好回澳洲繼續追蹤事情發展與配合解決而已。

石泉咖啡廳有鋼琴演奏，八時開始，由老音樂家 Nguyễn Ánh 9 主持和演奏。

兩人欣賞了幾個節目後離場，正強在路旁為嘉美買了一頂安全帽，之後趕去另一個音樂咖啡廳——恩南，這個咖啡廳主持人聽說是名老牌女歌手蘭玉 (Lan Ngọc)。

恩南在第三郡張定武氏六四岔路口，兩者距離不遠，騎機車不消十分鐘，但這裡演唱節目早已開始。他們給安插在另一對客人同坐一檯。碰上週末，又事先沒訂座，在擁擠之咖啡廳，找到位子不容易。雖然位置距舞臺遠一點。

兩人要了兩杯果汁，嘉美另加一杯冰淇淋，兩人一塊吃，一人一條小匙子。

今晚主題節見乃已故音樂家鄭功山作品，正強和嘉美都很愛鄭功山歌曲。

蘭玉及幾位歌手先後登臺演唱，悅耳音樂，彌漫不算寬闊空間，使人有隨悠悠歌聲飄舞沉醉之感覺！

今晚，正強環腰擁著嘉美，許多年了，他沒這樣擁過她，他還記得上一回，嘉美來西貢，他們在陳高文街全阮咖啡廳欣賞高子粗大，自彈自唱的主人兼歌手阮全唱鄭功山，椅子屬雙人座，他也擁了她。

九時許，嘉美、正強走出恩南咖啡廳。他必須送她到堤岸第五郡陳富街金煌客運公司，川走永隆——胡志明市高級臥鋪大巴停泊於此，嘉美預先訂了車票，十時出發。

兩人手握手，互相道別，嘉美登車，正強再朝車上的嘉美揮揮手，才騎車回家。

那晚，他給嘉美寫了個短信：

“謝謝妳，嘉美，妳給了我一個快樂、難忘的晚上！”

“我也是，但願大家珍惜這份友情，永恆——縱使以後各自天涯！”她也給正強發來回音。

嘉美再度回澳洲乃九月第四天。

正強手臂環腰摟著她，兩人並肩踩在夕陽斜照的走廊。在機場進口大門，兩人握著手，他說：

“保重身體，路上快樂，到那邊別忘給我打個電話呵！”

“謝謝你，正強，明年我會回來，到時見！”嘉美低聲說。

嘉美拖著行囊進去——帶一懷落寞、孤薄，留下一份正強心頭的憐愛，疼痛！

走到大廳轉角，嘉美轉頭朝正強揮手，他也向她揮手，說：

“再見，嘉美！”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完稿

塵封抽屜裡的作品四帖

(一) 冬臨

冬來了——清晨推開窗子，一陣帶有些兒寒意的風迎面刮來，抬頭，半邊天空沉甸甸，找不到一彩旭陽的霞光。

十二月，冬天呵！曾聽到一些遠年傳說：風雪漫天的北地大荒原，那個兵荒馬亂，遍地饑民的年代，千千萬萬老百姓被逼別井離鄉，乘拖著濃濃黑煙的大輪船漂洋過海，抵達這個湄公河畔的國度，在這片新土地奮鬥生存，一代復一代融合於這土地上，多感人的故事，雖殘缺不全，可老嫗說來倒有板有眼，聽得我們這些天真無知的小娃頭傻兮兮的！

懷念遠在歐陸的兩個胞弟，歐地此際是否已覆蓋於漫天雪花，白茫茫的嚴寒世界，於異鄉，你們一定也懷念南國故鄉的父母及親人。思念南國十二月依然暖暖的天地，依然蒼綠的樹木，婆娑的椰影，清悅漁歌予湄河上，撿不完的那些歲月衝擊下些兒足痕。

昨夜夢到你兄弟倆面來，驚喜千萬，但夢醒夜半，窗外白皓月高掛，大地寂然，成心腔那樣傷懷！

寄來的信，你們說明年將回來，於南國鳳凰花開時節。

(二) 尋夢的牧人

久建了，那幢小平房前方小池塘，小池塘有一群群悠然游來游去的小魚，有紅色、綠藍色、銀灰色，蠻可愛。水面有幾棵椰樹葉子倒影，椰影也蓋住炎夏時季火辣辣烈陽，為這片寧靜小天地帶來一片涼意。

每次，伊總迎我於竹籬花叢，五月天盛開枝頭千朵艷紅，此刻伊笑靨雖淺，與花相映卻令我醉不勝飲！

我是十里鐵騎風和日的訪客，幾許春夏，幾許秋冬——雖說來時匆匆，別也匆匆！

小平房窗子前，兩個玻璃杯子一瓶冷開水，伊瞳眸有小池波動椰影，更有朵朵紅紅的花，伊柔若古典之傳說，我乃尋夢的牧人！

十載如斯，我想若干年後，伊會否與我靜坐小窗，再說故都舊事，或聆聽七月時節，雨的樂手在洋鐵屋瓦叮咚敲打的交響樂。

(三) 蓮的聯想

從山上回來，我重臨椰林小築。冬日南國尚暖，伊瞳眸如柔情似水。

在山上，我追尋某種禪機，某種神的傳說，拾級下山，山路稀少上山人，只有鳥語花香，難有大智大愚！

人生，滿足，不滿足，自足自樂。歲月流雲，流雲歲月，永無止境。人生平凡，我倒愛極平凡人生——就和我愛伊小築前方一池清水，那麼寧靜，何必擲一小石，漾起圈圈漣漪？

今天，小築一方有了一塊光亮碧晴化空間，伊說昨天有人伐樹，幾棵椰樹消失了，卻為一向藏身濃郁綠意間的小築帶來可喜陽光。

這時，我突然發現，小池塘不知從什麼時候浮現許多圓圓小睡蓮，綠綠的蓮葉，只是尚未看到花兒，於陽光輕盈下，小池塘又是另一種風姿。

我對蓮別有獨喜，許多夢及蓮之聯想，自山溪而小河，一串串。

(四) 小美貞

美貞——我七歲的小姪女今晚睡在我與妻中間，已半個月了，往日，她睡在我小女兒美雲旁邊。

我感覺，這些夜晚美貞睡得不甜，總轉來覆去，小小心靈和大人一樣，很難過。

這個晚上——七月二十七晚，是美貞在越南最後一個夜晚，明天星期二她將隻身飛越萬里晴空往德國跟她多年不見的父親相聚。

自幼失去母愛，父親又遠在歐陸，多少年來，美貞便和爺爺奶奶及整個大家庭在一塊，而實際生活一起卻是我及妻與供幾個孩子，大家一起讀書一塊嬉戲。

多年了，美貞都在我身邊，我夫妻對她愛如己出，她很討人歡喜，她對我夫妻稱呼“爸爸媽媽”，同我幾個娃子一般。

在學校，美貞讀書很努力，字也寫得很工整，老師也很疼愛，很懂事。

今天下午，我與妻帶了美貞及孩子們上文聖旅遊區玩。五個小孩子玩各種遊戲。又叫又笑，那樣快樂天真，大家又在這裡吃東西。晚上，拉隊去看了一場電影。

明天，美貞，明天妳要踏上一個長達十幾個小時跨越兩個大陸的旅程，飛往大西洋彼岸，孩子別怪我們，我們又何想給妳離開這個疼愛妳的大家庭，但我們不能自私，把妳留下。

孩子，讓我再一次緊緊擁著妳，吻在妳可愛的小額上，孩子，祝妳快樂、幸福於妳父親懷裡。

第二天大清早，我把孩子們喚醒，給孩子洗漱換衣服。妻默默為美貞換上一套新衣服，我曉得妻此刻心情，妻視美貞如親生骨肉，而今天，以後，她卻飛離妻的懷抱！

大夥兒到我父親那邊，母親不想到機場，老人家心情也很難過。我趕去店子買了麵包作早點。匆匆吃了一點，我們大家到姑北街與住在這裡的一位中年男士會合，他從德國回來，弟弟潔豪託付路上代為看顧孩子。

在新山一國際機場，父親抱著美貞拍照，我們也拍了不少照片。

九點多，我陪美貞進到辦出國手續的大廳，只有半個鐘頭。美貞把只喝了一點的可口遞給我，我也喝了一口，最後，我把罐子留下作個紀念。

手續辦好，我再一次把美貞抱在懷裡，我感到眼眶濕

熱熱的，美貞也在我懷裡哭了。她小小的雙手擁住我，不肯放開。

時間到了，我把美貞交給那位男士，快步離開大廳。

在售票處買了票子趕上機場陽台，父親、妻、潔琴夫婦、潔盛夫婦、偉源，兩個美貞的同學，當然包括我四個孩子，剛巧暑假，不用上學。大家找個適合觀看到飛機跑道的地點，站在那裡等著。

快十一點，飛往德國的乘客終於出現，朝停在跑道上的巨型飛機走去，乘客徐徐登機，我們終於見到了小小的美貞。我們猛力朝她揮舞著手，高聲叫她名字，可由於相距太遠，人聲嘈雜，她無法聽到，直到她幼小背影進入機艙，我們才失望，悵惘放下手，最後飛機艙門關閉了，十分鐘後，飛機開始在跑道滑行，漸漸離開地面，飛上蒼空。回家途上父親一直沉默不說話，我們大家也不敢說什麼，包括娃們。

回到家裡，我獨自靜坐書房——一個修建於房子後段上邊的小閣樓。

美貞已在飛往德國的飛機上，但在這樣她與我們一起的房子，似乎每個角落依然有她的影子，她的快樂與歡笑，賴皮時的哭聲，這娃兒，一哭起來，半天都沒完沒了的。

這時我才發覺一個信封，一張卡片。信封裡是幾粒以彩色紙包裹的小玩兒，它們是美貞兩個女同學親自繪作寄來，一片無邪純情的友誼，卻給我忘了而留下，對不起，兩顆小小的心靈，對不起，美貞，我的小姪女。

我一定會好好保存它，及寄到那邊，小美貞，妳等著。

河內遊記

(一)

七月中旬，我們頂著夏日炎炎的烈陽，步出首都河內內牌機場。雖是故地重遊，但轉瞬竟已十年！

這趟前往河內的有衍豐、登魁、成喜幾位老朋友，至於安耀兄則乘搭稍後一班機和我們會合。

我們在機場大門口，登上預先向酒店訂好的轎車，車費由我們自付。

車子駛離機場直奔市區，車窗外的景色已非多年前的簡樸、寧靜的古老城市。今日的河內給人耳目一新的變化，車輪底下是烏亮、平坦的柏油大道，昔日的田野已由一排排高樓大廈取代，一片繁榮熱鬧，路上可見各種新款轎車、摩托車。這足已說明，人們的生活有了極大改善。

進了市區，車子並沒開往我們預訂的酒店，而送我們到不符合要求的另一家酒店，走了好幾家，最後才在離還劍湖不遠的INDOCHINA HOTEL住下。

辦了住房登記手續，把行李安頓好，已過了中午時分，我們匆忙到外邊找吃的。逛了幾條街，我們終於在一條全是食物攤的橫街上一個北方料理的檔子坐下。

我們點了一道米線，炸豆腐、鮮蝦醬，豬腸，一碟炸魚片，加上幾瓶啤酒，一餐下來竟40多萬元，一位朋友說河內這兩年的生活消費挺高，看來一點不假。

之後我們回酒店休息，等待與安耀兄會合，才繼續往後行程。

次日清早，我獨自徒步還劍湖。欣賞湖中龜塔和王山廟景色。

相傳當年李太祖因獲金龜神藉以寶劍，終於擊敗敵軍，捍衛國土。一天太祖泛舟湖上，金龜神再度出現，太祖奉還寶劍，還劍湖因而得名。

建於還劍湖畔的玉山廟歷史悠久，歷李、陳、黎、阮等朝代，此廟會多次易名：玉山寺、玉山廟、關帝廟……

等等。由於建玉山島上，故玉山兩字不會更改。在黎朝，還劍湖是王帝垂釣所在。黎朝末年曾在此興建祠堂，但由於年久失修，祠堂早已損毀。之後，鄭主在此興建宮殿，不幸毀於火。直到阮朝統一江山，才重建玉山寺，後易名為玉山廟。玉山廟供奉著陳朝民族英雄興道大王、文昌帝君、呂祖洞賓、關聖帝君和佛祖釋迦牟尼。

嗣德十八年（公元1865年），北河阮文超籌資擴建玉山廟，增建了多個項目。今天所見便是擴建後的建築風格。

玉山廟座落在還劍湖北端，正門有4根白色石柱，柱上雕刻精緻，懸有漢文對聯。

過正門，左邊小丘上築有五層高寶塔，如一寫上蒼天的巨筆，這便是馳名的筆塔。塔上刻著“寫青天”三字。再往前走，見有一拱門，門頂是3隻石蛙負托著的巨硯，拱門兩旁對聯寫著：

潑島墨痕湖水蒲
擎天筆勢石峰高

再往裡走又一重門，兩邊牆上刻有對聯及龍虎浮雕。不遠的前面，橫跨在小河上是紅色的精緻木橋——“棲旭橋”。過了橋便是“得月樓”。再進去便是兩幢相連的大殿。殿裡供奉著神、佛、道、儒，可謂三教合一。

玉山廟裡還有一巨龜標本，放置在玻璃櫃裡。據悉，此龜於1967年浮出水面，不幸被人們打死，後來製成標本供遊客觀賞。

玉山廟裡築有一座古色香的A鎮波亭”，亭呈四方形，上為重疊簷，是19世紀阮朝建築物。

玉山廟美於湖光水色，更美於島上鮮艷青翠的樹木花草，令人如步入世外桃園。

相傳在昔日科舉時代，士子們常到玉山廟膜拜，祈求有朝一日能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今日的玉山廟已成為昇龍一河內文化旅遊勝地。

遊罷玉山廟，漫步回到酒店已7時許。在酒店裡吃過自助早餐後，便匆匆準備當天的旅遊行程。

(二)

今天安排的行程是參觀昇龍古城，但抵古城後才曉得星期一不對外開放，我們只好轉往文廟國子監。文廟國子監建於李朝。在我國歷史上，李朝是一個相當悠長的朝代，從李太祖至李昭皇共九任皇帝，歷經215年（公元1010-1225年），許多留存至今的馳名寺廟如一柱寺、鎮武觀、文廟國子監等均建於李朝時期。

文廟始建於李聖宗神武二年（公元1070年），於1076年，李仁宗下昭在文廟旁增建國子監，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所皇家大學，僅供皇親國戚和高官貴臣子弟學習的地方。

文廟國子監座落在首都河內巴亭郡，是一長方形的建築群體，周遭有高牆圍繞。前面是文湖，古時候的文廟及文湖屬一群體，但如今則被國子監街切間，文湖上還有金珠小島，是古代文人墨客吟詩的地方。

文廟國子監前門兩旁有兩座下馬碑，在封建時代，不管是公卿將相，儒士或老百姓，路過文廟時也必得下馬，以表尊師重道。

文廟國子監的正門矗立著4根石柱，形成正中及左右兩側門。每根石柱上刻有漢文對聯。

經過兩邊綠草如茵的石道，便是文廟門。文廟門設有上下兩層，上層雙重簷瓦，分為正中及左右3間。門頂上寫有“文廟門”三字。往裡走是一條長徑，兩旁是一片大草坪，及兩個池塘，塘裡種滿荷花。

再往前走又是一進門，也分為正門及左右兩側門。正門為“大中門”，取義大學、中庸之意，兩旁為“成德”、“達才”。

(三)

再前往就是奎文閣——一座極富儒家含義及藝術色彩的建築。

過了奎文閣便是天光井。天光井兩旁是古代各期科學的進士碑亭，亭裡共豎著82塊進士碑，由石龜馱著。碑上刻有登科進士姓名，籍貫。時間從1442 - 1779年，即黎仁宗至黎顯宗朝代。這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歲月，故每塊石碑，每隻石龜的製作、大小、精緻粗糙各異。

徘徊於河內文廟國子監進士碑間，恍若回到多個世紀前，科場放榜，欽點進士，衣錦榮歸的喜氣洋洋盛景。

大成門是古宮殿式建築，始建於1070年，經過多次重修，最近兩次修葺是同慶八年（1888年）及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走進大成門是大拜堂前的大庭院。這裡供奉著國子監第一位祭酒官，儒學家、教育家朱文安。後一方則是大成殿。

大成殿供奉著“至聖先師”孔子及諸弟子。文廟國子監也供奉著建立文廟及發揚儒家思想之明君李聖宗、仁宗與黎聖宗等。再往裡走是太學院。

太學院前身是國子監。嘉隆皇消滅西山皇朝，定都富春後，昇龍城文廟國子監改稱懷德學府。1946年，懷德學府毀於戰火，至1994年重修建。

走出文廟國子監，上午9時。成喜兄想到鉢場村買些陶瓷產品，我們一行便“打的”前往。

鉢場陶瓷村位於河內東南面，沿著紅河大堤行駛十多公里，約20分鐘便到達。鉢場陶瓷村有好幾百年歷史，相傳由王、范、陳、黎與北河之阮氏先祖始創。

當年，鉢場生產的產品除了供應到宮廷及官府外，也為京師與鄰近地區提供日常使用的碗、碟、花瓶、壺、盆……等等。產品日漸精美，受外國商人青睞，遠銷歐美、中細國家。

參觀鉢場村長街一家家商店時，發現這裡不僅村裡的產品，來自中國的商品也不少，這對我國陶瓷市場衝擊不小，對傳統工藝是一個警訊。

回到市區已是晌午時分，我們便在潘佩珠街“好吃店”用午膳，解決了一餐。

午飯後我們回酒店休息，成喜兄因有要事，提前返回胡志明市。

下午3點左右，我們數人徒步到還劍湖畔，買了票子，乘坐綠色電車逛河內36行業古老街區。

雖稱36個行業，但實際上已有很大的變化，許多行業早已不存在。這些街道既窄又短，每條街都被各種大小車輛與人潮填滿，在炎熱的夏日坐在沒門沒窗的車上，加上車流排出的廢氣，給人窒息的感覺。車子走出古老街區後，我們重重呼吸，希望能把肺葉裡的廢氣排盡。

（四）

晚上，登魁兄的朋友許先生請我們吃飯。許先生住在黃梅郡靈潭半島新住宅區，距我們酒店約20分鐘車程，櫃檯小姐為我們叫來一部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看出我們非當地居民，駛了半個小時還未到達，我們決定中途下車，付了15萬元，另喚一部，再花約20分鐘，又付了12萬元，才抵達目的地。

我們在附近一家餐館吃飯，餐後已是9點許。許太太為我們喚來一部計程車，這次回到酒店剛好20分鐘，車費才8萬元。

這晚，河內飄著細雨。

第三天，也是我們這次河內遊的最後一天，旅遊地點是昇龍古城及白馬靈祠。

遊昇龍古城，不能不說說河內。毫無疑問，這座地處紅河平原的古老城市乃我國民族、歷史、文化發源地，也是許多朝代的行政中心。

據歷史記載，從安陽王至阮朝，除了少數幾個朝代在百餘年間建都富春（順化）外，基本上都與這片土地關係深淵。不過這百餘年，昇龍城依然對我國的文化、歷史、經濟的發展，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經過上千年的歷史長河，河內古城也有著無數次的名稱更換，如古螺城、大羅城。李太祖公蘊決定從華爐遷都大羅，突見金龍出現，太祖以此為祥瑞，大羅城易名昇龍。

李朝時期的昇龍城，是一片盛世繁榮景象，百姓安居樂業，生活穩定。胡氏王朝時代，以清化西都為京城，昇龍城改為東都。

胡氏王朝滅亡，東都被改名東關。黎氏中興，東關稱東京，以區別清化之西京。西山時期，京城設於富春（順化），東京被改稱北城。當嘉隆王統一江山，阮朝建都富春，北城易名昇龍，與昇龍同音不同字。

1831年，明命王因昇龍地處紅河與墩河交匯點的大河堤內，故又改為河內，並延用至今。

漫長歲月流逝，許多朝代的走過，時間、戰爭、人為之破壞，金碧輝煌的宮殿城樓，早隨河內古城從地面消失，只望從考古學家發掘到的古城遺址、殘垣，追憶那光芒年代。

（五）

嘉隆四年（1805年）阮朝決定重新修築已給戰火破壞的昇龍城。

重建的昇龍城以法國沃邦建築模型為藍本，分別有東、西、北、西南和東南5座城門。保留了李、前黎朝代的紫禁城、端門、敬天殿、北門，並在端門東面修築一座旗台。

公元1835年，朝廷以昇龍城高於順化皇城的理由削減城牆，並將西及西南兩座城門封閉。1848年，嗣德王更下令將昇龍城內許多浮雕、建材拆下運往順化。

1894年，法殖民把昇龍城拆除，僅留下旗樓（台）端門、後樓、北門。至於敬天殿則只留下殘缺的殿基與前後兩對雕刻精緻的石龍。

河內旗樓是高約40米的3層樓台，第二層有4道拱門，東

爲迎旭，西是回光，南爲向明，北門不題字。往上是一座八角磚塔，塔上設一小樓，可從樓裡窗戶往外眺望，再上便是旗柱。

端門算是保持得最完好的建築，有石級可登上門樓。後樓又名公主樓，阮朝各代君王北巡時以紫禁城為行宮，後樓是同行妃嬪居住處。

北門牆高近8米，厚約2.5米，門上設有城樓，還有供奉我國民族英雄阮知方與黃耀的神龕。此外，還有法殖民軍隊轟炸北門留下的痕跡，供後人憑吊。

離開昇龍古城後，我們打的往白馬祠。

白馬祠座落河內舊城區帆行街，河內東鎮有白馬祠、西鎮昭祥寺、南鎮金蓮寺、北鎮鎮武觀。

白馬祠實際出現年代有許多不同傳說，其中一個是當年李公蘊下令修築昇龍城時，城牆剛蓋起便倒毀，太祖派人至此祠祭拜，見一白馬從祠裡走出，一路往前走，馬蹄過處，留下蹄痕，太祖循之築建，城牆不再倒毀，太祖遂冊封白馬靈祠。

白馬祠曾於17世紀末擴建，在18 - 19世紀三度維修，20世紀末又作兩次修葺，目前的白馬祠是19世紀留下的建築風格。

自馬祠歷史悠久，祠內保存了許多價值不菲的碑文、寶物。正殿供奉著栩栩如生，神采飛揚的白馬。

我們在白馬祠，觀覽一番後便離去。徒步到還劍河畔餐館吃過午飯和小休片刻後，便回酒店退房“打的”上機場。

下午5點左右，我們乘搭的越航班機徐徐升空飛離首都河內。

我向河內揮手道別，希望能在如詩如畫季節的下個秋天，重遊河內。

那年平安夜

好多年前了，我與阿鐘——我老闆的寶貝女婿，乘坐他名貴四座位小轎車。那天十二月二十四日，耶誕平安夜。阿鐘心歸似箭，耶誕夜的節目在等他。

那時光，剛辭去XX銀行職務，我進入了本市第三郡這家貿易公司工作。

這家公司本市算規模不小且很有名氣，老闆夫婦都來自中區平定。作事幹勁強，對屬下關懷熱情，很得屬下愛戴。

公司主要經營項目有水海產、燕窩、花崗岩建材以及木材等。

這些東西都源自別個省份，例如水海產從平順咸新收購，燕窩當然出自芽莊，花崗岩則在平定及安江兩地，遠一點還有北部清化。至於木材重點在西原廣闊大山林。

我的工作並不很固定，有時在平定或安江山區，這裡在開山採石，有時在西原嘉萊。有一段時期在第十郡水產加工廠。

這許多工作地點，我最愛嘉萊，公司在嘉萊茶霸有一個木工廠。那時光，工廠還未完整，加工機械設備剛從台灣運來，正積極安裝，在一位台灣技師指導下。而有些廠房正在修蓋，工人有二十幾個，不算從西貢調來的幾個員工，他們都是少數民族山胞。

茶霸木工廠座落一座紅土小山崗上。站在山崗上，展目周邊是翠綠蔭蔽的樹林，山脚下一座一座的村落，村落住了山胞，這些山胞已逐漸趨向定居定耕，不過在那年代，遊居遊耕的人數還不少。生活一般依然挺清貧，大多依賴政府支助。

一般來說，這些小數民族樸實固執，刻苦耐勞，他們很喜歡喝酒，每個星期六，領薪水後常把酒代飯，有時更喝到酩酊大醉。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木工廠是每週發

薪，小數民族工人聚集工廠辦公室外空地，坐的站的，蹲的躺的，領到錢才離開，假如來不及，他們不會回去，堅持等著。錢則從西貢公司運到工廠分發的。

在茶霸木工廠我有一位交情挺好的小數民族同事，高大個子，人蠻英俊，三十幾歲，國家行政學院畢業，他是工廠高級職員。他有一位妹妹，人也很秀麗可愛，尤其圓圓的眼睛，高高鼻子，紅潤豐滿的雙唇，均勻身段。烏亮長髮在頭上梳了一個圓髻，年齡約二十幾歲，她在縣中學教書，平時週六會到木工廠看她哥，她的來，彷彿給大家帶來一點可喜生氣。耶誕前一天他邀我星期天回他家玩，並參加村子祀祭儀式，可惜我沒法參加，星期六與阿鐘回西貢。再來，我調往看第十郡水產工廠，沒再上茶霸了。

阿鐘說：我們從14號國道回西貢。

阿鐘說：可省掉三百多公里路程。若從嘉萊出平定從1號國道走要八百幾十公里。

開車司機吃了一驚，他極力反對：往14號國道開，省掉三百公里路程，原則上一點沒錯。但這條路穿過西原山區，由於多年失修，幾百公里長程無數路段崎嶇不平，波浪凹凸，兩旁人煙稀少。司機說，除了運送杉木大卡車，旁途一些居民，其他車輛視14號國道為畏途，非不得由己，不敢開上這條國道。

阿鐘不聽司機勸告，他的話是命令，他急著回西貢快樂耶誕！

我們於早上八時多離茶霸踩上14號國道。日將午響抵達達樂邦美屬。這段路全長約一百八十多公里，道路勉強可走。

邦美屬為西貢原重鎮，邦美屬咖啡更全球知名。途上極目無數山丘便是無數咖啡莊園。打開窗口，咖啡花香陣陣隨風撲來，從鼻子直透心肺，車途疲憊登時消掉。

阿鐘說：吃飯囉。

我們在一家靠國道右旁的飯館停下，叫了三碟飯，餓

了，只一瞬間，三碟飯吃個乾淨。

飯茶過後，稍為休息，我們繼續上路。

離開市區幾公里，路開始不好走。

先是迎面漫天滿地紅塵。開動車子前面水噴以及刷子，紅塵清洗不掉，反而沾成一百八十度紅彩虹。車子也波浪般下扒上撲，左搖右擺，一個不小心，我前額碰上前邊坐位圓鐵扶手，疼得要命，腫了一個紅紅包子。

轎車緩慢前爬，一小時怕沒法達到二十公里。車底部在磨擦路面，發出刺耳聲音，我心想，走完前頭二三百公里路，可憐的小轎車怕也完蛋了。

砰一聲，接著轎車往右邊傾斜，吃力爬了十多公尺，靠路旁停下，輪子破了。現在是下午三時多。

我們下車，司機打開後車箱捧出後備輪子與一些操作工具把輪子換了。車子繼續開出，它有點偏右斜，後備車輪比原來輪子稍為小一點，給你應急，不能常規使用。

車子只開了一個小時，砰，右邊前輪破了，沒什麼可代替，我們拆下車輪，這種輪子並沒內胎，我們挖拔來一大批山草，把輪子墳的又滿又硬。車子又緩緩爬行，我們變的滿身大汗又染上紅塵埃，樣子既可笑又可憐！

最終車子走不動，我們也累死了。更可怕的是車上飲水半滴不餘。而太陽已下山，入冬，晝短夜長，14號國道車人稀落，夜霧杳杳，間而一聲鳥鳴，夜鳥歸巢。前面山坡縷縷炊煙，分不出山地村落燒飯或燒草耕作。今夜，平安夜，我們在荒涼山邊渡此佳節！

司機抱著破輪子，跳上一輛路過卡車，希望找到修補輪胎店子，這是唯一良策。

司機走後，大地已一片黝黑，只有運杉木卡車路過，車廂車尾微弱昏黃燈光。我向一輛卡車要了一瓶飲水，我倒老半天滴水沒進，喉管給乾掉了！到天亮才發覺瓶裡的水一片混濁，我們兩人喝掉大半瓶，已所餘無幾。擔心的事並沒出現，我們腸胃好棒，沒鬧病！

“人算不如天算，以為跑捷徑可提早回西貢過耶誕，玩個痛快，哈，竟淪落深山野嶺，運氣這麼黑！”阿鐘靠在坐椅，雙手交叉後腦袋，自言自語說。

我沒作聲，我沒什麼節目去快樂，我想怎樣熬過這漫長的夜。司機並沒有回頭，今夜滯在這裡定了！

一種彷彿拉弦琴鼾聲，我知道阿鐘已睡去，這公子哥兒，累過了頭，睡得不很甜。

我沒睡，也不能睡，路過的卡車司機要我們小心警戒，上幾天這段路會發生搶劫案，且出了人命。而我們車箱裡有幾千萬現款，那時光，這不是個小數目！它也關係到我們安全啊！

山中之夜，寂靜幽美。今年平安夜，剛巧農曆十一月十六日。夜深，皓月懸空，碧天無雲，倒是滿天星辰，彷彿江中漁火萬盞。午夜涼似水，一陣陣的風傳來草木叢林及泥土氣息，傳來不知曉從何方，悠揚鐘聲，自某個教區天主教聖堂。

今夜，往來夜客似乎格外稀少。

靜坐車裡，可看到外邊一些小野獸出沒。跳來竄去，小小眼睛，閃閃若小燈泡。還有遠處傳出來山狗狺狺吠聲，忽近忽遠，此起彼落。

夜越深，山區霧靄漸濃，碧空上明月蒙上輕紗朦朧之美！

拂曉時分，叢林深處傳來山雞響亮啼聲。山裡平安夜平安渡過。

阿鐘醒了，下車，他雙手左轉右轉，算是晨早運動筋骨。過了一會，阿鐘說：

“風哥，你看車子，我找地方打個電話回公司，和買點吃的什麼，昨天到現在又餓又渴，再等，要命！”

阿鐘跳上一部路過老舊載木業車子走了。我無聊拿起從茶霸帶來幾本雜誌翻來翻去，看不進，肚子空空，咕嚕咕嚕，實在不好受！

車外傳來嬉笑聲，不遠靠左邊一條小路正走來幾個十多歲小孩子，這些孩子衣衫破舊，雙腳光赤，皮膚黝黑，一看便知道乃山胞孩子。他們帶著好奇目光圍觀我們的車子。我開門下車，問他們小路那邊有村落人家嗎？

他們有點猜疑打量我好久，其中一個點頭告訴我，說話有點生硬：

“有，走進去一段路。”

“你們大家爲我看車子，我跑進去一會立刻回來，好嗎？”

他們點點頭，我打開車門，從後座位拿出一捆薄餅乾分給大家，又拿一大捆朝對面路旁走。

那是一條紅土路，沿著一個小斜坡，路既小且彎曲崎嶇，兩旁都長滿及膝野草。走了一段，向左有一棟房子，簡陋紅土磚牆，茅草屋頂，有十多階級伸下。房子四邊圍上青竹籬笆，夾雜黃色菊花。

我拾級而上，人還沒到竹門，一條大花狗已來勢兇惡直撲過來，狺狺吠個不停，瞪著黑白分明的狗眼，裂著一嘴尖利狗牙。一種自然反應，我急忙往後退了幾步。

一個婦女從房子出來，看樣子便可肯定屬於山區族人，黑黑的，三十多歲罷，她穿一身青年突擊隊綠色制服，一頭黑髮上梳了個高高髮髻，她在打量我，一個陌生男人。

我向婦人點頭算是見面禮，並簡單說明車子拋錨，現在想找點東西填肚子。

婦人喝退惡狗，開門給我進屋裡，屋子裡靠窗有一張檯子，兩把椅子，都很舊，檯上一個盛飲水玻璃瓶，一個鋁碟，幾個杯子。進去一點一張竹床，一條鐵絲從這邊牆拉到那邊牆，掛上一塊厚藍布，算把房子隔作兩部分。相對面牆上掛著一個背筐，下麵地上一堆作業農具如鋤頭、鐵耙、鐮刀等，牆上掛著一個噴藥噴箱，一旁一堆是收成的地瓜、南瓜、薯葛等。最裡面有一個小門，我猜廚房、洗浴、衛生一定在後面。

“你稍等等。”她轉身往後走：“飯在燒，也許快熟了”

“謝謝妳。”我忙答。把薄餅乾放在檯上。

幾分鐘後，她從後邊走來，手捧一個鋁碟，碟裡是放著飯香油香魚露香的大米飯，飯上面有兩隻紅色辣椒，她說：

“時間還早，我也没做什麼菜，你勉強吃，別餓壞肚子。”

“太好了，謝謝妳。”接過飯，我說：“我車子在大路，碟子等一會回頭還給妳。”

離開熱心婦人的家，我拐斜坡另一小徑走出大路，小徑既小又難走，一個不小心給野藤拌倒，人往前撲倒，我摔下，雙手卻死命高高往上抬，生怕飯給撥掉。爬起來，我慶幸的繼續走出大路。幾個山區小孩坐在路旁，我狼吞虎嚥吃個乾淨，並立刻再往原路走，把碟子還給那婦人，也順便送她幾本不忘從車上拿來的雜誌，她極高興，她說在這裡很難看到這些書的。她告訴我，她老公是駐在這裡的青年突擊隊隊員，兩人剛結婚，上頭分配了土地，開墾種植，現在是艱難，苦幹兩三年，一定有收成的。那時生活會好起來。她說話，明亮的眼睛充滿信心，幸福光彩。

唉！山區人情可貴，就只有那條大花狗，瞪著兇巴巴狗眼，沒一點善意，不過牠已不再尖銳吠叫，只在喉管發出粗沉狺狺聲。

十時許，阿鐘先回來，帶來飯盒及可樂。可樂一飲而盡，飯我沒吃。我告訴他跑到民家討飯的話劇，阿鐘笑到前倒後僕，他亮起大終姆指說：

“你行，風哥，了不起！那女孩子漂亮麼？”

“別瞎猜，不是女孩子，是婦女，三十多歲，有老公，山地人。”

“我打算到同柴，但半途有個市集，蠻熱鬧，我找到電訊局給公司打了電話，立刻回來。”我們坐在國道旁，

一邊喝可樂，阿鐘一邊告訴我：“公司等不到人回來，急得託路上幾個單位代為追蹤打聽，沒想到我們卡在山邊。”

午響，司機回來，一臉疲憊，眼睛佈滿紅絲，一夜沒睡。他抱著補過的車輪。昨晚在同柴，我們這種沒內胎輪子沒買到，補也勉強而已，不敢保證，他聳聳肩說。

阿鐘把最後一袋可樂遞給司機。喝了可樂，休息十分鐘，裝上輪子，我們上車，出發。

從這裡到同柴，路還是不好走，車子慢慢前進，一路總算平安無事。車抵同柴又見夕陽西下，大家歸心似箭，而轎車左後輪又出現溢氣現象。在同柴補了，匆匆上路。

從這段路開始，14號國道較平坦，車子走來相當平穩。一路上，許多地方天主教聖堂依然星光閃爍，一片喜氣，我們大家也好高興，終於回家了。

以後，好多年，每逢耶誕佳節來臨，我都特意訂了一個蛋糕送給阿鐘，紀念那年西原歸途難忘的平安夜。

二零一二年七月廿五日

母校逸仙，絲絲憶懷

去年秋天，我偶然碰到幾十年前逸仙小學時代的老同學曾錦榮。

錦榮代表曾氏大宗祠參加胡志明市張氏大宗祠秋祭聯歡暨該宗祠新一屆理監事會就職典禮，我則與林氏大宗祠理事長衍豐宗長代表宗祠出席，地點在堤岸溫沙大酒店。我們剛好給安排在同一席位。

是錦榮先發現我，他注視良久才問我是否代表林氏宗祠？我說是的，他再問我是否曾在西貢逸仙學校讀書？我說是的，最後他告訴我他是曾錦榮，我也告訴他我是林建洽，我們緊握雙手，高興與激動萬分。

邊吃邊談，時空超越半個世紀，悠悠歲月，倉桑世事，昔年無邪少小學童，如今卻已華髮飛霜，要說的話知多少，多少又何從說起？昔年同窗星散何方，不勝唏噓。我們都希望能有一堂共聚的那天機會。

席間，我與錦榮互相交換了通訊電話，以保持聯繫。

可是轉眼一年過去，事情卻沒什麼進展。

今年九月我與錦榮在堤岸新樂園茶聚，這回多了一位許憲光，說實在話，對許憲光我一點印象也沒有。

老同學相聚，我們又是說話多於吃東西，雖然這裡的蝦餃、小籠包、粉捲、湯麵都極為美味可口，寶利茶倒泡了三壺。

錦榮告訴我以前他曾在堤岸一家旅遊公司上班，後來碰到一個日本商人，他便為這日商做事，他的工作乃專到各省各地收購各種蛇皮，蛇皮製品，一幹竟幹了十幾年。他的朋友都給以“蛇王”美譽，他也樂於接受這個名號。憲光是中醫師，在第一郡姑江街有一家中藥店，家庭生活穩定，子女已長成。

我們聊起了幾十年前的不盡紀念，對昔日師長與同窗

懷念。他兩位提議我寫一篇紀念性文章，我表示，寫文章並不是問題，但時隔半個世紀，許多事情早已朦朧，手上半點資料也沒，要寫，不曉得從何處下筆？

錦榮說，他間兒有見到當年六年級級主任顧老師顧昌夙，今年已八十幾歲，怕乃逸仙學校唯一我們能找到的師長。顧老師年華已高，但還相當康健，只是去年不小心摔倒，一條腿受了傷，現在須借助一枝柺杖，行動較不方便。我極為高興，請錦榮邀請顧老師相見。

兩個星期後，我終於見了顧老師，也是在老地方新樂園。

顧老師個子矮小，但人倒很靈敏，說話聲音宏亮，且很健談。在我腦海，顧老師沒有什麼印象，在逸仙，我只讀到小四而已。

從顧老師口中，我獲得一點當年逸仙學校的掌故：有關一些老師的故事，以及當年逸仙曾辦初中及有兩個分校。可是事隔多年，顧老師能提供的資料也不多，有些則由憲光及錦榮補充。

臨別，我們與顧老師拍了兩張照片，這是有紀念性的照片。

而我，我也進行寫這篇東西——從顧老師及我們三人記憶裡追搜出來的絲絲紀念：

母校逸仙座落西貢第一郡記功（Ký Con）街，她在這條街及阮公著（Nguyễn Công Trứ）四岔路口，課室分別設在這條路相對民宅樓上，下邊分別有樓梯上樓上課室，再往上有一個很大的天臺，天臺是每週學生齊集聆聽校長老師訓話的地方。那時光逸仙學校還有一個操場。上體育課時由老師帶領我們學生到那裡作體操。

操場距學校不很遠，聽說它還是二戰時期躲避盟軍轟炸的防空壕。每次防空警笛一響，老師們便急快帶著學生躲到這裡。我們小時候還看到一些遺跡。

小時候，我家就住在學校附近，先是永利茶室鄰近，後又遷到大同巷（俗稱熟魚巷）。這條巷子裡許多居民都做熟魚生意，腥香撲鼻的熟魚通常在半夜運到，從藩切。

而我父親則租了街口琳瑯書局一個舖面開了一個取名“西湖”的冰室。西湖冰室除各種冷飲，還兼賣各種進口水果如萍果、鳳梨、葡萄、罐頭……。

這是我小時候過的比較快樂的時期，我也在逸仙學校渡過五年，五年包括一學期幼兒園，四年小學。

以後的歲月，由於環境關係，我們家庭遷到別處，且曾一度南下西區金甌省。在金甌，我們生活極艱苦，但它卻給我留下深刻紀念，我永遠銘記這裡人們對我們的恩情，金甌成了我第二故鄉。

當然，從此我沒再回母校逸仙。

逸仙學校校長是廣東人，校裡人事從老師至職員校工，他們都說廣東話，雖然上課時也有使用普通話（當時都稱國語）。好像五四年學校來了幾位從海防（？）來的老師，他們說話口音與我們不同，我們必須很吃力去聽才聽得懂，也不敢肯定完全懂的。

在許多老師裡，我能記起並有印象的幾位有一二年級的大簡和小簡兩位女老師（聽說是校長的姪女）。

大簡老師那年應三十幾歲，她對學生很和氣，聽說後來去了香港！

小簡老師很年青，二十來歲，樣子挺漂亮，她愛穿白襯衫，短裙，衣領裡面有一條捲得長長的手帕，也許怕熱天流汗耽了衣領罷？

在幾位男老師中，我記起單雄威，單老師個子不高，人很結實，他好像是體育或音樂或美術老師，我已不清楚。

還有鄺老師、勞老師，印象不深。另一位是徐老師，教算術。

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兩位女性老師乃杜老師和宋老師。她們給我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

姓宋的老師很高大，平頭頭髮，穿長袍，金帶手錶，面部化妝脂粉很濃，一條籐鞭永不離手。學生們對她畏懼多於敬重。她教起書總愛把國語發音拉得長長，活像在臺上唱戲的樣子，跟著她唸，有點怪怪、肉麻！。

有一天，班裡一個女同學失掉一支自來水（鋼）筆，不曉得從那裡來的指點或出於宋老師超乎常人的直覺，她一口咬定是偷的。

宋老師把我叫到教務處，文嚇不成來個迫打成招，我哭著招認，滿屁股都是鞭痕的我，把每天我爹媽給的零用錢湊起來賠了那個女同學，我不敢給父母知道。

幾十年過去，宋老師已去世多年。可假如宋老師有靈在天，提起當年事，她應該對我說：

“對不起，林建洽，當年我冤枉了你！”

第二位乃杜老師，杜老師應是我四年級級主任。杜老師很有師範教學心德，對學生重引導輕處罰，極得學生尊敬愛戴。

後來杜老師去了法國。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會與杜老師有書信往來，那是戰爭年代，我生活不穩定，一段時期後，訊息中斷了。

我們學校有一個小賣部，主理人是一位四十幾歲的男士，大家都稱呼他“大哥”。

小賣部雖小，這裡東西如算術簿，大小格習字簿、毛筆、墨水、墨水匣、筆盒、鉛筆、刀片、擦膠、尺子，還有零食如餅乾、糖果、水果則有西瓜、木瓜切片……。

校工我記得有華姐——一個五十多歲有點哨牙的女人。

華姐在學校的工作為敲校鐘：叮噹叮噹，上課下課、放學，學校有一部分寄宿生，華姐準時敲鐘：自修、睡

覺。

華姐人很兇，這是我們小學童都有的感覺，尤其性格較為調皮的學生，下課在走廊嬉戲追逐，攀教室外欄杆，她會從後面給你個五指壓頂，或一個橫來刮掌，我相信很多曾在逸仙學校讀書的同學肯定不會忘記她的！

在逸仙上幼兒園，有一個很好的紀念，那是許蘭娟，她家裡經常會送給我們小朋友一些小玩具。

五個年頭在母校逸仙，離開校園幾十年，能浮現於我腦海的昔年同窗只有下面三十多個同學名字：

謝成輝、余海通、何傑華、許蘭娟、許華生、李光海、江永灶、司徒細朱、彭和真、曾錦榮、許憲光、杜元興、岑長卿、岑潤松、李天發、李見發、李樹發、張國華、蔡陶業、陳南發、文富祥、劉國基、簡許國、杜月玲、郭百超、寥國祥、梁瑞興、洪水梅、范郁才、余碧晶、鄭碧瑩。

這些名字只是從小時互相稱呼留下的記憶，肯定有許多錯誤，我希望昔日同窗若看到我這篇東西，能給以修正，當然包括對本文中所存在的錯誤也多加指正，補充。

在以後年代，有一些舊同學會有往來的則有何傑華、許蘭娟、許華生、李見發、樹發、蔡陶業、文富祥、劉國基、洪水梅與最近相見的曾錦榮、許憲光、彭和真幾年前我見到，他在第一郡阮公著街一個小館子喝酒，當時我不敢肯定是他，沒打招呼，最近沒見到了。

智叔

“卜”，智叔靈柩隨著他家人把放在棺底的磁壘擲地響沙啞聲中，由六名扛工抬起，離開靈堂，徐徐。

一直坐在門口，不住吸煙那個穿褐色長衫的三十幾歲，個子不高倒也不太矮的和尚，站在一旁一邊敲著手中小木魚，口裡唸著別人難懂的經，雙目微閉，黑油油的臉目無表情。

靈柩抬出門口，抬棺扛工把靈柩轉回頭，向房子裡作三鞠躬，動作配合完整，高低一致。

穿著白紗喪服的家屬，有的捧智叔遺照，有的捧香爐，走在前頭，有人在後面。慢慢走出狹窄小巷。

在巷子外，靈柩又轉頭朝巷裡作三個鞠躬，之後往左一拐，再走幾步，扛工把靈柩往早已停在馬路旁的靈車一放一推，靈柩便順著靈車中間一排小輪子，滑到固定位置。智叔兒子及孫子，家屬有些攀上靈車坐在兩旁，還有幾人則上了一部大巴。幾分鐘後，兩部車開走了。留下後面薄薄煙塵揚起。

我只來拜別，並沒有與他們到那築火葬場。站在路旁，大清早，效外好寂靜，長路少有過路行人，也沒有市都湧湧車流，只有微帶涼意，迎面吹拂晨風。

智叔是我的老員工，在我工廠打工已有幾個年頭。那是二零零五年，我記得那天是二月五號（農曆甲申年臘月廿七）晚上，我與春兄——我二弟小時候同學在堤岸陳興道與陳殿街口一個很出名的吹波雞大排檔與智叔見面。他與春兄算老街坊，在第一郡，春兄乃介紹人。

智叔個子矮矮胖胖，有雙大大圓圓的眼睛，頭上乃比五十幾歲早就的銀髮，黑皮膚。

那夜，我叫車子把智叔送到工廠，並為他買了幾套衣

服。平靜無波的生活過得那麼快，一轉眼，八年過去！

智叔的工作初時很清閒，每天清早把小門打開，七時過後，工人陸續進廠，八時過後把門關掉，他把工人放進廠卡的盒子與工人自己記上每天進廠時間的簿子交到工廠辦公室。

再來為工人準備加了冰塊的茶水。給園子裡十幾棵芒果樹澆水，鋤修院裡花草，不過這非他專長。智叔主要任務是公司貨車上午進出工廠，開關大門，下午發還門卡給工人離廠。還有一個工作，上下班，中午休息吃飯按鈴。過了一段時期，原來從寧順省顧來那個小女孩，不做，回去了，她在工廠煮狗飼料的工作交到智叔身上。當然待遇跟著也提高了。

幾個年頭，智叔默默幹活，很盡責。

初來工廠時，晚上或週日，他會喝一點酒，從來不會醉，不出洋相。

幾年前，智叔曾一度輕度中風，我立刻送往守德全科醫院，但治療效果不如理想，我又送他到第一郡新定全科醫院，我有一位老同學是這醫院主任，沒多久，病情好轉，以後定期重診，服藥，體康漸漸回復。自此，智叔也把酒戒掉，咖啡喝一點而已。

智叔身世，始終是一個迷，他曾簡略提了一點點，在初來時：

智叔家原先住在第一郡，家裡開平民餐館，後來在第七郡什麼的開了一個經濟吃館，不料他女人與一個比她小一大截年齡的工人給勾上，最後將智叔踢掉。

我一向不愛關心別人家庭私事，智叔告訴我就這麼多，別的一無所知，我也不去查問。

最近一年來，大家看到智叔越來越胖，身體臃腫，更突出是那肚子，又大又圓，聽說他胖了十公斤以上。我發

覺智叔比前遲滯，空下來常打瞌睡在放於工廠旁側的有靠背矮膠椅上，投入院子果園的時間日益減少。

智叔食量很好，一個早餐，他吃下兩碗平民粉麵，這是大排檔老闆娘屋姐說的，而三岔路口旁賣豬什粥攤子老闆也對人說，智叔愛吃豬什，尤其對豬頭肉別有偏愛。也許這些肥肉、什食慢慢使體重增加，體康下降。

今年一月廿九（農曆壬辰年臘月十八），我令開車師傅送智叔到前此一直為他看病的醫生診治，他背上長了一個腫瘤，流出許多膿水。

上車時，智叔面部肌肉下垂，臉色極差，舉動艱難，病狀似乎不輕。

中午，開車司機打來電話，在我焦急中：平時為智叔看病的醫生提議送病人往115專科醫院，那邊規模大，醫療設備齊全，對治療他的病較有把握。

我指示開車司機立刻送智叔到115醫院。

由於智叔病情嚴重，我給春兄打了電話，請他代聯繫智叔家屬。兩三年前，他生病時我原欲與他兒子聯繫，智叔不接受，而他病情好轉，事情便擱置下來。

春兄終於找到智叔兒子阿龍，經過他一番努力。

阿龍立刻打來電話，電話裡他先說了許多客氣話：非常感謝我這麼多年對他老爸的照顧。他說立即到115醫院，他另一個弟弟小龍，他在隆城一家酒樓上班，稍後也趕回來。

而之前我已在醫院請了一位專為看護病人的女人代照料智叔。

沒有智叔，這晚，我留在工廠，多年了，這是我首次在工廠睡覺。

在115醫院，智叔躺在急救加護室，經一兩天治療，病情稍有好轉，雖然情況嚴重，他已清醒，他介紹了兩個兒

子，他們的女人，一個孫子（阿龍的兒子，十三歲）另外一位智叔女人的胞弟。

老大阿龍，四十多歲的樣子，長得個子中等，瘦瘦的，一條腳走路有點艱難，說患了關節炎，在針灸，他在一個台灣鞋業工廠上班，技術管理，工廠遷往柬埔寨，他要到金邊工作。他女人則在福門，早上在住家附近一所小學擺個小攤，專做學生生意。

老二小龍，生來白白，比較胖，二十幾歲，身段也不高，有圓圓亮亮的眼睛，他最像老爸，剛結婚沒多久，還沒有兒女，女人則在工廠打工。

我也見到智叔老婆——一個矮小的女人，她今年已六十五歲，比老公長三歲。她看來很健康，靈活，也很有活力。她在一個親戚家的小百貨店打工，也為人辦酒席，燒得一手好菜。

二月五日，大清早我與妻一塊到115醫院，智叔已陷進昏迷狀態，不過有時會叫他老婆的名字，醫院使用的那種特效藥並不收效，反帶來副作用，病情快速惡化。

二月十二日（農曆正月初三）我再度到醫院看望智叔，他家人已準備辦出院手續，一切努力，一切藥石已完全不靈，他們經濟能力有限，我也已盡力了。

二月十八日（正月初八）我再度赴福門將智叔最後一個月薪金與年底獎金交給他家裡人，他躺在鋪在地面膠蓆上，雙眼微張，瞳子不動，呼吸微弱，兩天來已滴水不進，處於彌留狀態。

次日中午，我接到智叔家人及照顧他那個女人來電及短信：他走了，於早上十時半。

智叔去世，我們早在意料中，可還使我一陣難過！

智叔後事在著手處理：當天下午三時入殮，後天出殯，火化於那篠墓場。

我通佈工廠提前一小時，四點放工，以便工友們集合一塊往祭祀。

在這裡，一個靈堂已設立。智叔靈柩停放於前廂，左側乃佛祖香案，門口蓋了一個鐵架帳篷，三張桌子，供拜祭的親友小坐。桌上有茶水，杯子，糖果，香煙，信封及圓珠筆。

我們在掛著智叔遺照柩前上香，慰問他家屬。

阿龍走路一跛一拐，這些天他患關節炎的腳疼的很厲害。小龍雙眼紅腫，他很傷心，哭了很多。

智叔女人是京族人，嫁給他幾十年，說得一口比我還地道，還標準且有深度的廣東話。智叔女人小名阿夙，有人稱呼她五姨（華人算第四），她告訴我有關智叔身世，以及許多有關她老公過去的事。她說：“我說句句事實，半句不假，在智叔靈前”。

智叔原來姓陳，小時候與他與另一個哥哥獲一位姓許華人撫養成人，哥哥與許大爺有親屬關係。養父重生父，許大爺也視兩人如同己出。許老爺曾回中國老家。回越南後似乎對哥哥較為偏愛。

五姨說：話也說回來，年青時代的智叔，整天花天酒地，不務正業。他在外邊負了滿身爛債，連放高利貸的印度鬼也找上門，他女人常常要代他還債。

智叔經常在外面酗酒，每次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他便找事情吵鬧，毆打老婆及孩子，如果他們來不及走避。

五姨決定和智叔離婚，那是最後一次她被智叔粗暴毆打之後——對這個老公，她已完全絕望。

離婚事終於獲法庭批准。

三十兩黃金為智叔還清債務，十兩留給兩個兒子這是他們名下所得財產。

五姨為兒了買了一棟小房子，在第八郡。再來，賣

掉，搬到福門縣現在這棟了。

而智叔從那時候便沒再回家，在外頭過著漂流生涯。

五姨一番話給我許多感嘆：是否這麼多年。我對智叔身世瞭解太少？也帶來好多我找不出答案——或許永遠沒有迷底了！

當年，智叔所指那個踢掉他是否另外一個女人？

智叔自己承認有兩個女人，第二個女人與他共生兩女兒，二零零六年四月底，她們曾經到工廠看望老爸。

若五姨說的都是事實，那麼，八年在工廠那段歲月，他深深懺悔，思過，苦海茫茫，回頭是岸。從新蛻變後是另一個人！

覺悟後隱居八年，是否為智叔帶來今天善果——生命最後廿多天，他女人、兒孫，媳婦，家人都齊聚身旁，安慰，疼愛——於十餘年分散。

過去的事情，是是非非，現在已不重要，也沒什麼意義，一切已隨智叔遺體在烘烘烈火、濃濃白煙，隨風飄散。

值得一提乃春兄，他為智叔安定八年晚年時光，為他帶來最後闔家重聚。也給我帶來一個忠實，盡責，可靠的朋友！

二零一三年二月廿八日完稿

我的鄰居，阿屋這家人

第一次認識阿屋，與他做了鄰居，那是十五六年前的事，那年夏天我們搬到這個半農村半城市地帶，我家在阿屋右側，他住在我家左旁巷子裡頭，一個家族墓園最裡面左旁。那是一棟洋鐵瓦配磚牆，不顯眼的平房，大門邊綁著一頭很醜但很兇的花狗，整天“狺狺狺”吠不停，尤其有人經過，牠吠的更兇惡。

那時光，阿屋三十幾歲，中等個子，黝黑皮膚，臉上額上有不少皺紋。身上一件長袖白襯衫，一條淺藍及膝牛仔褲，都很破舊了。穿在腳上是一雙沾滿巴的膠鞋。

阿屋站在我家門前，一雙滑溜溜單眼皮小眼睛在頭上那頂黑色寬邊帽子下，注視我們一箱箱從卡車搬下的東西。嘴巴張的大大，露出一嘴給常年抽煙留下薰黑且不整齊的大板牙。這時他也一煙在手？

阿屋算是個有頭有臉的小人物，於這個地頭。假若你有耐心去瞭解他，阿屋真個不簡單，阿屋大有來頭。

我們且先去追查阿屋污黑破舊的那本族譜：三百年前，阿屋老祖宗從北中部往南徙遷。走著走著，來到這片那年代還是無邊無際荒草野地，落了腳。幾代人就衍生於這片他們以多少血淚，艱苦奮鬥開闢的新天地。根據尚健在老一輩的說，百多年前，這一帶還經常有一些猛獸出沒，傷害人畜。

到了最近這一代，有阿屋這個人所皆識的人物，在這塊漸漸踏進一陣狂風般都市化的土地。

說來，世境不斷遷變，曾經屬於地方大族的家族，可由於種種原因，到阿屋他爸那一代，家景已破落七七八八了。再傳到阿屋幾兄弟姐妹，剩下每人一棟房子，加上一個安葬族人的大約千多平方米的墓地。

十幾年前，阿屋看準了這塊祖先墓地，那時光，正直土地價錢飈漲，許多人開始把農耕或園地出售。他把自己座落紅土路旁房子賣掉，搬進祖先墓地，修蓋了一棟洋鐵皮瓦配磚牆的平房。住在這房子除了阿屋一家四口；還有當時還健在的他媽。

與阿屋為鄰，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十幾年，就是沒看到他有什麼正式實在的職業。他的日子就消化在聚集一班沒什麼事幹的同夥，喝酒、斗雞、賭博、賭六合彩。

有一段時期，阿屋買了一輪舊卡車為人家載貨物。但不久車子不見了，阿屋照常開車，不過，車是別人的車，當司機，他車子賣掉。

接著阿屋在墓區一旁蓋了一排牛棚，養起牛來，別誤會，牛隻二十多頭，他代別人飼養，不是他的。

早上，阿屋和他大兒子大廣一前一後，提著鞭子，趕著牛群往附近一塊草坡，給牛啃草。後來大廣不見了，聽說他跑到他同父異母的哥哥當學徒，這份工作學維修汽車。牛阿屋自己放。

只是代人放牛並不穩定，牛隻送進宰場，他又失業，一旦牛主不再買進新牛。

阿屋一事無成，他只坐享老祖宗死人地皮，他將墓園四周空地一塊塊割開，一塊塊賣掉。不顧族人反對，臭罵。手裡有錢，阿屋花天酒地，並在外面姘了一個女人。族人及他家裡人半點好處沒沾到。

去年，阿屋竟創下這片土地上一項新紀錄——要與他現在的女人離婚，準備迎接另一個女人。假若成事實，這是第四個老婆。

我們必需承認：阿屋非池中物，他會使人刮目相看。
阿屋的女人

阿屋以前那兩個女人我不認識，也不會見過，當然，

我也不曉得有關他們的歷史，我只知道阿屋以前是有一個兒子。

現在這個女人嫁給阿屋二十多年，爲他生下大廣小廣一對寶貝。爲他處理這個家庭，裏裏外外。

阿屋女人現在四十幾歲，高高瘦瘦，衣著隨便，不愛打扮自己。半夜起來燒水煮東西，趕到菜市場買豬肉豬骨、粉條蛋麵、蔬菜、麵包……等等。大清早，許多準備去打工，上市集的人們趕來吃一碗麵，喝一杯咖啡，匆匆走了。阿屋女人的大牌檔便在他們巷子路口。她也賣雜貨，日用品、糖果餅乾。

說實在話，阿屋女人的攤子生意挺不錯，雖然這附近都好幾個這樣的檔子，比之起來差多矣。只是她太忙碌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難有多少天可休息。

阿屋除了吃喝，順手在玻璃櫃裡拿香煙放在衣袋；極少幫上一點忙。兩個寶貝兒子跟他們老爸差不了多少，吃飽便伸手要錢，其他沒義務。

去年，阿屋女人找了一個年齡與她相仿的女人幫助麵檔生意。她感到太累，受不了。

可做夢她也沒有料到，有那麼一天，那個與她共枕二十多年的男人竟然公開宣佈要跟她離婚——雖然她老早曉得阿屋併在外邊的女人，那女人也不年青，她認識。

她憤恨，心疼，可無奈，突然她想起，二十多年前，才二十多一點，懷滿懷幸福。憧憬，她踏進阿屋家門，那當兒，她不會，不會想到，有一個可憐女人黯黯離開這個家大門，帶著一個尚不懂事的小孩子。

世事，世事難料！

大廣和他女人

今年二十多歲，大廣不算高個子，卻瘦瘦，使人初看

有高拔感覺。大廣生來外貌與他爸一模一樣，不僅這樣，他更承接了他爸惡習，不好東西樣樣精。初中沒畢業便不讀書了，別人問起來，大廣有正當充足理由：

“還不是爲人家放牛，讀這麼多書幹嗎？”

在他同父異母的兄弟作汽車維修學徒，只一段時期，不幹了。回來又是無賴兒郎一個，卻宣佈他要娶老婆了。

大廣真的娶老婆了。女人聽說是鵝貢人，女孩子二十不到，個子不高，身段倒挺豐圓，皮膚白嫩，有一雙靈活誘人的眼睛，愛笑，笑起來有點浪。她常跟一些食客，尤其年青小伙子打情罵俏。她衣著很開放，衣領總開得低低，只悄略略彎下腰，潔白豐滿的乳房便展示無遺，當然大飽一些男人眼福。

進門次年，大廣女人生下一個小女嬰，胖胖圓圓白白，挺逗人疼愛。照民間俗例，大廣女人回娘家滯了幾個月，叫坐月。回老公家沒多久，她帶了女兒回娘家，從此不再回來。

後來，傳出大廣女人要與老公離婚。原來最近一次，大廣跑到鵝貢看他妻女，竟在她家見到阿興——一個他地方青年，兩人是朋友。阿興曾在大廣家附近幾家工廠打工，可跳來跳去，沒個固定工作，也屬遊手好閒之輩，還欠大廣他媽一百幾萬爛債，想不到竟與大廣女人勾搭上，住到她家去。跑了老婆——應該說是戴了綠帽的大廣倒半點不難過，似乎並不關心，離就離！

小廣——今年才十七歲的小廣，生來相貌與性格跟老爸及哥哥大廣一撫一樣，只讀幾年書，隅而去打散工，挑磚頭，抬洋灰，不過空閒遊蕩佔多數時間。有一段時光小廣進他家隔壁一家機械廠打工，初時倒很努力，但兩個月而已，辛苦，吃不消，小廣說。

大廣與他女人的事情還沒結束，他老爸和老媽幾經週

折，討價還價，最終兩人在離婚書上正式簽名點指，從此各走各路，二十多年夫妻關係遂畫上休止符。

沒多久，他們居住十幾年的房子賣掉了，聽說得到十二億，阿屋女人只分到三份一，四億塊錢。

阿屋將前此蓋在墓地靠左邊的平房拆掉重建，房子以前大廣娶老婆時住的，大廣女人走了，阿屋收回，只消兩個月，一棟雙層洋房落成，倒好精緻，阿屋準備接他第四個女人進門，堂而皇之作了新房子主人。

阿屋前任老婆拿到一筆錢在別個地方買了一棟小房子，給別人租，自己依然在老地方巷子斜對面租了一棟向馬路舖面，做她生意，日常起居也在這屋子。這棟房子已好老舊，原來女主人開一家雜貨店，去年腦出血猝倒，半個月後不治逝世，五十歲不到。

婦人原先有男人，男人本來有老婆，所以極少出現在這個家。是有兩個兒子在一起。

婦人死後，兒子不成器，整天也遊蕩吃喝賭博，不務正業。那麼短短兩三個月，他們把老母遺落東西賣光，終於將房子出租給阿屋前任女人。得來大家皆大歡喜。

夫妻不做，還是鄰居。有時阿屋會光顧她檔子，吃早點，喝咖啡，唯一不同現在不可能白吃白喝白拿。看來，阿屋切實好風光，老婆似衣衫，換了一個復一個，才五十多歲的他，誰敢肯定某個時候，他不再換呀？

“看你風光多久，作惡會有好報？有日錢給刨光，變成乞丐，哩走著瞧！”有些人看不過阿屋所作所謂，朝他背後狠狠的咀咒。

世事在變化，人不例外。

已離了婚的阿屋前任女人也在變，她學會打扮，化妝，染髮，衣著較前開放，領口低開，露出半截乳房，只是她就瘦了一點，老了一點，難有吸引力！

幾天前大廣賭歐洲波，兩場輸掉三千萬，他躲起來，他老母為他還債，兩天沒開檔，病倒。

二零一二年四月中旬寫

中國旅遊日記

在潮州（4月19日）

四月十九日，我夫妻及小女兒美雲，從廣州出發前往泉州。並在中途的潮州玉湖鎮小留，玩了兩天，參觀一些鄉間果園，種的全是龍眼，滿山遍野是一望無際的龍眼與邏眼花，迎風飄來陣陣芳郁花香。另一參觀地點是坪上茶山，似梯級般的茶山，長滿綠油油的葉子。

在泉州（4月21日）

第三天的上午離開潮州赴泉州。從潮州往泉州的班車不多，且並非什麼豪華大巴，聽說從汕頭開出的車子較多，也較高級。我們上車時是九點多，南上只有疏疏落落的兩三乘客。車子準時出發，可沒立刻起程，它在市區幾個地點繞來繞去，這與我們本市f255小客運一樣，直到十點左右才出發。

車子抵泉州客運站是下午一點許，莊先生迎接我們後並直接送往下榻的鑽石大酒店，先安頓好行李，才接我們到其公司。

我們參觀了幾個工作車間，聽莊先生及工作職員介紹，解釋一些技術問題。才回到該公司的辦公大樓，與公司總經理會晤。

晚上公司總經理在泉州老錢大酒店設宴招待。泉州的菜有許多似乎跟潮州相似，也適合我們口味，所以吃起來特別可口。

福建客家土樓（4月22日）

早點是在酒店解決，自助餐，沒什麼特別。莊先生準8點驅車前來接我們一家去遊覽福建土樓，參觀福建客家土樓是小女美雲的提議。

客家土樓是客家族裔聚群合居的特有建築。客家先民遷移南來在荒蕪偏僻的土地上定居，修築土樓，體現出客族聚集而居，相親相愛，和睦共處，苦樂與共的精神。土樓建築堅固，可防洪抗震，防火防潮，更可防禦經常出現的流匪盜賊，對族人生命財產有極重要保障，在動亂年代客家土樓猶如一座堅固城堡。

土樓散佈在中國江西、福建、廣東3省交界地帶，起源可追溯到唐末時期，並延續至明末清初現存最悠久，始建於元朝中期（1308年），歷時30年之久的裕昌樓。最年輕的是福盛樓，建於上世紀的60年代，至80年代才竣工，是目前規模最大的圓型土樓。

福建土樓主要集中於福建。客家族裔的先祖是從河北、山東、山西、湖北、陝西各省遷移到此創業。土樓主人多屬黃、張、江、蘇、林、徐、簡幾個姓氏。

由於所在地的地理環境及地勢有別，土樓建造也各有所異。例如在江西，土樓座落於比較平坦地帶，一般只有二、三層，而廣東梅州又是另一種格局，土樓多依山而建，有的建於平原，它們也以單元或二層較多，佔地較寬。福建土樓分佈於永定南及南靖西部一帶，如永定初溪土樓群、洪坑土樓群、高北土樓群、振福樓、衍香樓等。南靖則有田螺坑土樓群，河坑土樓群地樓，懷遠及和貴樓，以及在華安的大地土樓群和齊雲樓等。

客家土樓在建築形狀，裝飾、大小、高矮、規模上有所差別，但在一定基楚上，土樓外形只歸納於方樓或圓樓。土樓建材都以生土、細沙、竹片、木料；石灰、紅糖和煮熟的糯米，由人工不斷揉混，舂壓修建。

經700多年歲月滄桑，一部份會有輝煌歷史的客家土樓經已坍毀，煙沒於荒土野嶺，留給後人憑弔，但仍有無數土樓巍峨矗立於天地間，形成特有的土樓文化風貌。福建

土樓不僅名滿中外，其中的46處已於2008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認為世界文化遺產。

泉州往永定福建土樓的距離僅約290公里，走的是高速公路，一般時速達120-130公里，但由於莊先生從本身也沒去過，路途不熟走了不少冤枉路，車子低達土樓區時已是中午12時了。

進入土樓所在地是一條寬度只容兩部汽車擦身而過的山路，道路傍山而築，加上正在修路，崎嶇不平，路面又滑，車子開得很慢。在售票站買了票子後，再走一段路，終於到了目的地——永定高北土樓群承啟樓和世澤樓。

承啟樓座落在永定高清鄉高北村，乃江氏15世祖江集成始建於清康熙47年(公元1705年)，歷時3年完成。

承啟樓為圓形土樓，佔地約6000平方米，它是1幢由4座同心建築組成。從高處俯瞰，猶如一朵巨大的花卉，富有藝術色彩，聽說它含八卦玄機。

承啟樓最高點達約16.5米，土樓樓牆的底層最厚，約1.7米，往上伸展到第4層為1.1米。貼著外牆的第一圈是主樓，底層共設有64個房間，4個樓梯間，3道大門。往上3層各有67個房間，共268房間。主樓有覆蓋度極大的屋頂，免去風雨破壞，土樓也得到良好保護，確保原有的風貌！

第二圈共兩層，用來會客，設有房間72個。第三圈僅1層，作書房，並設有房間24個。最裡面一圈是祖先祠堂及院落。整幢承啟樓共有364個房間。

永定承啟樓雖地處偏僻，可現在它生活情況與城市沒太大差別，大多數居民家庭以電器化，也都有電腦使用。

土樓居民以經營茶葉、農產品、手工藝品、明信片、福建土樓相片、書籍維生，此外還為遊客拍照，由於取景角度恰到好處，他們每天收入相當可觀。

最可貴的是承啟樓雖歷經300年的漫長歲月，依然揚溢著客家族人相親相愛，平等相處的精神，使人對土樓的對聯有更好理解：

一本所生，親疏無多，何須待分你我。

共樓居住，出入相見，最宜重法人倫。

300年滄海桑田，承啟樓依然輝煌如故，古遠年代，曾有不少官吏，名人墨客不辭遠道到訪，留下許多典故、手跡，近代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遊承啟樓時，也留下墨寶“吾廬”橫匾一方。

參觀了承啟樓，拍了照片，我們繼續參觀附近的世澤樓。

世澤樓呈方型，也是坐北朝南，規模較小，佔地約5000平方米。世澤樓建於清嘉慶年間，比承啟樓年輕百多年，在這裡居住的多屬江氏後裔。

世澤樓主樓高四層，最上兩層作住房，往下是糧庫與廚房。整座土樓共152個房間。樓外鋪上鵝卵石，樓內又有一大門，裡面設有4座樓梯，3個大堂，兩口水井。

世澤樓同承啟樓都保持客家族人生活習慣，經營的產品及方式也沒多大差別。這使遊客在參觀承啟樓後，多少帶有順道參觀世澤樓的心理。世澤樓前的對聯是：

世傳勿替家聲起

澤本遺風椒衍長

離永定土樓群，已下午1點半。我們在附近的“南靖福建土樓遊客接待中心”對面的一家館子遼食德飯店用餐，這館子並不顯眼，但燒出來的菜卻別有風味，一道石爛鴨更使人吃後難忘。我們在這裡吃出“家”飯的感覺，價錢也算公道。

飯後，我們返回泉州。途中，在雪兒茶莊小休，買了幾瓶飲料，茶莊女主人還熱情的遞上兩杯香茶。福建客家

人確是好客。

回到泉州已是下午5點半。我們實在不想再麻煩莊先生，婉謝了他晚飯感情，讓他回去休息。

溫嶺（4月23日）

4月23日上午，莊先生駕車送我們到泉州火車站，乘搭11點55分前往台州列車。

抵台州時已是下午，溫嶺某公司派來接我們的車子因出了問題，我們在火車站等了快1個小時，該公司的女職員才“打的”趕來，接的不止我們1家，還有幾位來自中東的客人。分乘兩部計程車。台州交通相當擁擠，20多公里路要開了半個小時左右才到達該公司。

公司經理吳先生親自接待我們，陪我們參觀生產車間及產品完成部門。之後回到他辦公室談了產品訂購的細節後，吳先生送我們到預訂的飯店安頓行李。在飯店附設酒樓設宴招待，除了我們還有幾位來自中東，南亞的貴賓。大家吃得好熱鬧，也高興，他們喝了不少酒，卻半點醉意也沒。

杭州西湖（4月24日）

早上八點，吳經理驅車到酒店我們到他公司，我們總算真正參觀了話該公司的幾個生產車間。我們在出發前已辦好退房手續，並在酒店對面一個小麵檔吃早餐，我一向喜歡在大館子吃不到的，深具地方風味的小攤子進食，別有一番樂趣。

之後，吳先生送我們到溫嶺火車站，換取預先為我們訂好前往杭州的車票，大家就此握手道別。我們乘搭的班車於上午10時52分出發，全程295公里，抵達杭州時是下午1時39分。

從杭州火車站出來，我們“打的”到離西湖不遠，位

於仁和路上的群英飯店。群英飯店是一幢老式的雙層樓房，沒有宏偉的外貌，也非星光耀眼的現代建築。溫嶺吳先生曾特意向我們推介：“別看它老舊了點，我擔保你們一定會喜歡它，每趟上杭州，我都住在那裡。”

群英飯店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禮貌、熱情、週到。獲悉是老顧客介紹，櫃檯人員立刻為我們辦理優惠卡，使我們享受到一系列如房價、早點及退房時間可延至次日下午2點等優待。

在等待辦理住房手續當兒，我對群英飯店作個初步掃描：這是一家擁有中國豪門大宅庭院風格的飯店。

確認了房子號碼後，我們提了行李登上一樓。群英飯店沒電梯設備，而是步板梯登樓。

樓上鋪設著木地板及地毯，許多房間前的牆壁上掛滿照片，全是黑白照並附有文字說明，猜想照片上定是曾在群英飯店留宿的知名人物。

由於我們在杭州逗留的時間僅1天，行季安頓後，馬上找地方填飽肚子，然後遊西湖。飯店右邊剛巧有一家回族蘭州拉麵，我們便在此品嚐道地的牛肉拉麵，價錢也公道。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會，地處長江三角洲中心，錢塘江下游北岸，大運河南端。杭州有2200多年的悠久歷史，是華夏文明發祥地之一。

據歷史記載，杭州為中國七大古都之一的歷史名城，古稱錢塘，隋代開皇9年（公元589年）改設杭州郡，後稱杭州府。民初期間，合併錢塘及仁和改為杭州縣，及至民國16年將杭州城區割出為杭州市。是江南有名的旅遊勝地，歷來被美譽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杭州名勝古蹟與西湖息息相關。如柳波聞鶯、雙峰插雲、平湖秋月、斷橋殘雪、三潭印月、雷峰夕照、蘇堤春

曉、南屏晚鐘、花港觀魚、曲院荷風稱爲杭州十景，也可說西湖十景，與傳說中絕美的《梁祝情史》在杭同窗三年的萬松書院，杭州西湖確是道不盡千年煙雨情！

我們從仁和路步行約10分鐘到西湖，西湖三面環山，一面瀕臨杭州城。西湖以秀麗、清雅的湖光山色，豐厚歷史文化古蹟，爲中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西湖妙在秀質天成，寬闊的湖面奇妙又分外諧和地浮現著一山（孤山），二堤（白堤、蘇堤），三島（小瀛州、湖心亭、阮公墩），環湖30里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六橋煙柳、九里雲松、雲棲竹徑、靈峰寒梅……這一切山山水水，四季景色各異。

在延綿不絕的歷史長河中，西湖成爲許多名將俠士、才子佳人的長眠之地，如岳家父子、子謙、張蒼水、秋瑾、徐錫麟、章太炎……還有白居易、范仲淹、蘇東坡、陸游留下之遺跡、逸事。

逛了一陣西湖湖濱，天氣和暖，遊人擁擋，其中不少歐美遊客，我們決定乘船西湖遊，在碼頭售票處買了3張票，便隨著其他遊客匆匆登上停泊在湖邊的遊船。大家才就位坐好，船便徐徐開動並駛向湖心。船上遊客共20多人。

這時，先前坐在最前座的導遊小姐站起來向大家鞠躬，公式化的表示歡迎後，瞟了一下窗外的夕陽對大家說：

“我們這班船是今天最後一班，大家都知道時間很短暫，希望大家在島上遊覽約1小時，便在島上兩個碼頭集合回岸”，遊船停靠在近湖心一個小島，它屬西湖三潭印月島的3個島嶼之一，遊客陸續上岸。

三潭印月在小瀛州的水域，蘇東城任官於此，對西湖進行疏通時，將挖起的泥土堆築而成。明朝時再於沿島修

築環形堤壩，使之形成湖中有島，島中有湖的景色，小瀛州上有曲橋與水榭，島上遍植綠柳，奇花異草，花間蝶影飛舞。小瀛州南測有石塔3座，雕刻精緻，石塔原爲當年東坡居士建立於湖中深水處之座標，至明代重建。若逢中秋佳節或月圓之夜，皓月碧天，人們在三座石塔圓洞裡點燃油燈，再用一層薄紗貼在洞口，燈光從洞裡透射出來，倒映湖心，形成“三潭印月”的幽美景色！

由於船家有言在先，大家匆匆忙忙環島一圈後，便在指定地點上船，返回彼岸，船外的夕陽斜照著雷峰塔，雷峰夕照，確爲奇景！

遊罷西湖，我們返回飯店。

我注意到杭州有相當進步的交通文化，馬路上行駛的車輛會讓著路人，人們過馬路時都自然的走在斑馬線上，我們剛步出馬路，來往的車輛便停了下來。我暗忖，禮讓的美德可能非一朝一夕能做到，而須要一段漫長時間的教育及人們提高自覺意識的結果。

杭州百年老飯店清泰-群英

群英飯店前身乃清泰第二旅館，創立於晚清宣統初年，首創人爲張恂伯。旅館初時設於城站下羊市街。民國二年遷至延齡路，是杭州當時有名的旅館。民國22年（1933年）才三遷到仁和路22號。

有著百年滄桑、輝煌歷史的清泰-群英飯店，從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的漫長歲月裡，見證了中國的轉朝換代，烽煙萬里，鐵騎遍野等動亂時期。清泰旅館於上世紀50年代改名群英飯店，即韓英薈萃之意。飯店大廳右邊掛有大鏡一面，是百年前清泰第二旅館開張時杭城名醫江秉甫所贈，也是清泰-群英百年歷史的物證。

群英飯店有著中國北方的建築風格，四合院，上下二

層老式樓房，160多個房間環繞著3個大天井。每個天井有不闔的佈局：飯店大廳左側的天井一邊放著幾套光亮的古式桌椅，供來客閒聊，品茶，書架擺放著一些書刊雜誌。第二個天井是一個人造沙灘，給人一種大自然之聯想空間，最後一個天井設計是一座大庭院，這裡種植許多花卉，假山流水，帶給人們寧靜、舒適的感受。

沿著鋪了地毯的長廊慢慢走著，許多房子外掛著舊照片，每張照片都附註詳細的說明，當然這些照片都是不同時代的知名人物，他們包括中國革命家、文學家、思想家、詩人等風雲一時的人物，也有外國詩人學者、美人佳麗，如：孫中山先生與夫人宋慶齡、魯迅及夫人、矛盾、徐志摩與陸小曼、少帥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印度偉大詩人作家泰戈爾，等等。

歲月如流，平靜亦匆匆，錢塘江水淘盡多少帝主將相，佳人才子，千百年，空留下不盡聯想與唏噓！

2009年春，群英飯店加入漢庭集團，成爲該集團的連鎖飯店之一。如今，群英飯店已是省文化保護單位。

杭州岳王廟和雷峰塔（4月25日）

早上吃過早點，我們“打的”前往西湖畔的岳王廟，是紀念及祀祭南宋抗金名將岳飛的地方，也是岳飛父子的陵墓。

岳飛字鵬舉，河南相州湯陽人，生於1103年，被秦檜以“莫須有”罪名陷害而死，時年39，同時遇害有兒子岳雲及部將張憲。

岳王廟始建於南宋嘉定14年(公元1221年)，是宋孝宗爲岳飛昭雪後興建的。岳王廟座落在西湖西北角，悽霞山南麓。歷宋、元、明、清至今共800多年，經多次重修，清康熙54年（1715年）重建，1918及1979年再度大修。

岳王廟建築宏偉威嚴，正中懸掛“岳王廟”牌匾，大門兩側有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對聯，是岳飛“滿江紅”中的名句。大門後的大庭院中是正殿忠烈祠，門上掛著“心昭天日”橫匾，是中國近代名將葉劍英將軍手筆。大殿裡有岳飛坐像，像高4.5米，身穿紫色蟒袍，臂露金甲，威武莊嚴。身後高懸岳飛手跡的“還我河山”橫匾。

岳王廟前跪著4具袒胸露背的白鐵鑄造的雕像，分別爲陷害忠良的秦檜、王氏、萬俟高、張俊。像後楹聯寫著“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倭臣”。

正殿兩旁是岳飛紀念館及碑廊，展示岳家軍抗金偉業，及岳飛一生事跡。還有古今名人對岳飛敬仰、歌誦作品。

步出岳王廟，我們走向雷峰塔。

雷峰塔始建於公元977年，至今已有千多年歷史。據傳說是吳越王錢弘俶爲慶祝寵妃黃氏的子而建。初名黃妃塔。由於該塔建於雷峰山頂，世人稱爲雷峰塔。於1924年9月，幾乎被挖空的塔基無法承受塔的重量，突然全部崩塌。目前的雷峰塔是杭州市政府於1999年決定在原址上重建，並於2002年10月落成的新塔。

雷峰塔是一座八角五層磚木結構的樓閣式高塔，依據明代古塔藍圖興建，塔高71.9米，每逢夕陽西斜時，塔影橫空，金光萬度，呈現出名聞遐邇，留傳千年的“雷峰夕照”迷人景色。與雷峰塔有關的許多故事與傳說中，最家喻戶曉及感人肺腑的可能是白娘子和許仙的愛情故事了。

與這故事有關的尚有西湖斷橋，許仙和白娘子在斷橋邂逅，開始了這段人仙戀的故事。

有機會到杭州的朋友，千萬別錯過遊覽雷峰塔。新的雷峰塔除了供遊客憑弔舊塔廢址外，還可透過雕工極爲精

細的木雕畫，對白蛇傳整個故事及金山寺老和尚法海作更深入的瞭解，留下深刻的回憶。

雷峰新塔全採用現代建材，並設有電梯設備供遊客上下。遊客除了可以在底層參觀古塔遺址及有關白娘子和許仙故事浮雕，或登上塔頂，遠眺雷峰塔周邊景物。

據悉，此次重建雷峰塔時，人們在塔底地宮發現一個重達100多公斤之舍利函，裡面盛放保存1000多年的寶貴古物，包括一面方形銅鏡、玉帶、這金銀盒、金塗塔，內裝放佛祖螺髻舍利之小藍玻璃瓶、金塗塔塔底是方形，雕塑佛祖一生事跡，整個塔製作手藝非常精緻，確是無價之寶。

離開雷峰塔回到飯店時，已是午晌，我們在漢庭連鎖店館子匆匆吃過午飯後，便回房間提行李到樓下退房。“打的”到杭州蕭山機場飛廣州，轉機回國。

這趟來杭州，最令我感到榮幸的是下榻杭州百年飯店清泰 - 群英，豐富了我對杭州歷史文化的瞭解。

明年若再臨杭州，這幢老式飯店一定還是我的首選！
(遊記中的地理、歷史、典故、人物……若有錯誤之處，敬希大家賜教和見諒，謝謝。)

燕姐，我的老房東

許多年了，我腦海總會浮起一個老人的影子——燕姐，我幾十年前的老房東（包租婆）。及她近乎怪誕的一生。

燕姐姓溫，巷子裡人們都叫她燕姐。我還記得當年我們一家搬進她那個大約有八九平方米的房間時燕姐該有五十多歲了。她有一頭很厚很黑的頭髮，後腦袋瓜經常梳了一個圓圓的髻，國字口臉，眉眼間看不出什麼兇惡味道，常年穿著藍色或黑色衣服，破破補補。

我們初初搬來時燕姐還有一個患上末期肺病的妹妹及一個有著輕度精神病的弟弟。聽說父親在世時這個家庭很富裕，老爹娶了兩個老婆，燕姐三姐弟乃大房所生。到老一代躺下後，這個家庭也破落到沒餘下什麼了。

燕姐住的這棟老平房分為兩家人，前半棟屬於賣鹵肉的袁姓人家。而他們都將房子隔成幾個小房間出租。

那時候燕姐在巷子外一條電燈柱下擺了一個小攤子賣香煙，糖果什麼的。她弟弟早上踏一部破舊自行車，鈴鈴鈴，上街賣冰棒，晚上回來睡在廚房後面一個小房子。在家時常坐在木板床上喃喃自言自語，有時會莫名其妙的癡笑了起來。患重病的妹妹則整天蹲在進廚房通道左邊那張木床上咳嗽，咳嗽。

許多年後，弟弟妹妹先後去世。燕姐卻活得長壽，她八十幾歲才悄悄離開人間。燕姐死了，但留下一些傳說，當然，傳說的真實性有多少則沒人去考證了。

聽說燕姐也曾經有過一個家，有丈夫，後來分了手或死掉則不得而知。她曾去打工，有一次在一個印度人家庭當褓姆。

有一天燕姐抱著主人的小孩子倚在樓上陽台欄杆旁看

熱鬧。一個不小心，孩子從她手中滑下當場摔死了。悲痛的主人倒沒爲難她，但燕姐卻爲此終生懺悔，也終其一生，她不敢碰人家的孩子。

罵人乃她特長你最好不要去惹她，不幸惹上了，註定你運黑(倒楣)。她會站在門口罵你個狗血淋頭，從早上到晚上，直到聲嘶氣盡才收場。

大人是不會去碰燕姐，找麻煩上身，可我們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小伙子偏愛去逗弄她。看她叫罵爲樂事。

記得有一趟我跟袁家兒子文哥在燕姐那堆如山的垃圾掛上一塊字條說如果不搬掉有人要來放火，整條巷子哄動起來，我們這批搗事小鬼趁這機會聚合人手，就在一天裡將垃圾全部搬走，不管燕姐拉著嗓子，頓足扯髮，叫喊詛咒。那趟燕姐足足罵上好幾天。

燕姐同垃圾如形同影，一生脫不了關係。我們家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頭一年入住她的房子時第一個感覺就是投進了垃圾的包圍中：門口靠磚牆小空地一大堆，屋裡靠左走廊一大堆，天井靠牆除了一張木板床勉強可容她患病的妹妹睡覺一小空間，又是一堆，往後頭廚房一角也一大堆，再後面她弟弟的小房間也一大堆。那年代人們都燒柴，這些長年累月的垃圾給蒙上了一層蜘蛛網及蒙上一層煙煙。這棟房子裡的房客都裝上用費的分錶，而且爲了節省電度，大家只用一顆40W小燈泡，朦朧朧朧，什麼東西咋看都有點半假不實的！

燕姐的垃圾說來並非完全是垃圾，這些應該是她到處去扣撿破爛來的：如斷了腳的鐵凳、裂掉的洗盆、便桶、舊皮箱、舊拖鞋、破車輪、爛瓦缸、生鏽的鐵片板，人家拆下不用的舊門窗等等。

尤其門口那堆似一座小山的廢物，下雨天裡面積了雨

水，太陽出來一曬，蒸發起來是一陣陣臭黴氣味，隨風散發，衝進鼻孔，令人會要吐嘔暈眩。這裡也是一個老鼠窩，那一次我們搬掉她那堆垃圾，一共消滅四五隻大老鼠及一大批牠們的灰紅紅尚沒開眼的子子孫孫。

奇怪的是，照理燕姐撿來這麼多的破爛，有許多可以賣去，我們就極少見她賣什麼，總最後成了真正的垃圾。地方政府多次出動民防力量及青年團隊強行清理，可是不消一兩個月它又恢復原來的老樣子！

燕姐去世前幾年，房子突然發生一場火災，火從那口紅木大櫃旁邊那堆破爛燒起，火舌高昇，且撲向大木櫃，而濃煙滿屋，人們聞訊趕忙跑來救火，有人則趕忙抄起家裡有價值的東西準備搬到巷子外。頓時整條巷子你呼我吆，一片混亂。

這時居住在隔一條街印度婆廟對面巷子燕姐同父異母那夥子女聞訊趕來，此際火經被撲滅，但這批人卻用利斧將櫃門劈開，深鎖在櫃子裡的東西給翻落滿是灰燼，燒不掉的廢物及污濁的水裡，人們看到許多可能不會穿過的綢質衣服，顏色及花紋還很鮮新，還有一些化妝品，已變質的香口膠……還有一雙繡了花及串上珠子的布鞋。燕姐珍藏了好幾十年！

從火災發生到結束，燕姐沒吭過半句話，她面沒半點表情，只冷眼旁觀，彷彿與她沒有關係。她默默收拾火災後殘局。

人們傳出燕姐那些同父異母姐妹的兒女在木櫃裡搜到了金葉並是（堤岸金城老牌子）及一些金飾，扒走了。虛實如何，怕永遠成了一個啞謎。

人們又見到燕姐到處去把一箱箱撿到的破爛拖回來堆在門口，房子裡。

這時的燕姐已八十幾歲，很老了。稀疏散亂蒼蒼白髮下一張銘刻歲月風霜皺紋的削瘦的臉，混濁無神的雙眼，牙齒快將脫盡，乾癟往內凹的很深的嘴巴。破舊的衣服套著佝佝偻的背及遲鈍無力，舉步艱難的雙腳，枯瘦如柴的手拉著一條繩子，繩子那一端綁著一個厚紙皮箱，箱子裡是一些撿來的破爛。

據我所知，燕姐生平不曾吃上一餐像樣的和新鮮的東西，她從不上菜市場。

日常燕姐所吃的都是人家吃餘的冷飯殘菜，盛了回來，她倒進鍋子用拾回來的破木凳什麼的起火燒一燒便吃了。

還有若有人家飼養的雞鴨死掉，或者給老鼠拖去吃不完，剩下的殘骸她照樣拾回來，煮熟吃了。幾十年過去，燕姐不會病痛，也沒聽過她有腸胃病。也許她把各種有毒害的細菌都吃到肚子裡，變得百毒無忌！

七十年代初，燕姐二家住客遷走了，只餘下一對中年夫婦，她的房子實在太爛，幾乎不是人住的了！幾十年下來不曾翻修過。

我記得這對夫婦四五十歲的樣子，男子幹吹喇叭。吹給一些弔祭喪禮行業，老婆白天回娘家幫忙幹活，娘家有一個粉麵擋在門口，他們沒有兒女。

1975年後，燕姐想把房間收回，這對夫婦卻賴下來，不肯走。不管她叫喊，漫罵，年繼年，月復月，日子無情流逝，終於有那麼一天，那女人搬走了一—但燕姐已沒看到

—那是她病死後的事。而那時候吹喇叭的男人亦已死去多年。

那女人和另外半房東—袁家的女兒把房子頂讓給別人，搬走了。垃圾也運走了。

新主人將這棟快要百年的近乎廢墟的老房子拆掉，蓋了一棟四層的很氣派的洋房。

屬於古老房子的幾十年那些紀念，包括許多恩恩怨怨也隨著它，隨著燕姐一塊埋進一些人老去的記憶，埋進塵土，漸漸消逝！

第三輯：小說



第二春

胡志明市新山一國際機場出發站長廊每天都很擁擠，尤其上午更擠滿了出發與送行的人，而送行的人通常會比上飛機的人反多！

金盛把光明和惠珍的手緊緊握著。

“到那邊別忘了給我們打個電話啊”

“一定一定。謝謝你金盛，我們不曉得怎樣感謝你才對呢！”惠珍眼睛紅紅，聲音有點顫抖：“也謝謝大家！”

“時間不早了，你們進去罷，祝你們一路平安。光明，你要好好照顧惠珍，那邊事情處理妥當，快點回來呀！”

“我會的，我會好好愛惠珍的。再見，金盛。”

大家的手最後分開了，兩人拉著行李箱往手續大廳走，在轉彎地方再一次互相揮手，終於進去了。

金盛和光明他們是高中時代的同學。那是堤岸XX高級中學，也可以說是一所貴族學校。這裡的學生除了小部分靠優異成績考到獎學金外，其他都是富裕或官家子弟。

三人中，金盛是唯一考到高分數踏進這所學校的。光明是高二才進來的插班生。

家景困窮、高中時代，金盛自動與班裡同學劃了一條無形距離線，當然心裡多多少少都存有那麼一點自卑感罷。他不想去接受一種岐視或同情！他也很少參加班裡的課外活動，他沒多餘的金錢及時間。

班裡劉光明是他較有交情的同學。光明家很富有，他父親擁有一個進出口公司，專門代理一家日本有名的汽車公司的各種配件及輪胎，他有一個哥哥在日本唸書的。

劉光明個子矮矮胖胖，肩膀上面是一個圓圓的大頭。頭頂是稀疏的頭髮。雙眉倒很粗，眉下一雙圓圓大眼睛。

正中是高鼻子，鼻子下端兩個翹起的鼻孔。只有嘴巴特出，人家說是圓圓薄薄話像女孩子的嘴。劉光明近看遠看都那樣怪怪的！

劉光明卻是班裡模範生。

劉光明功課很棒，品性好，對師長尊敬，對同學友善。整天可看到他笑呵呵。

有一天，劉光明在放學時候把金盛拉到校園一角，低聲說：

“金盛，這個禮拜天早上你有空嗎？”

“有什麼事嗎？看你神秘兮兮的！”

光明顯得有點難爲情，半響他才說：“你陪我上惠珍家一趟好嗎？我想送她一份生日禮物。”

“奇怪了，你可以自己去呀，拉我去幹嗎！”

劉光明左手伸到頭上不斷抓著那幾根稀落的頭髮，一派可憐的樣子：“幫幫忙嘛！”

他心軟了下來，答應了。

許惠珍跟金盛是高一便是同班。聽說她父親是做紙的生意，公司就在堤岸孔子大道。另一個生產工廠在邊和工業區。

許惠珍有著一張秀氣的臉孔，略爲上揚的雙眉配上明亮的眼睛。鼻子挺直適中。櫻桃的唇。不常笑，但笑起來頰上浮起兩個淺淺酒渦。一頭烏亮頭髮除了那梳在頰前一部分，餘下梳成兩條長長的辮子。她個子不高但流露了已發育完美的魅力！

班裡的男生盯上惠珍的不乏其人，不少女同學又羨慕又嫉妒的眼光。惠珍對大家都保持和善禮貌的態度，她打退了不少男生的小信，但從不使人家難堪。

快四十年了，許多事情早已淡忘，金盛只記得光明把一份用彩紙包裹的小禮物送給惠珍，大家談的蠻高興，臨別，惠珍對他們說：“歡迎大家有空來玩。”

金盛發覺惠珍眼睛卻似乎告訴他，這話是對他說的，他裝著沒注意，開口的是光明：

“好的，一定來，謝謝妳。再見！”

光明往後有再上惠珍家沒有金盛並不曉得，他沒再去，光明也沒再找他一塊去。

第二年，高中畢業了。

畢業典禮茶會在大禮堂舉行，很隆重。

出席典禮除了校長及各位主任，老師外還有學生家長，有幾班高三畢業生自編自導的歌舞文藝節目，及師長同畢業生合照留念。

校長，師長致訓詞，家長代表致詞，畢業生代表致感謝詞，學生代表贈送母校的紀念品，同學間互相交換紀念手冊、留言、簽字，較親密的互送相片。女生們眼睛都紅紅的，有幾個更不自禁哭了起來！畢業禮一謝幕，三年同窗生涯也結束，這一刻鐘，縱使同學間最不愉快的事也變得可愛，成了紀念。腳一踏出學校門階，大家便各奔前程，前程就在眼前！

許惠珍來到金盛位子，送了一份緊緊包著的東西，稍稍說：“你回家才准拆開。”

金盛有點尷尬，他沒什麼贈給惠珍。

回家後金盛拆開禮物彩紙，裡面是一本紀念冊，翻開頁是幾個工整的字句：前程無限。再翻下一頁，竟是惠珍的一張半身相片，那麼秀麗，金盛似乎感到她眸子深處是幽幽的無語的怨責，相片後面有一行小字，你會來看我嗎？

金盛跌進迷惘的沉思，良久，他把紀念冊謹慎重新包起來藏進他書櫃裏。

始終他不會再上惠珍家。

緊接下來是時局關係，金盛不能在幹了半年的越南紗廠上班，而跑到潼毛教書。劉光明給家庭送到香港然後轉

到美國讀書。大學畢業後留在那邊沒回來，他學電子設備，在一間大公司任職，在美國娶了一位從台灣到那邊留學的女孩子，生活不錯，十幾年前把母親接了過去，他父親已去世多年。

金盛和光明失去聯絡，直到兩年前，他突然接到光明從美國寄來一封信，信中他略略敘述在那邊生活情況：他已退休了，老婆於三年前一次車禍中不幸去世，他的兩個兒子已有了自己的家庭，沒住在一起，他很想念昔日朋友，他更想念一些老同學，還有許惠珍，希望有她消息。信裡有光明Email，請大家與他聯絡。

金盛給光明去了一封長長的回信，除了告訴他國家這些年來政策的開放，外國投資源源增加，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希望他回來看看。金盛告訴他一些舊日同學的情形，有幾個同學幾年前從台灣及歐洲回國，現在在平陽加工區投資生產，搞的蠻不錯。另一消息，惠珍大學畢後便回到母校任教，她剛於去年退休，她一直不會結婚。

很快光明的信來了，他向他說出多少年來對惠珍的思懷，他盼望金盛能幫助他向她表達他的心願。

很快的金盛見了惠珍，他坦誠說明光明的心意，惠珍很感動，她希望給他一個時間，她想彼此多一點互相瞭解。

金盛把惠珍的話轉達了光明，並給了惠珍通訊地址，鼓勵他努力，祝他成功！

沒多久，光明告訴他，經過多次電話長談，惠珍已接受他的求婚，婚後先去美國住一段時間便回國定居，她不想異鄉作客，光明欣然答應，他也想回到自己國家，希望能為國家出一點力一點貢獻。還有光明的年邁老母，老人家長久以來都盼望百年之後能埋在老伴身旁。

劉光明從美國回來，到機場接機有光明的哥哥、嫂

嫂，嫂嫂是比利時人，卻說得一口流利華語。原來那邊生意華語有用場，她跟丈夫苦學，學會了。惠珍、月娥、碧玉、金盛、中忠、敬業、國清幾個老同學。國清大清早從平陽工業區趕來，很多是多年不見了，談的是幾十年前那些無憂年代的紀念，一剎那，彷彿大家年輕了好幾十年，愉快的笑聲使雜集發間的白髮也烏黑了起來。

“劉光明！”是敬業，他一眼看到他。

“劉呵呵！”是碧玉，她叫起光明的綽號。

惠珍最緊張，她是站在月娥後面。

“惠珍呢？新娘子，快出來嘛，迎接新郎呀！”碧玉轉身將惠珍推到機場出口旁的分界線最前面。

今天惠珍穿著一襲淺藍色的長裙，平底鞋，頭髮梳了圓圓的髻她只略施脂粉，多少年過去，惠珍卻保持了那樣美好的身材，一種成熟的美——雖然，她已不年青。

給大家熱哄哄一鬧，惠珍雙頰頓時浮起淺淺紅暈，更明媚動人！

劉光明出來了，他倒沒有太多變化，筆挺的深棕色西裝，臉上還是笑呵呵，只是掩不了歲月風霜及長途歸來的疲憊。原來不很粗長的頭髮現在幾乎落盡，頭頂光禿禿，中年以後，他發胖了，有了肚腩，鼻樑上多了一副老年眼鏡。

劉光明跟大家熱烈的一一握手，之後放下呆重的行李箱，伸出雙手猛的把惠珍環腰緊緊擁住，也在那一刻，他的嘴貼在她的雙唇深深地深深地吻著！

每個人，包括還擁抱在一起的惠珍和光明都感到面頰濕濕，熱淚不曉得從什麼時候已從眼眶湧出——有的等待了四十多年的幸福，有的為他們祝福，感動的淚！

劉光明回來，他忙著為惠珍辦理赴美手續，忙著陪惠珍去拜訪一些尚健在的老師，許多老同學得到消息趕來相見。

兩人婚禮在堤岸一個優靜的小酒樓舉行，儀式莊重而

簡單，出席有親戚和一些老同學，特別有他們已退休多年的老校長。老校長九十多高齡，由一個二十多歲小孫女推著輪椅來，當年教理化的柯靜文女老師今年也七十幾歲了，她從峴港趕來出席。

老校長握著一對新人的手，激動的說：“太好了！太好了！”

幾天後，光明陪惠珍飛往首都河內、香山寺、下龍灣旅遊。從北方回來，出國手續也辦好了，同學們在堤岸傘陀街江南飯店快快樂樂吃了一餐地道的廣東菜，次日登機赴美國。

光明夫婦走後，金盛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原來要將多年前高中畢業時，惠珍贈他那張照片還給她的，但猶豫不決，最終還是留了下來，仍舊夾在那本已有點發黃的紀念冊。

現在他還不曉得要不要還給惠珍，明年她回來的時候！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初旬完稿

偶遇、重逢

這趟路過 S 城，竟帶來他和她重逢機會。

轉眼已十二個年頭——自那年偶然相遇！

四百公里長途跋涉，她先兩天從山城老家趕來這裡並在她姐姐家暫住。從那裡到他下榻的飯店還須乘坐卅多公里公車。陪她一塊來是她姐姐。

她姐妹倆抵達飯店時，將快向午了。他在大廳前階相迎。

久別重逢，兩人給對方的感覺似有些模糊了。

他額上多了風霜烙痕，雙鬢華髮如霜，而她，她也不再當年青春！

懷了孕，生理起了很大變化：圓亮的眼睛不再明亮，豐潤的嘴唇也有點變形，面上浮現許多暗斑。她穿的是一件淺花點孕婦裝及黑色緊身尼龍長褲。一手拎著一個黑色手袋。

倒是站在她旁邊的姐姐，使他慢慢追憶她那年相貌，唯一不同：那時她是一種清純的美，她姐姐呈現卻是少婦成熟的嬌媚！

回到房間，她給兩人作了介紹。主賓寒暄了一陣子，她姐姐說要上市場買點東西，把她留下。

相見應有多少話要說，但此際兩人卻相對無言。

“你胖了。”是她先開口打破沉默氣氛。

“我一直在努力減肥，真不容易，就只保持現狀不變而已花掉了不少功夫！”

他幫她倒了一杯冷開水。

她說：再過兩個月孩子就出生，她再沒去工作了。生活開支就單靠在外頭工作的丈夫每月寄回來那點薪金。而近來經濟不景，工作難找而且不穩定。

她輕輕說：這些年我無時無刻都在盼望能與你重聚，

沒想一等就等了這麼多年！

那年深秋他和她在一個小城偶遇，他是投宿逆旅的路客，她在旅館工作。

那年她剛滿十九歲。

她有一頭烏亮披在雙肩，垂在胸前的長髮。圓圓的臉，清秀的眉睫下一雙明亮的眼眸，嘴唇有點上翹。那夜晚，她穿一件潔白長袖羊毛絨衣配上深綠牛仔褲。秀雅中溢漾青春活力，她切實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

那晚上，他徹夜不眠，兩人泡了一壺茶剪燭夜談。

那晚上，落地窗外夜涼似水。碧空無雲，一輪皓月顯的格外明亮。月光澄澈溢滿房間裡，月光映影她姣好的面容，展示一種古典的朦朧美，他心頭有點激動，竟有了不為酒而醉的醉意！

她說：她老家就在一個離這兒不很遠的一個農村。那兒原來地處交通不便又偏僻的山區。百姓世代過的是日出而耕田落而歸的生活。由於很少跟外界接觸，人們性格頗厚、樸實、保守。

但這些年來，隨著國家政策開放，外國投資源源湧進來，國內經濟也開始發展，許多城市出現了加工出口區、工業區、加工企業、小工廠……等等，當然這些工業主要使用勞動力來運作，它吸進了上千成萬勞工，而這些勞工一般都是農村青年。

漸漸地許多農村開始轉變了，連原先貧窮的村落也有了電源，道路也鋪起水泥了，一些瓦房也蓋了起來。再來是機車、電視、冰箱、洗衣機、瓦斯爐、空調……等等也出現在許多家庭裡。

她說：年青人跑光了，農村只剩下老老幼幼，有的田地沒人耕，偌大村子變得冷清清，要到過年過節，到外邊工作的人們回來，農村才有了一陣子熱鬧！

她家也不例外，家裡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及她都在外工作，留下年邁雙親在老家，倆老平日種種瓜葛、蔬菜自供自用，也是打發日子。

他告訴她：他家鄉遠在湄河畔最南端。

那兒有貫連的河流，河上有早出夕歸的帆影漁歌，那兒有一望無際，綠油油的良田。那兒有飛翔田野間一群群數不清的白鷺。那兒有他數不清的童年故事。

他家就在一條小河畔。

小河流水清澈，水裡是悠悠自在的魚群，水面有慢慢漂流著的綠萍。水面也有飄游散蕩的白雲。夏天更有小河兩邊小堤上那兩排鳳凰樹倒影，枝椏上大朵大朵紅紅的花，紅了小河，紅醉人心頭！

童年在河畔草坪嬉戲，在水裡游泳的快樂日子裡渡過。直到那一年春節過後不久，他隨父母舉家遷居到另一個陌生城市。

許多年後，他回到家鄉。

他家老房子早已被拆掉。小河及那一排排粗大開著紅花的鳳凰樹也不見了——這兒已是兩排大小高低不一致的樓房。

天亮前他跟她道別，他沒勇氣面對她脈脈而彷彿期待的目光。他只緊緊地緊握她雙手，她的手很柔軟，但有點冷，有點顫抖！

“你會再來嗎？”他看到她眼裡的淚影。她低聲問：

“我會的。”

他把行李箱丟到車上，其他乘客也先後上了車，等他登車後車子開動了。

他在窗口向她揮手，她也朝他揮手。他看到她像要說什麼，但最終只默默站在大路旁，看車子漸漸遠去。

他回頭，曙光未露、秋霧尚濃，昏暗的路燈投照下她顯得那麼孤寂那麼單薄！

他心頭也那麼空虛、迷惘！

許多年過去，他一直跟她保持聯絡。早些時候寫寫信、打電話、發短信。

這些年，她先後換了多個工作單位，走了多個不同的城市，但工作似乎不是很順利。

五月她生日，每年他總不會忘記寄去一份禮物。她說很高興，很感動！

許多年過去，他和她都沒有相見機會。

有一趟他到 G 城，剛巧她就在不遠的地方工作，兩人把相見地點約好，不料行程臨時改變，一時又聯絡不上，她到達時他已在一個小時前走了。等電話接上，他從電話中感受她失望心情，他也很難過，內疚！

三年前她發來一個短信：我今年廿九歲了，我盼望在未婚之年能與你相見，也可了結這麼多年的心願。

時間在盼望中靜靜度過，兩人始終沒相見機緣！

半年後她說：我快要結婚了。

幾個月後，她結婚了。他寄去祝福的短信。

她告訴他：丈夫是鄰村，小時同學。男方家境不太好，婚禮簡單，沒什麼鋪張，只請幾位近親在家裡吃一頓飯而已。

她說：丈夫那兒兄妹口子多，單靠耕兩畝山腳瘦田，生活很清貧，所以婚後夫妻倆又跑到外邊打工去了。有時候由於工作地點不是同一個地方，所以好幾個月都難有在一起機會。

有一次他問起婚後生活情況，她低嘆說：“我在最落魄的時候選擇了一個依靠，走上婚姻這條路，誰知這條路上雪上又加霜，現在後悔已經為之已晚。唉！你我不知何日能相見了。”

他為她處境而心疼，他安慰她，要她振作起來。最後他說：我們一定有重逢的機會。

再過一段時間，她告訴他：她懷孕了，不能去打工，呆在老家，等孩子出世後再作打算了。

中午，她姐姐回來了，他陪她們到一家KFC速食店去吃午飯。

飯後，她姐姐先走，她要趕到離這兒十幾公里的一家機械零件工廠上班。他和她回飯店休息。

她告訴他：她姐姐長她三歲，卅三。有一個在唸初中的十幾歲男孩。當年愛上一個後來才知道已有家室的男人，有了孩子，過著沒名份的夫妻生活。好不容易等了十多年，那男人跟老婆離了，她跟那個比她長十幾歲的男人才正式辦了婚姻證書。可世事難料，一段時間後，他的工廠倒閉了，他受不了沉重打擊，變得整天喝酒、鬧事、打架……。最終倆人也走上分離路，離婚後兒子交給男方撫養，她賠上可貴青春，換來雙手空空！

他默默傾聽，沒插上一句話。

最後她說：下午要回姐姐家，明天剛好五·一國際勞動節，姐妹倆一塊兒回老家看望母親，一路上也有個伴。

他沒把她留下。

之後，兩人走出飯店，他陪她去逛繁華的市區及百貨商場。她只看，並沒買什麼。

快將下午五點，兩人在一家很有名氣的食館吃東西。他們叫了兩碗雲吞麵，另加一碟炒牛肉及一碗牛肋酸辣湯。

從食館出來，太陽已有點往西斜了。再往前走一段路便是一座位行人天橋，過了天橋便是一個三岔路口。她停了下来轉身說：

“我從這兒再走一段路就有回我姐姐那邊的公巴，我回去了，你保重自己啊！”

他眼睛接上她投來眸光——幽怨、落寞及淚影！此刻

他心頭也陣陣絞痛！

他不禁緊緊握著她的雙手，剎那間彷彿回到那一年秋天，晨曦初露於那個小鎮飯店他跟她分手那一刻！

“你會再來嗎？”她望著他，竟又是許多年前的那句話。

不曉得過了多久，她輕輕收回握在他手裡的雙手：

“我走了，你也回去罷！”

“妳也要好好地來照顧自己，愛護腹中的小寶寶。”

“我會小心的，謝謝你，再見了！”

她終於轉身走了。

他木然站在馬路旁，直到她影子消失於遠處一個拐彎，他才拖著沉重的脚步轉回飯店方向走，此際的房間似有人去樓空，留下無邊無際的空虛！

他倒在床上，竟睡去。

天明時他即將離開這座城市，但這個夜裡他沒了睡意，雖然他感覺到心身都很疲憊。窗外夜出奇的寧靜，廣空皓月也出奇的明亮，他還記得，那年的那個深秋夜晚，在那個小飯店，夜也不是這麼寧靜，月色也這麼明亮嗎？

小燈桌上手機響起來，打斷他澎湃思潮。竟是她發來的短信：

這段情讓我們牽掛了十二年呀！暫短的相見更讓我難以忘記。我多麼想你能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讓我和你相處。我願每分每秒都呆在你身邊。希望將來還有緣再相見！

他把外出陽台的扇門打開，外間夜涼似水，他喃喃地說：我們一定會再相見的！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完稿

跛子阿才

跛子阿才彊直直躺在木板床的破草蓆上。一頭稀疏夾雜白髮的頭髮。兩邊不粗不幼的眼眉下是緊閉的眼睛。他有筆直的算樑。再下去是兩片乾枯而微張的嘴唇。唇周邊是多天沒理的鬍子。而他雙頰往內陷落，臉色泛起薑黃。

阿才雙手交放在腹上，再上一點是一梳圓圓的大肚香蕉。身上是一套較為像樣白底起藍條的睡衣。兩條腿穿上一對運動平底鞋。右腿直挺挺、左腳微微朝裡面彎。

哭乾了眼淚的阿香——跛子阿才老婆，頭髮紊亂，板呆的雙眼佈滿紅絲。她一直跌坐在阿才旁邊，一下子撫撫老公漸漸彊硬的手腳，間兒又為他整整身上的衣服。

跛子阿才死了，噩耗很快傳遍了整個濁水溝，許多人搖頭嘆息，許多人流下同情淚！

在濁水溝這片半市區半郊區的低達窪地，阿才算上老住戶了。他夫妻倆在這裡住上十幾年，就是沒生下半個孩子。

據說阿才原來有一個幸福的家。他家住在第一郡裴艷街。父親做什麼生意他從沒提過，母親是第四郡醫療中心的護士。家裡兄弟姐妹有多少則不得而知。

三歲那年，阿才發了一場高熱。幾天後熱退了，他一條左腿卻癱瘓了。經過一段時期治療，總算可以走路，可就是一瘸一瘸的。自此他變成跛子阿才。

十七歲那年，噩運又一次降臨——這次切底改變了阿才一生——他父母離了婚。

離婚後他母親搬了出去，阿才跟他父親在一起。後來父親有了一個新的女人，他住不下便離家出走。

跛子阿才有時候會去看他母親，卻是也沒住下。他跟一班年齡相若的流浪青少年混在一起，很多次為了睡在公共地方或參加爭奪地盤打起架給抓了，他父親去把他保釋

出來，但只在家住一兩天又走了。那是八十年代初。

那年代國家尚沒正式開放，人們生活還很艱難，一般正常的人想要找個工作並非易事。一個十幾歲，沒住沒所又跛的人如阿才要找工作簡直難比登天！阿才只能跟同一班難兄難弟三五成群在濱城市周邊一些大牌檔小食館向別人討零錢及吃別人吃餘的東西過活。

二十歲那年，在黎聖宗街一家小食館的老闆見阿才腿是有點瘸，走起路來倒蠻快，人也精靈而生了同情之心，決定把他收容。

跛子阿才白天在食館幹活，晚上睡在老闆在一條巷裡住宅門口步階上。過了不久，雨季來臨，又怕會遭地方抓去，老闆給了阿才睡到屋裡前廳。

生活有了著落，每月有了薪水，阿才變了頭臉，新的衣服、鞋子、手錶……手頭也有了一點積蓄。

跛子阿才勤敏耐勞又風趣。

有時空閒下來他喜歡說故事。這些故事當然脫不掉阿才流浪生涯所見所聞，再來便是他多少回給送到青少年教育中心受管訓，又怎樣逃走出來。他說的很驚險，很精彩——雖然有點誇大。

跛子阿才說有一趟給送到沿海縣去勞動。這地方飲水極為缺乏，尤其大旱天。那天有一個學員向看管（也是學員）討口水，看管睜開雙眼兇惡罵道：你他媽的，我要洗澡都沒水，那來的水給你喝？

跛子阿才生來喜歡作惡劇，捉弄別人。可以說這是他的特長。誰個只要給他釘上，都會成為他作弄對象！

有一次有一位老和尚路過化緣賣香，跛子阿才說要買，他拿了一大樁走到後面躲了起來，丟下老和尚站在門口乾等。碰上老和尚的媳婦曉得，索性代阿才付了錢。老和尚拜謝走了。阿才氣個半死，他將全部香枝燒起插在食館門外馬路旁。

有一次，一個賣唱老人到食館賣唱。如往日一樣，他在每張有食客的桌面放了兩包小糖果，糖果用白書紙包裹，外面加上一個圓紙封後開始唱起恐怕老人自己都聽不懂的歌。而一般食客在結賬後給他一點零錢，但很少人會去碰那些糖果。

但不巧那次，一位女食客帶了一個四五歲的小女孩。這孩子嚷著要吃糖果。女客人拿來拆開，裡面不是什麼糖果而是兩粒紅棗核。

大家傻了眼，客人倒沒說什麼，且丟下幾塊零幣走了。老人滿臉通紅，把全部糖果拆開檢查發現大半以上給換掉。當然阿才死不認賬。老人慘兮兮的說：阿才哥，要吃拿去吃，何必這麼搞啊？

再有一回，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乞丐拿了一小袋零錢來換整鈔，經跛子阿才一數，數目不符，少了。老乞丐早已懷疑跛子做了手脚硬要搜查他，阿才不肯給搜，蹣走了。兩人一前一後在馬路上追逐。跑了一圈回來，阿才才從幾個衣袋褲袋掏出一把零錢還給老乞丐。

有了工作，有了一點錢，卻改變不了他本性，一有機會阿才還是同那些難兄難弟聚在一塊，喝酒玩樂。

那年過年初二食館開張。老闆兒子為阿才拆字看兇吉，看時運。看後半認真半開玩笑對阿才說：你呵，今年恐怕有牢獄之災，你要多多小心慎重啊！

跛子阿才聽了哭喪著臉雙手連揖：大哥你別這樣說，可憐小弟啊！

誰料到沒多久，這句話竟靈驗了！

那天是剛過年不久吧，跛子跟一班好兄弟去喝酒，喝到酩酊大醉給攏扶回來。那時已深夜，剛倒下來，臭味熏天的吐滿一地。

第二天晚上阿才給老闆撵出門口，只好又鋪了草蓆睡在外面。

跛子晚上又跟他那班好兄弟混在一塊——他只在門口睡了幾個晚上。而由於晚上睡眠不足，白天打睏睡，阿才常惹來老闆臭罵。

一天，跛子阿才突然失了蹤。而老闆孫子一雙很新從外國寄回來的鞋子也不翼而飛。從他那班好兄弟口中證實阿才並沒給地方抓去，他現在在哪裡就沒誰曉得！

不料幾天後，幾個平時提供食館各種配材料、肉類、粉捲……派人拿了收據要來收賬才發覺上了跛子的當，他們倒楣了，阿才假冒老闆簽字騙走一堆東西。

從一些可靠消息；阿才並沒遠走高飛，白天他避到別個地方討生活，晚上悄悄回到第一郡歷史博物館對面白楊公園睡覺。

經多次追蹤，跛子阿才終於被食館的人抓到，給揍個半死後給放了。

不知死活的阿才竟又故技重施，跑到粉捲商哪裡拿貨。給抓了，並給送往南部一個教育中心勞改。在這個四面皆水，插翼難飛的地方他乖乖的撕足四百四十七張日曆，半張不賴。

按理說，跛子阿才是不敢致挺身走險的，他是給老闆趕去睡在門外後跟一個賣淫妓女搭上給惹上了性病，沒錢打針吃藥才搞出那捧事。這些事是阿才被抓後那些同夥們說出來的。

食館老闆念他初犯，再度把關了十八個月剛獲釋放出來的跛子阿才收容。可是過了沒多久阿才故態復萌，又丟下工作作江湖流浪漢去。從此阿才正式離開食館。

聽說跛子阿才吸了毒，被捉了送到福隆省富文農場，以後就沒有蹤影。漸漸的人們也淡忘了他——一個在熙攘人潮中曾浮現過的小人物！

幾年後，聽說有人碰到跛子阿才，他已四十多歲，靠一部舊摩托車在第五郡平西菜市場一個四岔路口載客謀生。

原來當年跛子阿才吸毒被抓送到富文農場一邊戒毒一邊勞動。在農場他看上了一個賣淫給抓了也送到農場的女人阿香。在富文三、四年，由於工作勤勞，不犯缺點，阿才獲準回家了。阿香也獲一塊離開農場。兩人得到一個一塊回家的學員幫助來到地處市郊的濁水溝，用幾年來兩人在農場勞動得到那一點積蓄的從別人手中讓來一塊不到二十平方公尺的違章地皮連地面上一間破爛木板小屋。

暫時的安居總算有了，再來自然是怎樣活下來。初時夫妻分頭四處打散工。有了一點本錢，阿香跟著鄰近一些婦女到批發市場批來各種菜蔬，挑進市區民區去賣。後來改用自行車，這樣比較快捷又不用太辛苦。再過一段時期阿才買了一部舊摩托車，開始在熱鬧的街口載送客人。刻苦耐勞了幾年，生活漸漸改善，小小木板屋也修葺的比較像樣了。夫妻倆最感遺憾是沒生下一男半女！

在濁水溝這一帶，跛子阿才算是個挺有頭臉的小人物。阿才有一張風趣的嘴巴，又蠻有江湖義氣，為別人排難解紛，樂於幫助別人。老婆阿香則待人接物藹然可親，更從來不會張家長李家短，所以也很得鄰近愛戴。

阿才夫婦沒有兒女，他們很喜歡小孩子。別的不說，一些糖果就從來缺不了。晚上有空閒，阿才搬了幾張小木凳坐在門口，孩子們則圍圍坐下等阿才分小糖果，聽阿才講故事——阿才有說不盡不厭的故事。

濁水溝這一帶向來極為複雜：貧苦善良百姓是有的，可雜居其中各種不良成份如販賣毒品、吸毒、拉皮條、賣淫、小偷、搶劫、賭博……為數也不少。

跛子阿才熱心地方治安工作。他常常自動去接觸這些份子。他苦口婆心勸導他們及早回頭，走向正途免有日後悔不及。

跛子阿才說：世上沒有所謂絕對好或壞人，好的人會變壞，壞人自然有朝覺悟成為好人，壞人要變好確實不容

易，有時要有人伸手拉他一把，從罪惡濘泥裡拉起，肯洗心革面又是好人一個！

一個年底深夜，大約凌晨兩點鐘左右，跛子阿才夫婦在酣夢中被一陣急速敲門聲驚醒。阿才老婆睡眼惺忪披上冷衣去開門。

站在門外是阿敏。四十幾歲，高個子，身材魁梧，身上雕滿各種紅紅綠綠的圖案。在濁水溝很少人不曉得阿敏——一個曾名譟遠近，特別危險的份子。四十幾歲，他有將近一半時光在監獄裡度過。最後一次為了爭奪地盤致兩批人馬互相歐打搞出人命，阿敏給判了廿年。勞改十五年，阿敏由於表現良好、勤勞、從不犯規而獲得國家特赦。

阿敏漂流了一段時期，他終於落腳濁水溝。碰上阿才，兩人一見如故，那晚阿香特別燒了幾味可口小菜，兩人把酒暢談。就這一餐酒，阿敏發誓從此金盆洗手，重新做人。

白天阿敏到平東碼頭當苦力，晚上參加地方保衛治安工作。晚上就睡在保衛辦事處。

有一天阿香家裡迎來一個卅幾歲的女人。這女人不算漂亮可也不難看。聽說她是阿香老家峴港同鄉。有兩個已十幾歲的女兒，丈夫兩年前去世。這趟到西貢看朋友卻無意中碰到阿香，把她帶來家裡玩。

那天天下著連盆大雨，阿才及阿敏都沒出去幹活，就在阿才家喝喝酒談天。阿香給他們作了介紹。天知道是什麼魔力驅使，沒多久這個女人出了點錢在這裡買來一塊小地皮蓋了一間很像樣的房子與阿敏同居。不久那女人有了孕，生下一個胖嘟嘟的小女孩，生活過得蠻幸福！

形色倉皇，話不成聲，阿敏說：才哥睡了嗎？我想麻煩他上兒童醫院，我小女兒發了高熱，到醫院急救去！

阿香還來不及開口，阿才已經穿了衣服，披上一件大風衣把車子推了出門外。阿才把阿敏夫婦及小孩送到兒童醫

院。轉回家天已將亮，脫掉風披，阿才說有點頭痛，他老婆怕他受冷感冒，忙拿了兩片藥片加一杯溫水給阿才服下，上床蓋上被子睡一覺。

天亮後，阿香見阿才睡的很甜想是昨夜太累，所以沒叫醒他而匆匆忙忙跑去大馬路小市集買了一條活烏魚及一些配料打算煮稀飯給阿才吃。

回到家裡將近八點半，放下東西走進房裡，他老婆才發覺阿才臉色不對勁，呼吸微弱，叫也沒回應，用力搖也搖不醒。

阿香慌了起來走到隔壁木匠忠伯。

忠伯立刻跑來，他看了阿才一眼，拉起他一隻手後放下，吩咐趕快找車子把阿才送到醫院去。

幾天醫院盡力搶救，阿才始終陷入深度昏暈，不會清醒過來。大夫說阿才給腦充血，人們管叫他中風。

阿才是於病發第五天半夜與世長辭。

他去的很安祥，平靜。他老婆哭得很淒慘，她悲痛的用頭撞向牆壁，幸而幾個鄰居及時把她硬的拉住，才免再搞出人命！

阿敏夫婦也哭得很悲慘。阿敏一邊哭一邊嚎叫：我對不起才哥，我把他害死，我對不起才哥，我害死了他！

濁水溝的人們都為跛子阿才之死流下傷心及同情淚！大家都自動放下幹活，幫助為阿才入殮、佈置靈堂、買花果香燭……。

明天，明天大清早阿才遺體將被送往平興和火化。明天許多許多濁水溝人們都相約為他送行！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完稿

一個故事

他和她邂逅是很偶然。

那年秋天他在S醫院看護生病的母親。那時他母親已踏進暮年，又累積許多年辛勞，致身體虛弱多病。經常要進醫院留醫。少則一兩多為四五天不等。

母親進醫院，白天是父親及一個弟弟一個妹妹輪流到醫院看護。父親年事高，弟妹年紀小，晚間就由他負責。

醫院規定，男性不準留院看護女病人。倒是 he 很會交際，女性病房幾位護士與他有點交情，特別准許他晚上留下來。

她說來治病是她姐姐，患了哮喘症。

夜很靜，兩人坐在病房外長廊一張長長的椅子。先是相互問候對方親人病情，再來是長夜聊天。

他告訴她：他家鄉在湄河南端，那裡有數不清大小河流，河上有數不清的小橋，河裡有吃不盡的魚蝦，有天際的綠油油或金黃黃的田陌。晴朗長空白鷺飛翔。故鄉有他底幾許紀念幾許夢！

他的家就在一條終年清澄如鏡的小河畔。

小河兩岸種了兩排鳳凰樹，樹幹粗大，樹很老了。老樹枝葉參天，覆蔽河畔一片片草坪，這裡很清涼，雖然南方夏天很燠熱。

夏天鳳凰花盛開，開的極豐絕，開的那麼紅。它也紅了天空、紅了草坪及小河。

放暑假，他常同一班朋友跑到河畔嬉戲、游泳。爬上樹上去捉叫的煩人的蟬。

沿著一顆接一顆的鳳凰樹的小河走，在遠遠那一端，那裡有一個疏落的村落，住了幾十戶人家，都靠打魚過活。

有時候他跟一群朋友跑到海濱，數著漆海藍色船頭有

兩隻大眼睛的漁船歸來於夕陽斜照餘輝。此時光，海面彷彿灑滿億萬點良光，很美麗。

有幾次他去看夜裡小漁港，是他父親帶著去。漁港夜晚充滿魅力！

小漁港緊靠海邊，有一條短短鋪了青石片的路，路的兩旁有兩排木棚，木棚蓋了椰葉，分割了一個個攤位。兩個攤位都掛了一兩口煤氣燈，一張桌子及一兩張椅子，一台地磅，一疊竹夢。這條路另一頭便是一個用許多粗大木條木板搭起來的碼頭。碼頭停了許多漁船，漁船也掛起煤氣燈，船倉裡，人們把一蘿蘿凍的冰冷的魚吊上甲板，挑魚苦力兩人一蘿，竹擔一挑，快捷健穩從搭板上岸，直奔魚販攤位，上秤，倒在水泥地上，又匆匆往漁船跑。

接下去是人們忙著處理一堆堆的魚：分類、分大小、整條美好的，爛頭破肚的。最後再裝上竹蘿上秤，那堆廢魚交給來收購的飼養場或農戶買回去作肥田料。一切完畢，早在漁港等候的機動三輪車或“林必打”把一大蘿一大蘿的魚運到各個市場去。

忙了大整夜，累了也餓了。魚攤盡頭有一塊空地，空地上有一排小攤子，小攤子專賣粹米飯、豬雜粥、黑豆粥、粿條……各式各樣小食。他最愛黑豆粥。一碗淋上一層白椰汁熱乎乎的粥，再要一小碟鹽炒花生米，不然鹵烏魚或者蘿蔔絲，鹹鴨蛋什麼的。

那個賣黑豆粥阿姨他聽到大人都叫她豆粥皇后，讚她漂亮。他不懂大人的話，但他會偷偷看她，她有很白的皮膚。說話聲音很好聽，笑時可看到她整齊潔白的牙齒。坐在小凳吃黑豆粥的男人也愛笑，笑聲很大，只是露出滿口又黃又黑的大牙，看起來很醜怪，倒胃。

天亮前人們陸續離開小漁港，清晨顯的一片寧靜，惟有晨風拂來還留有昨夜濃濃魚腥味。一群野貓爭奪那些給丟掉的死魚。

那一年，戰爭蔓延家鄉，他隨父母遠遷至一個陌生城市，結束了幼時無憂無慮的生活。故鄉路遙，於那些戰爭年代他兩度回去。

她問他：那後來呢？有再回家鄉嗎？

“回了一趟。”他有些悵惘說：“相隔二十年，故鄉沒甚改變，只小時友輩各散一方”。他也一衣歲月風霜，不再當年！

那天回到家鄉已深夜。三百幾十公里，越過美順及芹苴兩個渡口，踏上薄寮地界路窄了又崎嶇不平坦，客巴駛進車站已深夜十時。他算算在車上枯坐整整半天時間。

叫了一部機動三輪拖車，在微弱街燈投照下車子把他拉到一間旅舍。他還記得許多年前這是一條紅土路，現在鋪上柏油，兩邊都蓋了平房，農田不見了。

旅舍外面還有些像樣，房間卻極為簡陋陳舊。門一推開，一陣衝鼻徽臭撲來，使他不覺倒退幾步。貼牆一支0.6米光管，燈光昏暗，天花板上一把烏黑吊扇，扭開時發出悼人尖叫，之後彷彿老牛上樹，慢慢有氣沒力轉著，他沒有涼風感覺，就是火熱熱的。

靠牆置著一張四方桌上，一個裝滿白水的玻璃瓶，一個膠盤兩個膠杯。還有一個盛滿煙蒂的煙灰缸。桌上旁放了兩張木凳。

目光燈下牆上貼了一張廣告海報，彩色但許是日久了，變的跟燈一樣昏黃。那是廣告色酒罷，一個黃頭髮藍瞳眸紅嘴唇的洋女人，手裡拎著一個高腳杯，杯裡盛滿酒，前面一個酒瓶，當然外國牌子的酒。她裸赤身體，胸前展示一對高聳傲人的奶子。

房間裡沒有洗手間，洗澡也要到外面。他實在也累了，澡也懶去洗便和衣去睡覺。人還沒睡下來，床鋪因日久沒替換，留下的氣味令他難以入睡。破爛的蚊帳、蚊子整夜在他耳邊鳴個不停，襲擊他整夜沒好睡過，第二天天

剛發亮便起身了。

南國晚秋晨竟也有那麼一絲涼意，從海面吹來。他叫了停在四岔路口的腳踏三輪拖車送他進市區，在市中心下車。記憶裡的菜市場並不見多大變化，惟一只多了一座橫跨那邊岸的鋼筋水泥大橋。小時候那邊還是無際農田，及疏落茅屋。

從菜市場右拐不遠是天后宮（媽祖廟）。媽祖廟建於何時現在無從考證，不過最少已有二百餘年歷史。

媽祖廟至今保存二十世紀初重修的舊貌，建築宏偉，古色古香。媽祖廟是本埠及鄰近老百姓仰中心，人們來這裡祈求家道平安、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尤其佳節新年，更香火鼎盛。媽祖廟後面便是他小時候會讀書的學校。

媽祖廟馬路對面靠河邊是一個小小花園，園裏有許多盆景及種了很多各種花卉。廟裏有一位工人負責灑水施肥工作。

也許還很早，廟裏很清靜，他在媽祖及各神位上了香，添了香油。

從媽祖廟出來，繼續往右走，在這段路很熱鬧，兩旁商店林立，大多是兩層建築。左邊靠河邊，許多新房屋，右邊是幾十年留下老建築。這裡買賣農機、業油機、船機，絕大多數是舊貨。

再往前走一段路往右拐，以三岔路口走去，他小時候便住在這裡。若干年前這裡是一條小河，（16湧）小河從這裡匯入從媽祖廟前面流來的大河，另一頭流出海去。

他來到小時他家舊址，原來的三合大房子不見了，舊址上是一幢不中不西的兩層瓦屋，也很老舊了。當然前面的16湧給填掉，蓋了兩排背向平房。許多年前的夙鳳樹，草坪也消失了。

叫了部拖車順舊河朝前走，不曉得走了多遠，突然刮來一陣風，風裡帶來已很陌生又彷彿似曾相熟的鹹味——海

的味道——他竟來到許多年前的小漁港。他下車付了錢給車夫走了，他獨自走向海濱，踏著青面路，路已變成一條羊腸小徑，兩邊長滿蘆葦，白茫茫的葦花，一直伸到海濱。

昔年小漁港不見了，也許已經遷往別處。漁鄉也消失。晨風吹拂蘆葦沙沙有聲，似在向他訴說曾是當年的點點繁華。極目煙波，煙波深處倒還有一兩帆影杳杳其間！

逝去歲月彷彿使他一夕間石化為化石。

他靜坐一棵椰樹下那塊岩石上，若禪者入定。他不吃不喝，不守候什麼，不等待什麼，也不為什麼來！

晚秋日短，日影西斜，遺下幾沫餘暉若彩霞。他站起轉身離開海濱，走到路口才想起如何回旅舍，不料早上送他來的三輪拖車還在那裡，使他那樣驚訝。

回途他問車夫為什麼在那裡等他，車夫年紀跟他不差多少，皮膚黑亮。他說：你一定多年沒到這裡了。以前我家就在這裡漁村，漁港搬到別的地方，漁村也搬走，我沒走，留在市區幹這行業，好幾年了。

她說她家鄉在故都順化。很小便隨父母到南來。家住在芽皮縣。她是老三，頭上有姐姐及一個大哥。往下有幾個弟妹。

第二天上午她姐姐出院。臨別時留下地址，輕輕說：別忘記來看我啊！

當時他也唯唯點頭答應，卻並沒去。他想也許是一種禮貌上邀請而已，大家相逢萍水，過了一段時間，他淡忘了，沒料那麼巧，兩個月後，他與她再一次偶逢，在西貢黎利書店門前。

他是有點尷尬，從她眸光他讀到一絲責備，她說：“我一直等著，你沒來？”

“我最近較忙。”他避開她眼光。

他曉得她不會相信，但她沒再說什麼。

他陪她進書店買了一些學生文具，是買給正在上小學

的弟妹。送她往新順公巴站，他說：“我一定去看妳。”

他終於去了，那是幾天後的一個下午。

要前往芽皮縣（現在的第七郡）。他從第一郡穿第四郡過有百年歷史的新順老鐵橋，過新順加工出口區，沿著十五省道再走一段靠左邊有一條很窄鋪滿碎石的小巷子，到盡頭有一個池塘，池不深，池裡養了魚，水面有粉紅色荷花。她家就在魚塘一側。前面種了錦葵，滿密枝葉築成一道籬笆，一朵朵大紅的花，開的那麼豐盛，那麼動人！

她已見到他，他也見到她站在木柵門前

風從西貢河吹來，吹起她黑亮柔軟的長髮，髮絲如絮輕吻她圓圓的臉，散落雙肩，胸前。她有濃而不粗的雙眉，有圓亮的眼睛，適中的鼻子，豐潤的嘴唇，她笑時兩頰漾起兩個小酒窩。她穿了一件淺蛋黃色貼身襯衫配了深藍色女牛仔褲，胸脯豐滿高聳，她不屬於嬌媚那型女孩子，她卻有使人難以抗拒的魅力！

他把機車停在院子一角。

她家是一幢普通平房，六米左右寬，他猜長度有十五米罷。房子坐落院子中間，兩側有通往後院的小徑。後面一條溪子，潮水從西貢河流進來，溪邊種了幾棵椰樹，樹上長滿椰子。

客廳很大，裡面貼牆放著一個一米半高的紅木玻璃櫃子，櫃裡放了幾瓶國產色酒，一套茶具，一個熱水瓶。櫃頂安放了一套燭台一個銅香爐，再裡面放著幾個相框，框裡是幾張老人相片，往上是聖母瑪利亞抱著聖嬰的塑像。

他見了她父親——一個五十幾歲身材橫短但很粗壯，很好客，很愛笑，說話聲音很大，家鄉口音很濃的順化人。她告訴他：她父親在距離這裡不很遠一個天主教堂幫神甫修修園地，種花剪草，義務工作。母親及二個姐妹在芽皮成衣廠打工。母親做燒飯工作。一個哥哥在市鎮機械廠做技工，其他幾個弟妹還在讀書。她暫時沒有去工作，留在

家裡煮飯給父親和幾個小的弟妹。

以後許多個日子的下午，他常與她坐在向窗子的桌子聊天，窗外滿園錦葵盛開。

他喜歡那麼專心看著她圓圓瞳眸，去追尋令他神往故都斑斑蘚痕古城宮影、香河舟歌、荒涼帝王陵。他希望有一天作故都之遊。

他和她有了約會，那是第二年新年過後的事了。

他在距她家不遠一個地點等候。他們去芽皮市鎮玩，到西貢市區逛街，有時去遠的地方如邊和寶龍山則是她母親休假在家，她不用為家裡燒飯。

過了不久，她母親辭掉工作在家裡，她要找工作。他介紹了一家成衣合作社，工資也可以，而他也給地方政權從體育部門調往當時很旺盛的信用合作社去。他們在一起的時間都安排在星期天或休假日。

每次在一起，她迎來他貪婪的熱吻，激動，近似粗獷的愛撫。但他始終沒有超越那條無形界限。

再兩年後，她結婚了。

他參加了她結婚典禮。他無法瞭解那天的心情，可他肯定自己醉的很清醒。一向酒不勝飲的他那天實際際的喝了不少，他想醉！

婚後夫妻倆暫時住在她家裡。她照舊去工作，她男人去買賣滑機油，柴油。

再隔了一年，新順加工出口區覆蓋了她住家那區域，她家給分配到距離這裡四五公里外新住宅區，她分到自己的房子。

他沒有再去看她。他得知她生活過得並不幸福——那是幾年後他從一個她的朋友那裡來的消息。她從來沒向外人傾訴，包括她家裡的人。

她男人原來是一個不拘不折的酒鬼，常跟一班同道中人聚在一塊，三天兩醉，回到家裡還經常鬧事，打罵老婆

兒女。幾趟在途上碰車，頭破血流，臉上縫了五六個針痕，但還是死不離酒。

他默然，心頭一陣陣絞疼，也一陣陣慚疚，可又能做什麼呢？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廿日重修

愛

一個早上，如往日一樣他悄悄地從後面把雙手輕輕擁住站在櫃子貼牆鏡子梳頭的妻。驟然他發現她頭髮又增加了不少白髮。他知道平時每三個月妻上一次店子染一次髮，這回才兩個月多幾天，似乎白的快了，他心頭感到很疼、也憐愛！

他還清楚記得，許多年前，那個初戀的時代，妻有一頭黑亮長髮，長髮很整齊披在肩上、胸前。她有一雙圓圓的眼睛，不算高卻很筆直的鼻樑，兩片豐腴的紅潤的唇，配上適中的身段，優雅中流露可愛的青春！

他和妻雖沒古代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兩人倒是很早便相識了。

那一年，他家庭從南部金甌遷到西貢，不久後在朋友介紹下他父親在西貢菜市場附近一條巷子租了一個九平方米小房間把一家大小安頓下來。他首次見到她——一個住在隔鄰胖胖的女孩子。那年他十四歲，她小他好幾歲。她有一個姐姐及一個瘦瘦的弟弟。

巷子裡是一排十間相連怕至少也有幾十年屋齡的老平房。暗黯的石灰牆壁斑斑剝落，裸露裡面暗紅磚塊。

十幢房子之中除掉幾家比較富裕的煙枝代理外，其他不是兩家合併也是把屋子隔成一個個小房間出租。通常幾個家庭二十幾個人口擠在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大熱天，人們都在門口打麻包袋釘成的帆布床露天而睡。

安頓了家庭，他父親向一些朋友借來一點錢，又向別人買到一輛半舊手推車，推到附近一個路口擺賣紅綠荳冰等冷飲。

他最先在提探街一家豆腐店打工，後來跑到堤岸一家機械廠當學徒。兩個弟弟給送到他家附近一所華文學校讀書。但弟弟們的學費經常繳不出，幸而那位姓韓的慈祥女

校長見憐，給以分期繳納。

巷子裡住著那些貧苦勞動人家，經常要靠貸高利維持生活，他家庭也不例外。

高利貸就是一個高高瘦瘦黑黑，兩道眉毛中間點了一點白灰，白灰中間加上一紅點，撐著一把黑色大雨傘的印度人，大家都叫他大耳洞鬼或黑鬼。

貸這種錢一般都是要付二成利，且先付。還要加一份拜什麼神的錢，又每天將貸款回收，貸款的人拿到手裡的錢已給二折四扣，只能救急，別無用途。但貧苦的人除此之外也別無可走的路。

錢拿到了，他父親立刻付了租住房的錢，兩個弟弟的學費。餘下來作生意本錢。

過了兩年，生活較為穩定，他給父親叫了回來，要他在家溫功課，準備再讀書。

六四年夏他進入西貢菩提中學再續中斷多年的學業。越文學校是半日制，他有半天時間幫家庭幹活。

巷子裡女孩子不少，也有幾個對他蠻好，他獨喜歡她。他喜歡她明亮的眼眸，他也愛她優雅嫋靜，她對他也很要好。許多個星期天，他花兩三個小時陪她坐在門口小凳上，等她把洗淨的運動鞋曬乾。

十六歲那年，她父親去世。

而他和她步進少年時代的初戀——在那個難忘的秋天。

初戀是那樣純潔、綺麗、神秘，若天際雨後七彩的彩虹。

他和她開始有了約會，地點是離他們家不遠的公園。兩人並肩午後樹蔭底長長的小石徑，坐在石椅，前面幾棵粗大的鳳凰樹，艷紅的花朵開滿樹上，繽紛了草坪上。

他告訴她南部家鄉屋子旁那條小河兩邊有一排排鳳凰樹，夏天也開滿紅紅的花，那裡有他童年許多紀念。

她靜靜聆聽，良久她低聲問：

“你一定很想念那地方，是嗎？”

“我很想念那片土地，有一天我會回去，一定”他握著她的雙手，有些激動的說：“那一天妳會陪我一塊去嗎？”

她沒收回雙手，只低下頭，他看到她雙頰很紅，彷彿那樹上的花。

那是個快樂的秋天，她是第一個送照片給他的女孩子——一張使他陶醉的照片，明亮的眸子，淺淺的笑靨，穿的是西貢明德學校校服。

她也給了他人生第一個初吻，甜甜的、深深的。

初戀的快樂並不長久，突然間他掉進痛苦裡——她拒絕他的約會，對他不理不睬，並且將他寫給她的信和照片全部退回來。

他繼續給她寫信，每封信抄了那首她愛聽的歌曲“不了情”，她半紙隻字都沒回音。若干年後她才告訴他“她看到他有許多女朋友，怕有一天會更痛苦，不如先分手。”

再相見，時隔三年，相見她已是婷婷玉立的少女，他則來自烽火硝煙的四月。

再相見是更深切更熾熱的愛！

她已中學畢業，正在堤岸梁如學街國際裁縫學校學裁縫。

他常到學校找她，她在學校樓梯與他見面。相見他緊緊擁著她，那麼狂熱吻她豐滿的唇，使她幾乎不能呼吸。

兩人相愛的事終於傳到她母親耳裡。竟帶來她母親強烈反對，也牽繫一段多個世代以前的恩怨：原來他們這兩個姓氏在中國乃比鄰，不曉得那一年代，那邊村子的姑娘嫁到這邊村子，跟隨嫁妝有一個魚塘。隔了幾代，那邊村子要把魚塘討回去。這邊村人拒絕，兩村發生多起衝突。

好像事情搞上府城去，最終怎樣判決他不知道，但兩姓族人不准通婚的禁令卻落到他兩人頭上。

他和她不能接受這種看來無理阻力，這是鄉野傳說，與出生於這個國度的一代根本毫無瓜葛關係。

她母親更堅決，雖然他父母多方託人說情及族人相勸。她母親不準她再上學，不准兩人相見。

最終他們也達到相愛心願，愛的力量衝破重重阻力。

那是六八年十二月八日晚，兩人擁在一起，遠處間兒傳來“隆隆”炮聲，碧空無月，滿天星斗分外明亮，恍若正見證兩人永恆的愛及靜靜的祝福！

得到她母親諒解已是幾年後的事，而老一輩盡釋前嫌則是他母親生病住院，她母親到來探望，“兩位老人顫抖的握住雙手，良久良久說不出話的事了！”

歲月如歌，人生如夢，一轉瞬四十多年，四十年短於亙古年輪，卻漫長於人生途路。幾許紀念、幾許悲歡苦樂，幸福的歡笑、哀傷底淚影，雖已塵封卻猶若昨夕，翻開一頁頁，數不盡：

八十年代初兩個弟弟遠赴歐陸定居，妹妹與弟弟先後成家立室，生活尚算穩定。他則脫離家庭投身地方工作，八九年才辭職。

這時正值國家政策開放，許多國外企業紛紛到越南投資，他進入一家台灣公司做事。

他的工作不很忙，待遇也不低，可是經常到處出差，從南到北。每一趟多為半月少也三五天不等。

他在外頭做工，妻要挑起家庭責任。又要經常面對作為人媳許多難言壓力。

九三年，經幾年苦幹，有了一點積蓄，他辭掉外國公司職務，成立一個小小企業從事機械生意。

兩年後，得到父母同意，妻將家庭生意交由他弟婦管理。並開始在小企業幫他看管生意，他也可以跑去外面與

客人打交道。

不知不覺竟又十幾年頭。這十幾個年頭於他乃是多變的歲月：

九七年中旬他母親去世。

次年七月妻母親去世。

二零零五年一月他父親突然逝世。

這年十月妻的三姐也病逝。

至此他和妻都成為失去父母的孤兒。

每年春節他總會回金甌一趟，陪他是妻及孩子們，從九十年代到現在。不過來去總匆匆，他純粹只為了尋找一點滴昔年紀念而已！

七十年代誕生的一代已欣欣長成。他們是祖國統一，和平盛世長大的一代，且都受了良好教育，有的已成家立室，孩子也上學去了。

老去歲月，老去青春，他和妻鬢髮早已飛霜，額上倉桑難抹。

他所經營的生意日漸穩定，孩子們已能代他擔負一些工作。他全力管理市郊一個小工廠，這裡主要機械組裝與維修工作。

二年前妻踩傷了腿部，在一次早上運動，幸而傷勢不太嚴重，傷痊後他與孩子們說服妻上工廠陪他，早去晚回，這樣可做午飯夫妻一塊吃，且工廠有空擴地方，種了不少樹木，既可多些運動又可呼吸新鮮空氣，有空閒他亦不致於寂莫無聊。

“你在想什麼？有什麼事情嗎？車子來了。”妻輕輕推他一把，眸光關懷的說。

“沒有，沒什麼，時間過得真快，走吧。”他自重重思維中回到現實，他陪妻走出巷子。

車子朝市郊開出，如平時一般，他總愛伸手握著妻的手，手那樣溫暖，多少年如是。

翠 玲

整個夜裡翠玲一點睡意都沒有，她只靜靜躺著。她有欲哭的衝動，欲哭不起，想笑，也笑不起。上旁是文雄，正沉入似乎極度滿足後的夢裡。

床頭小睡燈淡黃燈光照著他的臉，兩道粗濃的眉，平時大而圓的眼睛，現在閉上，豐厚的嘴唇，唇上粗短的鬍子，他的鼻不好看，偏了一點，但他是個有魅力的男人。

她知道文雄已不年青，四十幾歲啦。他自己也自嘲說：我這個年齡，不算老也不再年青，該怎樣說呢？她回嚼他的話，她也看到他眼底下有了浮腫的眼袋，額上清淅的歲月風霜皺紋，還有鬢髮間夾雜絲絲銀髮。而這個男人使她首次體驗到人生一種顫抖及疼痛，那個感覺來於她三十幾年輪後，她那樣虛脫，有性的快感嗎？她很為迷惘！對文雄她是為愛而獻出仍或只為抑壓許多年後那種對性需求的釋出，仿若沉睡多個世紀的火山，剎然爆發！

翠玲想起了，十幾年前在南部一個城市的一個飯店，那個晚上志清在她房間，同她睡了一個晚上。

那年剛滿廿一歲，她同比她小兩歲的妹妹翠珍從東部靠海的家鄉跑到西貢找工作。兩人一塊在一間酒館當服務生，兼陪客人坐檯。

在這裡翠玲遇到志清——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中等身段，方臉大眼，他不大喝酒，談吐幽默，同座是幾個台灣朋友。

志清似乎很注意坐在他上旁這個女孩子，他簡單的問了翠玲家庭環境，生活及工作情形，臨走時遞給她一張名片，說有什麼需要可跟他聯絡。他說：“這裡工作對妳似乎不很適合。”

隔了幾天，翠玲給志清打了電話，她和他在她住處附近一間咖啡廳相見。後來志清告訴她，那次見面，她真美，純真的美，她的眼眸明亮得使他有點暈眩，她雙唇豐潤紅潤，笑時很可愛，不笑時抿著嘴更可愛。

志清為翠玲安置了一個環境比較好的住處，不久她開始到他公司上班。那時公司參加在南部一個商展會。她跟志清及幾個男職員一塊南下。

白天大家全集中在商展會場，晚上下榻在市中心一家飯店。幾個男職員分住兩間房間，翠玲單獨一個房子。志清睡到她房間，翠玲當時心情很複雜，既害羞又害怕。她與志清的關係是上級與屬下，但又有一種微妙關係，他擔負了她在外邊的生活。

但令她有點不解的是，志清並不會對她有任何越軌舉動，洗過澡，跟她聊了一陣子商展會操作，使各自上床睡覺。

志清那種屬於中年人的體貼、慰藉、照顧漸漸使翠玲對他產生了情感，而她的花樣青春也給他帶來許多歡樂。

這種特殊關係竟維持了十年，雖然這些歲月裡她和他有兩度分手。十年翠玲付出少女的青春及愛，她有了平靜安定的生活，志清也很愛她，但除了物質與精神，卻是無窮空虛，而她是一個人，正常的女人，她也有性慾的要求，但每當兩人肉體與肉體的接觸與撫摸，她性慾給推上高潮時，他總是到點為止，使她恍若掉進一種飢渴的深淵！每次志清回去後，留下無比孤獨，她曉得志清是愛她，但更愛他的家、事業。在愛裡她可見到七彩之彩虹，彩虹美麗，卻永遠捉摸不到！

神交十年，兩人終於分手，分手時，彼此還無限眷戀十年綺夢。分手當然也痛苦！

翠玲悄然回家鄉，結束十載作客西貢。她妹妹嫁給一

個外國人，到外國去了。

有幾次翠玲有事到西貢，他們相約在西貢河畔一個幽靜的咖啡座相見，大家聊了生活情況，志清問她：“為什麼你還不結婚？”

她感覺心頭絞痛，為什麼她不想結婚？對她，少女時代的幻夢早已隨歲月消逝而遠去，現在她只盼望有個家，有個能相依為命的男人，生一兩個孩子，過平平凡凡的生活。可是……

“三十幾歲的女人，老了，還有人要嗎？”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對不？”志清不禁握著她的手。他是內疚與懺悔，應否悔當年？

翠玲雙眸泛淚，她極力使淚不掉下雙頰，只黯默，低低嘆息！

暫短小聚，她和志清細數昔年片片紀念，歡樂的及不快樂的。他們知道他們是不可能為已褪色的舊夢再寫另一章，最後在悠揚又幽怨的歌聲中緊握雙手，道別！

跟志清分手後，這些年，翠玲也有過出去交遊，認識一些異性朋友，這些人裡面有的年齡同她相彷，大或小一點，有的已有家室子女，離婚，分離了也有，有些一見面便色眼巴巴，毛手毛腳，腦袋瓜就只想跟她上床，令她心惡到想作嘔。好的不是沒有，只是見面一兩次便失蹤了。

盼望帶來失望，冷卻了心使翠玲推卻那些渺茫不著邊際的交遊。有時候她懷疑是否志清刻在她心裡的影子太深，她找不到可代替的別人。每當這樣會努力去恨他，之後又找種種好處去原諒他！

十年，有數不盡之戀情……每趟志清出國，她朝夕在住處等他電話，那時光越南尚沒手機出現，幸好當時她就住在他曾經唸書那所大學附近，他先前和校務處那位相熟

的女職員疏通，電話打來，請她跑去通知翠玲，她趕來接電話，有時只幾句低聲問候，表示懷念，她感到高興、甜甜的！

記得一年中秋節，翠玲獨個兒在小房裡等志清，她在地上點了一個心型小蠟燭，剛巧志清來了，感動的將她攬進懷裡，兩人擁在一起，她閉上眼睛，迎上他深深的吻！

認識文雄是在一次過年，她參加一家旅遊公司春節中國七天六晚旅遊的事。全部旅程為杭州、蘇州、上海及北京，來回都從廣州轉機。聽說這時候中國很冷，本欲不參加，但新年閒得發慌，硬著頭皮插上一脚。

大年初二，旅遊團在胡志明市新山一國際機場集合，團隊共四十幾人，有人在旅行社集中由該旅行社專車載來，有人自己有車子送來，一部分打的。

在機場領隊兼導遊是福哥，中等身材，稍瘦，鼻樑架上一個厚厚近視眼鏡，年紀四十來歲。他熟練的為團隊辦好海關手續。

班機於早上八點起飛，降落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在這裡辦好入境手續，大家在機場等待飛往杭州班機。

第一次來到中國，飛機飛臨廣州，她位子坐在中間看不到從空中俯瞰這個中國南方大城市，她看到是機場，它給翠玲感覺：機場很大、很現代，往來是擠湧，匆忙的人群，人群包含各種膚色族群。

白雲機場滯留足足四小時，大家都餓壞了肚子，導遊福哥跑去KFC速食店買回來麵包烤鴨肉，還有飲料，大家肚子才安靜下來。

傍晚六點半左右在杭州甘蕭山機場著陸。

杭州這時候氣溫零度以下，外面又刮起一陣陣冷風，大家可看到一些房屋屋頂，樹樺上，枯黃草地上一層薄薄雪花，雪花也飄在冷風中，輕忽忽。

在蕭山機場大廳大家看到他們旅行社派到中國的另一位導遊，他與福哥配合這個四十幾人的團隊在中國行程。福哥為大家介紹，他是文雄，越南北方人，會講中國普通話，此行在各個景點他會作詳細解說。

首次見到文雄，翠玲知道他至少也是四十歲以上了。不過個子蠻高，體魄很壯健，一頭粗厚頭髮，鬢髮間已有參雜白髮，方正的臉，眼眉很粗，眉睫下一雙應該富有魅力的眼睛，嘴唇有點粗獷，有點乾則也許是寒冷之故吧。他操一口越南北方純正口音，由於團裡有一部分是華人，福哥說廣東話，文雄說的是帶有濃厚北部語音的普通話。

走出機場大廳，外邊極冷，又刮風，導遊在吩咐大家穿上禦寒外衣。他們忙打開行李箱、手提袋、大毛衣、皮長衣、羊毛外衣、手套、圍巾、皮帽……穿戴後，還是很冷，尤其面部，講話口中噴出白煙，像在電視看到一樣，蠻有趣。

旅遊社大巴來了，團員紛紛緊速上車，車上有暖氣。車子直駛往酒樓吃晚飯，飯後回預先訂好的飯店。

導遊福哥及文雄為團員分配房間，翠玲單一人，她與一個也是單身女旅客同住。

大夥人拉了行李，排隊在電梯口等著上樓。人太多，有人住在五樓，有的六樓。翠玲五樓，五一二號房。電梯在五樓停下，翠玲跟一部分住在五樓的團員走出電梯，出了電梯是一條長廊，相對電梯門口有兩個指示牌，標示每個房間號碼，翠玲往左拐，走過幾個房間靠右手就是五一二。插了門卡，開門再把門卡插在洗漱間旁邊插，燈亮了。同住的女孩子緊跟後面也進來，順手關上房門。

這時翠玲才有機會打量這位女同房：廿一二歲，矮矮胖胖，圓嘟嘟娃娃臉，單眼皮，偏鼻子，小圓嘴。她化妝

太濃；眼眉畫得又黑又長，假睫毛，紅嘴唇，蓬亂的頭髮染得赤黃，耳朵掛了一雙又圓又大的耳環。

她把披在身上大皮衣脫下，裡面一件白色裙子，裙子又小又短，上截只能穿到半胸，露出大半雪白的胸脯，中間乃深深乳溝。走起路雙奶有節拍的晃動。裙子下擺過短，梢一走動豐滿的屁股展示無遺。再下是長幾及膝的襪子及長皮靴。庸俗打扮，失落原來春春。

這個小女孩進房後便給朋友打電話。說話聲音既大又嘻嘻哈哈，翠玲猜測她在跟一個男孩子講話。翠玲一向不喜歡吵鬧，她暗忖，跟這女孩子住在一塊真個活受罪！

終於電話掛了，她把大皮襖穿上，羊毛風帽，絨圍巾，同翠玲點了個頭，匆匆出去了。

翠玲鎖上門，先在洗漱間浴缸一面開水，一面調整水溫。洗了個澡，一天疲累似乎消除不少。翠玲換上一套水藍色閒衣走出洗漱間，一面用浴巾擦著頭髮。

門鈴叮噹一聲，翠玲以為同住的女孩子轉回來。門開，站在長廊是導遊文雄，兩人都感到很尷尬。倒是他先開口。

“對不起，打擾妳，這是妳們兩位明天早上自助餐餐券，時間早上六到八點半。”文雄把餐券遞給翠玲：“不過大家別太遲，最好七點之前用餐，七點半下樓退房，準八點出發，幾個景點參觀時間很緊。餐廳就在二樓。”

“好的，謝謝你！”

“我差點忘記，妳單獨一人對嗎？今晚有打算到外面逛逛沒？”文雄並沒立刻離去，他望著翠玲。

“原先約好朋友臨時有事情退出，沒來，外邊很冷，我怕冷，不想出去。”

“別怕，不會太冷的，離這裡不遠有間杭州很出名的西子龍井茶坊，他的茶是一品的，而且設置優雅清靜，我想請妳去嚐嚐，包妳喜歡！”

“哦，不麻煩你嗎？”翠玲有點猶豫，但一個人也單獨無聊，終於答應了文雄。

“那好，我先把餐券發了，一個小時回頭接妳，妳先準備一下。”文雄顯得很興奮，走了。

鎖上門，翠玲把行李箱打開，把帶來的衣服一件又一件拿出細看。心頭有些緊張，有些亂，許多年了，她沒有這種感覺了。在衣櫃鏡子，她試了又試，最後決定選擇，紫色絨毛長袖衫，淺藍牛仔褲，不過裡面加一條尼龍緊身黑褲，這樣不會太冷。

換衣服時，翠玲仔細端詳鏡中的自己；她的面容沒太多變化，只是眼睛已出現幾條幼淺魚尾紋，眸子已不復許多年前的明亮，她的唇倒尚不失持有的豐潤。眼光往下滑，本來就沒那麼豐滿的乳房有點鬆馳，微微下垂。小腹還好，光滑平坦。翠玲突然感到眼睛澀澀，兩滴淚在不知不覺掉在面頰，她深深體會歲月對女人是殘酷這句話，她已青春不再！

她默默穿好衣服，輕輕抹去淚痕，在鏡前略施脂粉，再在鏡子仔細對自己打量一會，門鈴響了。她把厚重的黑色大棉襖穿上，圍上深紅圍巾，順手拎著絨帽。開了門，文雄站在門口，高大魁梧，穿的是赤色皮大襖，兩眼望著翠玲，使她心跳得很厲害，竟有點手足無措，許多年，她沒有這感覺，除了當年初次與志清約會。

“妳漂亮極了！”兩人相對站了一陣子，彷彿從某種沉醉醒來，文雄低聲說。

翠玲忙把眼睛轉開，不敢迎接他使她心顫的眼光，她

只裝著沒聽到文雄的話。

走出電梯翠玲將門卡寄給櫃檯小姐，她與他並肩走出飯店。突來冷風，翠玲不禁打了個冷震，文雄連忙伸手摟住她，低聲問：“很冷嗎？”

翠玲沒說話，只輕輕點點頭，她感到文雄攬著她的手有一種難拒的力量，一種男人的溫暖從他的手透過她的腰傳進她身體。她不禁靠著他胸膛，兩人依偎著慢慢往前走。

西子龍井茶坊在飯店右邊不遠交口往右拐再走一段路便到。

才八點鐘，路上已冷清清，行人稀少，間中一兩輛小轎車飛馳而過，濺起路上積水，他們走在靠牆處，且行道較高，不致殃及。今晚不下雪，路旁還殘留不少積雪，一堆堆。

西子龍井茶坊，中國宮庭式建築，紅牆綠瓦，金碧輝煌，漆金字號，屋簷下掛了一排紅色燈籠，紅柔柔燈光，大門進口掛上一道厚重半透明門簾，它擋拒外邊凜凜風寒。

茶坊裡一片溫暖，門裡一個很闊的大廳，大廳左右廂各有一套仿古長沙發，一張檀木長几，上面一套紅瓷茶具，若裡面客滿，來客可在大廳稍候。牆壁上掛了幾幅有關中國茶道起源，書法，佈置精緻。

穿粉紅色繡花旗袍，漂亮的女接待笑容可掬迎接翠玲和文雄，問了來客人數便走於前面帶路。

走過大廳踏上一條寬約三米的小徑，小徑鋪上青色大理石片，石徑左右旁乃兩排小房間，兩人在左邊一間房子停下，女接待為他們開門，他們進去後，她代客人把鞋子放在一邊的矮木架。

房間有六平方米，天花板吊了一盞淺棕色紗燈，把小

房間照得柔和安靜，幽雅。木夾地板也棕色，正中一張矮茶几，上面放著一套精緻深棗紅茶具，一個盛茶葉添金鐵罐，一個盛水的玻璃瓶，文雄說水是從一口有幾百年歷史的古井打的，很清甘，泡出的茶味道特別好。另外是一個小瓦斯爐，給客人自行燒水泡茶。房裡播著輕輕，悠揚古典音樂，不會打擾茶客談話，聊天。

文雄告訴翠玲，他是當了導遊，經常到中國才學會喝茶，他愛這裡給他的寧靜。

文雄告訴她，他來自越南北方可愛的鳳凰城海防，老爸是一位退休教職，母親已去世，家裡共兄弟姐妹五人，他是老大。他唸師範大學，畢業後，教了幾年書，娶了大學時代女同學，也是同在一個學校教書的同事。

夫妻倆每月得來收入維持不起他們及兩個女兒四個人的生活，文雄辭去工作，聚合一筆小資金走起邊境貨。做生意並非本行，不久把本錢虧光，他只好跑到河內找工作，幾年過去，沒什麼可觀發展。偶而碰到一個老同學，他在旅遊工作，旅遊社經常組團往中國旅遊，正在徵招導遊，文雄懂中文，會說普通話正合要求，雙方一談即合，文雄正式當了該旅遊社導遊。一幹幾年，工作是辛苦，又經常沒在家，為了生活，沒別的辦法。現在愛人在海防市一個初中學校當校長，大女兒唸外商畢業，現在在河內一家外國公司工作，小的唸大二，農林料，家庭生活已很穩定。

翠玲也簡單的告訴文雄自己生活情況，文雄沒插口，靜靜聆聽。

那晚離開西子茶坊夜很深了，剛踏出茶坊猛烈北風刮得翠玲眼睛似乎睜不開。她把帽子拉得低低，兩手雖戴了手套還冷冰冰，她忙把手插進大衣口袋。文雄伸手把她擁得緊貼自己身上，兩人真有點一雙情侶的樣子。

回到飯店，取了門卡。文雄送她上樓，走進電梯，文雄把翠玲扳過來，雙手把她環腰摟住，她還沒反應過來，她的唇已給他的嘴貼住，他的吻那樣灼熱，使她差點透不過氣來。

電梯停了，在五樓，也許已停了一陣子翠玲才發覺，她輕輕推開摟在她的腰那雙令她窒息的大手。走出電梯，她低著頭，她感到她面額火熱。

“再見！”在五一二房子停下，翠玲轉過來輕聲說。她不敢看文雄眼裡投來情深的眸光。

“再見！玲，謝謝你！”他握著她的手，留戀的，久久才放開：“明天見！”

等文雄走進電梯（他在六樓），翠玲用房卡開不了門，按了門鈴。過了一會兒，門開了，同住的女孩子睡眼惺忪為她開門，她穿了件粉紅色羊毛絨衣，臉上化妝洗淨，似乎回復少女的純美。

“謝謝你！”

“玲姨，你同文雄叔叔去玩對嗎？有什麼節目？”她快速跑回床上，拉上棉被蓋住身體。

“嗯，去喝茶而已，你呢，剛才去哪裡呢？”翠玲吃了一驚，沒想兩人出去竟給她見到。

“我有幾個同學，他們在南京讀師範大學中文系，新年回越南去了。幸而有兩個留下，他們從南京趕來，拉我去吃東西，樂死了！”她翻過身側身望著翠玲：“我是美絨，玲姨，你叫我小絨行了。”

翠玲把大衣掛進大櫃，拿了睡衣進洗漱間換了，洗漱後上床了。

美絨很快又睡去，翠玲卻一點睡意都沒有，文雄深深的吻，一種男人熾熱，他來得那般突然，使她無力抵擋！

剛要閉上眼睛，志清的面容驟然出現，她心頭不禁顫

晃起來。志清來於她花樣年華，那些歲月，她曾陶醉於他的愛，他的溫情，那些使她難忘的回憶，竟一幕幕，一頁頁重現腦海。志清，多年分別，翠玲知道，她還很愛他。

快天亮，翠玲才朦朧睡去，也朦朧中醒來——是小檯上電話把她喚醒。望望小檯鐘；六點半，她的手無意按在枕頭，吃了一驚，把手抽開，枕頭濕了一小片，是否會淚流短夢，為一段喚不回的愛？

美絨比她早起，一切停妥，她關懷的問：“不習慣嗎？玲姨？昨晚看妳不好睡？”

“謝謝妳，美絨，是有點不習慣。”翠玲一邊把棉被疊好放在床頭，一邊說。

翠玲注意美絨，今天她穿的是一件橙紅毛絨長袖衫，深藍牛仔褲，平底皮鞋，圓圓的臉只薄薄脂粉，戴上一頂紅絨帽，白羊毛圍巾，一派青春活潑。翠玲開始對美絨產生了好感。

取了電視機一旁的自助餐券，從電梯落下二樓。餐廳很熱鬧，裡面有了不少她們那個團的團員，把餐廳券交給服務員，兩人各自揣了碟子去取愛吃的東西。

翠玲吃炒飯，加幾片火腿，一杯熱豆醬，最後一杯熱茶。美絨揣了火腿，烤麵包，乳酪，一杯咖啡牛奶。一邊把碟子放在桌上，一邊嚷：“餓極了！”

文雄及福哥忙著關照團員，遠遠望見翠玲忙走過來：“昨晚睡得怎樣，還好吧？妳要多吃一點，冷天氣，肚子很快餓起來。”

“謝謝你。”低著頭，翠玲不敢看他。

等大家都安定下來，文雄才捧著一碟炒麵加青菜，一個烤雞腿，另外一杯熱咖啡。

早餐完畢，旅遊團進行退房，拉行李。行李放在旅遊大巴下層。

今天天氣一樣寒冷，雖然外間有很好的陽光。而今天旅遊節目為：遊杭州西湖、岳王廟、西湖泛舟、參觀一家龍井茶加工工廠，並在這地方用午膳。

下午遊杭州宋城，觀賞中外盛名的大型華麗堂煌的歌舞表演“宋城千古情”，這節目是自費，沒包在旅遊行程表。

之後旅遊團往下個節目：蘇州藕園，蘇州凱地絲綢紡織廠及面市部，再來是蘇州千年古刹寒山寺、玉佛寺。一天下來，翠玲感到除了茶葉及絲綢兩點，別個旅遊點都是走馬看花，沒什麼可看到。當然她什麼也不買。

車抵上海，參觀東方明珠塔，上海灘，一家珠寶公司。吃過橋米線，聽說這米線源自雲南蒙自，很出名。再來是上海南京路商業步行街，晚上遊船黃浦江。

第二天下午，旅遊團從上海虹橋機場出發到北京。大家似乎很容易適應中國北方嚴寒，尤其年青人及小孩子，這些都給一團人帶來春日氣氛。

整個旅程，北京佔了三天時間。抵北京，旅遊住在北京月柱樹酒店。

在北京，旅遊團去了天壇、萬里長城、居庸關、玉石專賣商場、明十三陵、北京同仁堂、北京奧運會外觀、德勝門、北京永定門外琳瑯景泰藍、王府井商場步行街、吃這裡北京有名的烤鴨。

從離開杭州，翠玲都在逃避文雄，她怕面對他，怕與他深情的眼光接觸，她努力使自己不要去想他，她盡量跟美絨形影不離。

文雄突然出現，無可否認使她多年靜止的心湖擊起了無形波浪，她需要一個男人的情愛，他的能為她帶來快樂、幸福，還有，性的要求。可是當年愛上志清，很年青的她只懂得愛及去愛他。如今她已三十幾歲，不可能這

麼單純只有愛，她要顧及文雄，他有一個幸福的家，有需要他的愛人及女兒，她豈能爲了兩人這種感情而破壞這個家？

翠玲開始後悔參加這次旅遊，她只希望旅程早結束，回國，不再相見，慢慢把一切淡忘，以後，當作一個美好紀念！

“玲姨，文雄叔叔對你很好，是嗎？”那天坐在旅遊大巴上，美絨按著她的手，悄悄問。

“別瞎猜，我老了，有什麼好？”翠玲壓緊顫動的心頭：“人家女兒都上大學了。”

離北京前夕，最後那個晚上，福哥同一部分團員上十樓唱Karaoke，美絨興趣勃勃要拉翠玲一塊去。她不愛熱鬧，這幾天走了不少路，鞋子又有些緊縮，她的腳磨得紅紅有點腫疼，所以推辭不去，躲在房裡看電視。

叮噹，門鈴突然響起來，翠玲的心倏然緊張萬分，猶豫良久，她咬咬下唇，終於走去開門，門才打開，文雄已閃進房裡，他將門關上，轉身把翠玲環腰攬住，她本能的欲掙脫，可是傭著她的是強而堅定的雙臂，她掙不開，她的胸脯給緊貼在他寬厚的胸膛，她剛要說：“文雄，不要……”他的有點粗糙的唇已緊印在她嘴吻，吻得她有點暈眩，終於她感到身體軟了下來，她要抓住一樣東西以免站不穩，那便是文雄的後頸，她雙手緊緊環住。

“玲，你爲什麼要躲避我？”過了好久，文雄在她耳畔喃喃說：“你知道嗎？沒有你，我多痛苦？”

翠玲沒作聲，她的頭埋在他胸前，她閉著眼，她珍惜這一刻鐘的溫馨、幸福！

“明天大家回越南了，我們在那邊相見，玲，答應我！”

“我們這樣分手，留下美好紀念不是更好，對不？”

“我愛你，玲，我知道你也不會討厭我，何必使大家分開，痛苦呢？”

“文雄，不是愛與不愛，我不能去破壞你的家，你的愛人，孩子更需要你，是嗎？”她抬頭望著他：“我更不想日後再痛苦！”

剛好這時門鈴響了，兩人倆倆從夢中清醒，翠玲忙自他懷中起來，走去開門。

美絨走進房子，兩頰凍得紅紅，口裡說：“好玩極了，累死了，福哥要我唱，唱了十多首歌，口水都乾掉，喔，文雄叔叔，我們怕你失蹤，原來你躲在玲姨這裡！”

翠玲和文雄很尷尬，翠玲更雙頰徘紅。文雄走後，翠玲躺在床上，心亂如麻，無從理出頭緒。

“玲姨，你是在想文雄叔叔，對不？”美絨坐在翠玲床沿：“感情是難捉摸的東西，它會突然出現，它使人推不掉，躲不開，最好順之自然！”

“謝謝你！美絨。”她很驚訝，一個廿多歲的女孩子竟對情感有成熟的見解，她輕嘆說：“也許這是一個難忘的紀念！”

旅遊團中國行程最後一天在北京圓滿結束。晨早吃過早點，退房。大夥兒上午往天安門、紫禁城、故宮、頤和園，大家在故宮廣場拍團體照留念。這裡許多河邊都結了冰，包括草坪、樹樺、路邊角落。

美絨見翠玲顯得很消沉，落寞，用手背碰碰她：“你怎麼了？玲姨，別想太多，順其自然嘛。”

翠玲沉默，她眼光望向車窗外北地深冬肅條景色。她很感慨，寂寞旅途她竟與這個女孩子成了知己。兩人互相交換通訊手機電話、地址。美絨握著她的手親熱地說：“我很想念你玲姨，你一定要來看我啊！”

“唔，一定，我也一樣。”她拍拍美絨的手。

參觀完餘下幾個景點，一行到餐館用午膳。接下來上車直馳北京第二機場。

往機場途上，翠玲接到文雄從前邊發來短信：我要留下接待另一個團，下趟回越南將先打電話給妳，玲，妳知道我愛妳，想念妳，祝妳一路愉快。再見！

翠玲只簡單回覆：謝謝你，再見！

抵達機場，新年期間，往來機場人群滿擠，忙了整整一點鐘才搞妥出境海關手續。

福哥帶團先進去，文雄站在登樓上的分界線等翠玲走過旁邊，他低聲說：“再見！”

“謝謝你，再見！”她低頭望著雙腳，不敢抬頭去迎文雄眼光。

“玲姨，別這樣，笑笑好嗎？”走在她後面，推推前面的翠玲，她轉頭向文雄：“文雄叔叔，這幾天辛苦了，謝謝你，越南見！”

走上登樓捲梯，翠玲見文雄還站在原地，向她揮揮手，也情不自禁也向他揮手。心頭浮起難言的戀意！也很迷惘！

班機下午四點半起飛，晚上七時降落廣州白雲機場，預定深夜十一點班機卻拖遲到十二時才登機。

滯在白雲機場七個半小時，大夥兒既累又餓，許多人躺在候機室長椅睡覺，有些枯燥乾等，開始不煩，福哥拉了一個青年伙子跑去買了牛肉漢堡、可樂分發給大家。

翠玲把熟睡的美絨叫醒，她瞇著睡眼不消幾分鐘便吃光飲盡，倒下又睡，翠玲搖搖頭。她只吃半個便够了，可樂她不喝，喝買來清潔水。

抵達西貢新山一國際機場是清晨三點鐘。這時候機場很冷靜，大家很快過關，走出機場，互相道別。團員一部分自己家裡有車接走，有人打的回家。美絨家在平陽省，

剛出機場，開來司機便出現了。她緊握翠玲的手才上車走了。翠玲也喚了的士回家，翠玲跟她第三的姑姑住在一起，在西貢橋附近住宅區。

家裡沒人，她姑姑昨天跟一批她公司的同事們旅遊去了，翠玲鎖上門，換了衣服便上床睡覺，她實在很累。

手機鈴聲把翠玲喚醒，她胸脯起伏，有點緊張，是文雄的電話：“早安，玲，昨晚很夜才回家對嗎？一定很累了？”

“還好，有點累，很熱。”她望望窗外，窗外陽光高照，頭看牆上時鐘，上午九時左右。

“沒問題，妳好好休息兩天就沒事了，兩地溫度差距太大，肯定不好受。”他把聲音壓低一點：“玲，我好想念妳，旅遊公司說今天抵步的團已增派一個導遊一塊到中國，我可以回來休假幾天，玲，我一定要見妳”。

“恐怕不行，文雄，我們用電話互相問候不是更好嗎？”雖然這麼說，她感到說得很軟弱。

“答應我，玲，我每一分鐘都在想妳，妳知道嗎？到時我先給妳打電話。再見！”

不等翠玲再說什麼，那頭電話掛了。

放下電話，翠玲跌進近乎絕望的與自己的搏鬥，理智告訴她，她不應這樣，兩人關係發展下去，帶來會是什麼後果？但她又那般薄弱，對文雄的感情，難以抵擋！

大勒春日南國艷照高照，有高原涼意，山城更處處開花，情人谷、嘆息湖如詩如畫，更美了情侶雙雙！

翠玲和文雄並肩於一座小山岡，這地方很幽靜，四周是厚厚叢林，脚下是鋪了鵝卵石的小徑。走到高處，涼意更濃。翠玲穿著一件水藍絨衫，也是深藍牛仔褲，顯現苗條身段，文雄外面只披一件夾克。他擁著她，儻立於山岡頂，眺望遠遠另一山頭夕陽下光彩如畫，另一邊霧靄已

濃，脚下，急湍流水，如銀蛇，蜿蜒崎嶇岩石間。

“這裡真若世外桃源，能不下山多好！”

“人活著永遠脫不了世俗，上山的人終歸還是要下山。”她眺望遠處叢林，夜鳥正吱喧回巢：“不早了，我們回旅館吧。”

兩人轉回山腰那幢法國別墅天全黑了。據別墅管理人，這裡平時住客可有七成，一般是年紀較大，愛優靜。假日、新年客人特別多，有時客滿，也有外國客人住在這裡。

晚餐設在大廳，自助式，菜色有越南菜、西餐。文雄每樣都吃，翠玲只選越南菜。

吃過晚飯，小休一下，大勒旅遊公司用車子送旅客到市區，自由活動。文雄笑著說：“不用當導遊，實在好自在，輕鬆，口水乾！”

新年的山城夜晚非常熱鬧，九成是外來遊客，有人擠在市集攤位買特產，有人在步級下空地小檔子吃豆腐、喝豆醬、吃小鴨仔蛋。

一部分旅客，包括文雄，逛一圈市區，他們找一個咖啡座喝咖啡、聽音樂。準十點，大家回到停車地點，車子送回別墅。

“玲，妳先洗澡吧，夜了很冷。”回到房間，文雄體貼擁著她說。

洗過澡翠玲電視也不看便上自己的床準備睡覺。

今晚，翠玲心頭奔動若濤，縱使她盡力使自己冷靜下來——這晚，這是許多年——她與志清分手後，首次同一個男人共處一室，事隔十幾年，卻似乎往事猶新。

更深夜靜，房子裡也靜，翠玲聽到自己的心劇烈跳動聲音及另一顆也跟她一般顫動的跳動，那顆心是文雄。

翠玲終於睡去，她腦袋比身體更疲倦。朦朧中她彷彿

感到有什麼貼在她的唇，熱熱的，是志清，他吻她的嘴、脖子，他的手撫摸她，帶給她許多年不會有過的快感。她需要，她抓緊志清手臂，她身體本能的迎上，她感到身在大海一條船上，船在不斷的搖晃。

突然，她感覺體內一陣劇痛，劇痛使她從迷糊中清醒，她睜開眼睛，壓在她身上不是志清。陣陣疼痛使翠玲眼淚流了出來，她忙推開身上的文雄，她低吟：“文雄，不要這樣，不要，很痛，快點下來……文雄！”

文雄沒有停止，他更大力衝刺，最後倒在她身上，一切漸漸靜止。

“對不起，玲，我實在太愛妳，我抑制不了。”文雄睡在翠玲上旁，側臥著，他的手輕輕撫摸她乳房，在她耳畔喃喃說。

翠玲沒作聲，她眼睛凝望著頭上天花板，十幾年前無數次，她與志清在一起，每次溫存，他留下是空虛，填不完的無際的空虛，伴她長夜漫漫！而這種空虛竟於此夜給填上——由一個邂逅於一次旅途的男人。這是她的初夜，一個已三十幾歲的女人的初夜！

翠玲無法再睡，旁邊的文雄睡得甜，一種極度滿足後的甜睡。她悄悄起身，拉了鋪在床上的大浴巾裹住裸赤的身體，走進浴室，把浴巾泡在水裡滌洗她和他留下的痕蹟，她不會使文雄曉得，他是第一個走進她生命的男人。

從浴室出來，檯子上小時鐘顯示五點左右，天快亮。翠玲打開大櫃將裡面的衣服取下，放入手提旅行袋，再把屬於她的一些東西拿了塞進袋裡，最後，她深深望了床上熟睡的文雄，半響，才輕輕打開房門走出，再把門輕輕關上。走廊冷靜靜，人們還沉醉夢鄉。

翠玲下樓到大廳櫃檯，輕輕喚醒伏在檯上的服務小姐，拿回隨身證件，交待了一聲便在服務員迷惘的眼光中

走出大廳，登上在門外守夜的出租車：“上大勒客運站。”

車子往下滑行，一個拐彎，古老別墅已消失於山上夜霧中。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完稿

一棟房子，親情與夢

這是一棟座落於西貢市中心商業區的法式房子，雙層舖樓，房子在四岔路口，兩面向街。房子屬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法屬時期的建築物，四座合體中之一棟，已有八十多年歷史。高高斜斜暗紅瓦片屋頂，樓上兩面都有陽台及落地窗，敦厚的牆壁，淡黃色，房子正路口，每天都迎來溫熙陽光。

四連體房子同屬一個業主，他把其中兩棟頂給兩個住客，一家開了西藥店，另一家在上個世紀開了個酒吧，專做那年代源源湧進南越的美國大兵，撈了大把大把的美鈔。酒吧老闆個子既胖且高大，走起路來似一頭動物園裡的大猩猩的男人。爲人極度吝嗇，可謂九牛不拔一毛。他有一輛小轎車，白天泊在相隔一條馬路的路旁，這段路有一個殘疾男人靠爲別人看守車子過活，胖老闆佔了位子一整天，晚上把車子開走時半分錢也不給，看守車子的也不是省油燈，下回胖老闆車子照樣停放在老地方，晚上去把車子開回家時，發現不對勁，下車察看才知道車子下面及輪子貼上許多尚未加工的肥料，難怪嗅味衝天。

胖老闆氣得粗言穢語罵了半天，最後還要連夜趕忙把車子開進洗車場花上兩倍洗車費才將車子洗淨。事情傳出成爲街坊笑話。

胖個子的兩個女兒，在開酒吧期間搭上美國大兵，解放後也出國了。

餘下正路口兩棟房子業主自己開了一個書局，售賣各種越南和外國書籍及文房用具。

業主是一位有法國血統的中年人。他有高大身段，頭髮微白，方臉高額，不粗不淺的眼眉下是一雙既威嚴又和藹的海藍色眼眸。鼻子屬於歐洲的特徵，大而筆直，嘴唇厚了點，但笑起來給人是和善可親！他愛穿白襯衫，深紅

或深藍領帶，黑或深藍西裝長褲，光亮黑皮鞋，有時白色皮鞋。

那時候，早上準七時業主由司機送來書局，陪在身邊是他愛人——一位身段適中，雍容華貴的中年婦女，我想年青時她一定很漂亮，烏亮的頭髮梳了一個圓圓的髻。業主還有一幢法式別墅，在第三郡。晚上看守書局是一位腰有殘疾的老門公。

業主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幾個兒女都在教會學校唸書。

南方解放後，書局停止了營業，過了一段時期業主夫婦沒有出現，原來業主臥病在家。聽說以前每隔一兩年他到法國治療，現在沒法出國，國內醫藥設備不足，病情日益惡化，半年後終於去世。

臥病期間，業主開始將幾棟房子出售或頂讓，業主家庭在申請移居外國，當然目的地是法國。

很快的三棟房子原先作書局的雙舖面業主徹牆為二頂讓，剩下正路口那棟終於由我們頂了，病中的業主答應給我們分期付款，只要先付一部份頂金，租金則每月繳納。

前後幾年，在業主家庭赴法前夕，我們也付清了欠款。出國前他們將房子交給政府，我們與政府簽了租住合同，直到後來房子出售，我們從政府那裡買了過來。

父母及弟妹於七六年中搬進這棟房子，只有我的小家庭照舊住在後面一條馬路巷內的房子，從那時開始，我們把兩棟房子稱為舊房子和新房子，一直相沿到現在。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我們家庭生活過得很平穩，雖然有許多艱難。

兩個弟弟已定居歐陸，妹妹及幼弟在唸書。幾年後，妹妹出嫁，幼弟也立家。半生艱勞耕耘，子女已長大，各自成家立室，這可能是父母最欣慰愉快的時期。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曾參加地方工作，八九年辭去

職務，那當兒國家政策已開放。我轉向經濟方面發展。

九十年代初，父親逐漸將經營多年的生意交給下一輩，父親把空下時間投入社會福利事業，如堤岸潮州義安會館，林氏宗祠，輔助教育等等，老人家熱心公益，深得社團人士敬重愛戴。

而此時母親身體日趨虛弱並經常生病，這應是幾十年辛勞過度累積下來之固。母親多次進醫院治病，我們大家相輪在醫院看護，不過晚上都是我負責，白天父親在醫院時間比較多，碰上父親忙時我立刻補上。

多少年，雖然住在舊房子，可每天早上及下午我都到父母那邊陪雙親吃飯。

早上吃稀飯，通常餚菜是昨晚餘下的舊菜、鹹炒花生米、鹹鴨蛋、皮蛋什麼的。

有時候因工作忙，來不及回家吃飯，忘記打電話給父親，父親總遲遲不想開飯等著我。

而有空時我在家陪父母，碰上母親身體佳好當兒，母親喜歡細數子女小時候的事：我愛吃，整天喊肚子餓，兩歲大還不會走路；二弟最懶惰，整天要母親抱；三弟多手多腳，什麼東西都要伸手去碰，有一次母親一手抱著他一邊燒菜，他又伸手要去抓母親手裡的鍋蓋，母親給他摸了，小手燙的疼了，哭了，他怕了，乖了。我們家裡唯一小公主，小時候，母親抱了她上市集，她手裡握著一個硬幣，不懂的要買零吃，鄰居的女孩子，看到什麼都哭著要吃，嘴沒吃，哭不休。小弟小時候最貪嘴，你叫他做什麼也可以，只要給他東西吃。我們深深體會到已作人父母的我們在父母眼裡永遠還是長不大的小孩子！老人家也提起那段艱苦日子，父親生意失敗，攜了一家大小南下金甌，欲在那片陌生土地另謀發展，可最終無成，又回到西貢。當時暫住第八郡森舉，父親步行到第一郡欲向一個親戚借一點錢，結果做麵檔生意的那人半文不借，連一碗麵食也

沒有，父親空著肚子走路回家時差點昏倒。說不盡那苦難日子，冷暖世態！

母親一生相夫教子，貧窮安命，從無怨言，老人家回憶有一次她生日，家裡實在沒有半分錢，父親欲向鄰家借點錢去買幾個雞蛋煮湯圓給她高興。母親阻止說不用了，等將來賺到錢上酒樓去，吃大餐！

一句相慰的話，後來終成事實，幾年後我家生活大大改善，每年雙親生日我們都上酒樓，兩老最喜歡堤岸愛華大酒店，父親也請來鄰居老一輩的人一塊上酒樓，一起吃高高興。

母親去世後，父親再也不上酒樓辦壽宴，我們瞭解他不想觸景心傷，就只在西貢幾家小酒家作家庭式慶祝了。

每年我們大家庭有幾個熱鬧的日子——雙親生日及新年來臨。

雙親生日上酒樓是晚上，早上在新房子那邊吃父親及小嫂子煮出來香噴噴又甜的雞蛋湯圓。

新年來到，先是大年夜，子孫們齊集新房子吃除夕團圓飯。

團圓飯有雞有鴨有魚有肉，有白菜香菇烤豬皮魷魚肉丸湯，特別有父親拿手的炸蝦卷。再來是潮州粉麵條，這麵條只有荳苗韭菜作調料，吃起來極可口。

吃飽肚子，休息了一回兒，大家開始分工佈置客廳，把已洗淨的窗簾門簾掛上，貼對聯，擺水果，裝飾樓下的梅花，盆景。一切看來滿意了，我們才各自回家。

大年初一清早，我們大夥兒又聚集於父母那邊，我們大家先向雙親呈送利士，之後父母給大家發紅包，由大到小，人人有份。整個大廳熱鬧非常，也喜氣洋洋。

接著吃早已煮好的香甜且軟軟的糯米飯，這是我們潮州風俗。吃過糯米飯，再吃別的，一般是炒麵條。

之後我們大家出發，分頭到一些親友家賀年。一般一

直至傍晚才回父親那邊吃晚飯。

九七年夏，母親病逝。

幾十載同甘共苦，深情恩愛，老伴驟然遠去，給父親帶來的悲痛可想而知。而這些年來他對母親無微不至的關護，使我深感慚疚，母親病重時兩個弟弟自德國趕回來陪侍病榻。

母親不在，他老人家除了參與義安會館及幾個社團事務之外，常一個人留在家裡，我們也不能常在他身邊，幸而小弟老婆人極孝順，對父親照顧盡心，加上幾個姪兒，雖小孩子會吵鬧，反而為家裡帶來溫暖與熱鬧，減少孤寂氣氛。我每天早晚陪父親吃飯，妹妹也常於週日來新房子這邊陪他老人家。

二零零五年一月父親突然逝世。

我還清楚記得；之前一天，父親體康正常且沒異狀。我及妹夫陪他到堤岸大水鑊醫院檢查身體，又在橫路順橋街吃這裡一家有名的食館的海鮮河粉，回途還到第三郡我妹妹家小停，妹妹家開了兒童衣服鞋子專售店。

第二天下午四時左右，家裡打來電話說父親好像在洗浴間摔倒，情形不太好，叫我立即回去。

我心情慌亂，剛巧司機回了公司，我跑到大馬路乘坐返回新房子那邊。

Xe ôn飛快衝到樓上，妹妹夫婦及小弟夫婦圍在床旁，父親躺在床上，大夫臉色凝重，他正為老人家量血壓。他是父親家大夫，每週有固定日期來為父親檢查體康。我發覺父親面色倉黃，似乎疲弱無力，量血壓後，小弟老婆用湯匙餵父親喝糖水。

大夫告訴我們也許父親主動脈破裂，情形極嚴重，應火速送往醫院救治。

我們立刻送父親到西貢醫院，在這裡醫師會診後確認父親病情並表示無法醫治。我們又送父親至大水鑊醫院。

醫院再度進行會診，作出結論完全一致，而父親年事已高，無法作任何手術搶救。

躺在急救室，父親還很清醒，老人家說肚子不舒服，有點疼要坐起來，我們只安慰父親說打了針及吃藥便沒事了，不敢給他曉得實際病情。

這時父親肚子下段有些腫脹，並出現瘀血，血壓下降，心脈圖也逐漸微弱。我們做兒女的心疼如刀割卻挽天無力，只能緊緊握著老人家的手，看時間一分一分跳走。

深夜十二點左右，父親進入昏迷狀態，並在安祥中離開我們。我們備車送父親回到新房子已是凌晨一時了。我給在德國的弟弟去了急電和宗祠理事會及義安會館發出通知及請給以幫助父親喪事。而從先後兩次父親及母親去世，給我們對世態人情一種啓示，深刻的！

雙親遠去後，新房子就交給小弟夫婦。沒多久，他把房子出租，舉家遷到第三郡去。租客把它修改到面目全非，只餘下那斜斜的赤紅瓦片細說世事倉桑，於風雨與夕陽！

而我，多少個午夜夢裡，這棟房子數不盡，一片片、一段段溫暖親情，紀念總徘徊夢境，有時清淅、有時迷濛！

午夜夢醒，枕邊濕濕，冷也熱！

二零一零年十月廿九雨夜

最後一隻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

一陣青蛙鳴聲傳來，從園子裡芒果樹下亂草間，那裡有一個低窪，低窪尚存日常老許給果樹澆水，有些水往低地流，聚合在那裡，而那隻可憐的老青蛙靠這個泥窪維持生命。

時值午間飯後，工廠工人正在休息，四周恬靜，呱呱叫聲格外響亮，帶有一點落寞！這隻老青蛙怕有二三百克，幾趟被鋤草園工捉到，幸而給他見到及時下令放去，否則早已化作杯酒佳餚。

他想，也許這是偌大果園最後一隻青蛙。

他這個園子是十幾年前從一個老人轉讓過來——透過一個上門交乳酪的人介紹給一個在這地方幹為人家辦喪事敲打西樂的人，再由他帶去看土地及見賣地的主人——一位七十餘歲高瘦老人。

雙方談好價錢，他交了訂金，賣主寫了一份轉讓書，賣主夫婦子女全家簽名。這乃初步手續，再來還需要上地方行政機關辦合法轉名手續。

後來打聽，他知道這塊地賣價很高，他有些後悔，尚欠的錢拖了半年以上，賣地老人多次催促，他想若不是這樣，對方大可將地皮賣給別人。而他，他的訂金也因過了期而別想拿回。不過最終他還是付清尚餘款項，幾個月後土地合法使用證也有了。

這是一塊野草蔓生的空地，位於守德縣（後來升為郡），平福四岔路右拐1A國道附近，前面一條紅土路，右面一座小五行娘娘廟，左邊與後面乃一片墓場。農家在此放牛吃草，孩子們三五成群在草地上追逐嬉戲，放風箏。

他用鋼筋水泥柱子在地皮四周打下地界。不料因沒人看管，柱子被附近人家移動，土地被佔用，他多次交涉無

效，只好用鐵絲把剩下土地圍起，失地三百多米。

開始經營這塊土地是一九九八年中，他在左邊靠路旁處蓋了一棟約一百平方米L字型平房。

這是一般常見於南部的建築，房子佈置一個客廳及兩個廂房，再來一個傭人住房，最後廚房和飯廳。

十幾年前這裡屬於郊區偏僻地帶，前面那條一千多米長的紅土路，從外邊馬路三拐兩拐才看到，路的盡頭有一條小河，河上以粗糙的杉樹幹架起，上面鋪上一米多寬厚木塊的小橋。人們從小橋來往，他不習慣，有一次推機車過橋，結果連人帶車掉下河裡，幸虧碰上潮退，沒什麼危險，車子經幾個住在河堤的人幫他吊起來，他爬起河堤滿身泥巴。

紅土路崎嶇難行，旱天紅塵飛揚，間中有重載沙石大卡車駛過，更飛沙走石。雨季時濘泥滿道，舉步艱難。這裡還滿是樹木，居民也很稀落。晚上並沒路燈，行人稀少。

他著手蓋房子會引來不少好奇的人們，他們猜測蓋的定為多層洋房，看到地基處理很堅固。

房子蓋好，週日或休假日他偕愛人與孩子們到這裡小住，早來晚回，倒是他愛農村優靜，空氣清新，有些時候在這裡睡上個晚上。

再來計劃乃進行規劃種植。

首先把土地劃分作四個方塊，僱人工在上面挖了一行行水湧，各水湧連接一體。水湧與距離五十多米一條從紅土路那頭小河分支過來溪流貫連。挖起之泥土填在地面，地面種植水果。他請來一個五十多歲的園工在開始種植，晚上住宿在房子小房間。

靠五行廟那邊園地全部種了芒果。果樹尚小，空間很大，他種地瓜、茄子、番茄，近路邊種一排排木薯，水湧種空心菜。

左邊平房後邊是一行行抽子、橘子、芭樂、木瓜。

新翻的土地很肥沃，水源充足，種下的各種作物生長度很快，短期農作物加菜蔬、茄類、瓜類收獲可觀。他收成後分贈鄰人及親友，剩下給園工賣出，當作賞勵。

引進水源，隨之而來是各種水生動物如魚類、螃蟹、螺類。不過發展最快為蛙類——這種兩棲動物第一階段的蝌蚪，牠們大族群浮游於水面，黑黑圓圓，有的拖，有的拖小尾巴，有的已伸出四條小腿。幾天後小尾巴脫去，變成一群精靈的小青蛙，跳離水湧，若小心觀察可見到牠們蹣跚跡遍佈園裡每個角落。牠們組成一支呱呱樂隊，呱呱……呱呱……但只要有什麼危險，冬冬冬，跳進水裡，那般敏捷，園子有一分鐘寧靜。

園裡還有一群青蛙親戚——蛤蟆，外胞醜陋，咯咯……咯咯……牠們躲在牆角屋旁捕食為害的蚊蟲。

螢火蟲出現確實使他喜悅。

一張木凳，一杯清茶，許多個夏夜他獨坐屋簷下，靜靜觀看飛舞於園裡盈盈小螢燈，一閃一閃於夜空。點點螢燈彷彿把他帶回許多年前，南部故鄉不是也螢燈屋房小河草堤？

二零零三年，原先單靠進口生意難以競爭於市場，他決定蓋起一棟小廠房，進口產品原配件，本地可生產的合規格，質量好的配件就地採購，自行組裝產品，使成本降低，適應市場要求，穩定銷路。

廠房建築，必須移走或砍掉許多果樹，填掉一部分水湧。而移動重新種下的抽子、橘子、番石榴到頭來生存率很低。

現在尚存在的只有二十幾棵芒果，幾棵龍眼樹。

這時他也養了一批雞鴨，好幾條黃狗。地方治安有些複雜，小偷多次爬進園裡偷走自行車、抽水泵也被拆走。

過了兩年，地方政府把紅土路開寬，並鋪上柏油，路

闊十米，兩邊人行道各兩米，他捐出兩百米以上土地，政府與人民攜手合作。跨過小河的杉木橋改了鋼筋水泥，但寬度大約一米半，只適用於三輪車以下。人行道上種植一行酸果樹。

他決定把剩下二千五百多平方米園地修築磚牆圍起來，牆高約兩米半，前面開兩扇大鐵門及一小門，設一個保衛室。

新的馬路落成，這個先前還處於郊區的偏僻地帶驟然刮起一陣地皮熱，買賣賣，炒地皮投機份子更不後人，炒了炒，火旺火紅，過了一段時間才逐漸冷下。看來最終得益乃投機份子，賣地人若大花大用，沒多久，錢花光土地亦沒了！

多少年來人們可坐於樹蔭下納涼的幾棵大樹、果園、菜圃、稻田及草地同樣沒了一隨著無數房屋出現。新的馬路兩旁更不乏三兩層的華麗的洋房別墅。那時尚沒自來水，大家鑽井抽水，由於抽用過度，地下水源日漸缺乏，水位不斷下降，以前只消幾米深便有水出現，如今鑽深幾十米不一定碰到水脈，尤其大旱天。唯一引河水進園子的那條溪流被新來住戶填去佔用，截斷。

園子的水湧干涸，各種水族快速死亡，消失，一些螺類及青蛙在絕望掙扎，曾一度漫舞草間夜空的螢火蟲又回到童年夢！

失去水源滋養，園子裡土地日益貧瘠，他試圖抽起井水灌入水湧但失敗，許多樹木開始枯萎，翠綠的樹葉枯黃，害蟲為害，一些果樹、果子不發展，一個個掉下來。

最後園子裡只剩下二十多棵，他噴藥、除草、施肥、澆水，十幾棵芒果樹開花結果，芒果熟時園子彌漫一種果香。摘下來的芒果他分類後分給廠裏工人，帶一批回家分贈親友鄰家。

出於生產需求，他把廠房擴充，種植樹木面積自然縮

減，失去作用的水湧一併填掉。兩棲動物和青蛙、蛤蟆能生存的地方沒了，牠們近乎消失，園裡蛙鳴難聞。

填掉小湧應該是錯誤的抉擇，它不但無補園裡樹木，雨季來時，只要一場大雨，整個園子到處一片積水，雨水來不及往兩邊水渠退走，導致淹死幾棵芒果樹。

呱呱……呱呱……

那隻僅存老蛙鳴聲自樹間草叢傳來，帶點蒼涼、沙啞，似在訴說一個屬於牠族群，遠去的輝煌年代！

二零一一年二月底完稿

純情

四月中旬嘉美從南部西區省份永隆打來的電話，她將於那天午響到抵西貢，她要到澳洲駐本市領事館辦理赴澳洲手續。嘉美說希望能同他見見面。大家好久沒聯絡了。

接到電話，正強人正在市區外之工廠，他告訴嘉美一時回不了市內，可否等下午見面。她顯得很失望，輕嘆傳自手機，幽幽說：

“那只好等下回了！”

手機掛了，正強感到有點悵然若失。

第二次是正強與嘉美聯絡，她可望一個月後出國，他表示將安排時間下南部和她見面。

一個月過去，正強並沒到永隆，那段時間工廠工人欠缺嚴重，他抽不出空閒。他想嘉美出國旅遊，他還可南下，等她回國後。正強並不知道她出國去定居。

六月他突然接到嘉美之短信，她正在澳洲，申請了定居。

他好難過，但又何補於事，嘉美已遠在重洋彼岸！

冷窗靜夜，碧空無雲，此夜雖非月圓，大地依然分外明亮。他把燈關掉，獨坐窗前，讓十幾個春天許多新的舊的屬於他及嘉美之記憶不斷湧起，一幕幕，交織著……。

他和嘉美邂逅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他公司剛成立之第二年，確實日期已忘記了，現在能肯定的是中午時分，嘉美與玉香出現在他公司面市部，嘉美身段高挑，不算漂亮也不致難看，差在鼻樑扁了一點。玉香又不一樣，粗粗矮矮，說話聲音很粗。兩人生齡相仿，不超三十歲。

她們選定了一套機車清洗機，一台打氣空壓機，一番討價還價，玉香殺的最厲害，終於生意成交，正強知道玉香乃買主。

她們留下地址，正強答應過兩天他去西區途經永隆一定拜訪。那時候他在南部西區芹苴開設一個面市部，間中親自送貨到芹苴，芹苴乃西區首府，且是個經濟重鎮。欲

往西區多個省市，芹苴近乎必經之路。

在永隆，正強見到嘉美和玉香。

玉香的洗車店已開張，生意尚平淡，看來還要奮鬥一段時間，嘉美的裁縫店在永隆市鄰近很吃香，顧客大小老幼皆有，生意極火旺。

她們在永隆一個食館請正強吃午餐，點的菜單有南部西區特產烤田老鼠，既香且脆，正強最喜歡的一味。田老鼠為必點之菜——於以後每趟永隆小留。

時光在靜靜溜走，無聲無息，一瞬間十幾個春天。十幾年，正強同嘉美保持著一種微妙感情，淡中帶濃，濃中帶淡，時冷時熱。

永隆並沒有多大可遊玩的地方，正強許多作客，多數時間與嘉美在她店子聊天，只有一回他們幾人乘小船去前江上一個小島玩，那時大家剛吃過午飯，所以沒在島上吃東西，滿頭白髮的老島主，滿臉不高興，態度不友善，近乎逐客，他們趕忙撤退。

最難忘的一趟乃二零零零年，美順大橋落成，正強南下永隆湊熱鬧去。

美順大橋橫跨前江兩岸的第1A國道的前江及永隆兩省。為我國南方首座先進的大橋，由澳洲與我國合資投建，總金額約九千零八十六萬澳幣。澳方佔66%，我方佔34%。

美順大橋高一一六.六公尺，在兩座江中人造島上修築兩座高聳天空的橋墩，由粗大鋼纜擔負重力。大橋共十一節，正中心長三百五十公尺，左右兩節各一百五十公尺，合六百五十公尺，餘下每節四十公尺，總長為一五三五.二公尺，橋下離水平面為三七.五公尺。橋寬二三.六公尺，分四條通車道及兩邊兩條機車線。大橋有萬度照明設備。

美順大橋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六日動工，工程在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式落成，歷時二年八個月加十五天。

一塊南下永隆有正強一位在工程部門的朋友，正強的

小女兒，另一位女生，車子前面貼上工程處通行證，可優先通行。

車子上美順渡，渡輪離開渡頭慢慢蕩往江心，正強站在渡輪一旁通道欄杆旁，展現眼底，夕陽金暉千萬浮閃江水煙波，不遠處乃雄偉的美順大橋，那樣壯麗、那樣熔合現代與藝術的結晶。

此際正強中裡那般矛盾，他希望渡輪多一點時間停在江中，停在時鐘這一刻，多一點站在這條渡輪上——正強怕船一抵彼岸，脚一邁上永隆土地，美順渡將化作一頁記憶。正強明白，幾千萬南部同胞，多少世代，百多年，美順渡輪已成為人們心中，血液中的一部份，一旦渡輪消失，留下那片空白必定難以填補，在一段不短之歲月裡！雖說，現代的大橋，帶來的是生活的便利、社會、經濟之發展。

百年桑倉，烽火年代與祖國統一之昇平盛世，美順渡輪也是那歷史中一部分！

在永隆市，嘉美及玉香為正強一團人找飯店，可這一天，全市大小飯店都客滿，最後只好在嘉美家過一個晚上，司機跑到他一位親戚睡。一團四人兩張草蓆，兩個蚊帳，也許整天滯在車途，累了，那晚大家睡得好甜。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點，嘉美陪正強一團去江濱看美順大橋落成剪綵及通車，主持典禮有政府總理和多位部長及幾個南部省市政權……。這是整個南部百年盛事，許多各省八九十歲老人家早早已擠在如潮人群，等著走過美順大橋，能踏上大橋，死也高興，滿願！

永隆旅遊公司的遊船老早就被遊客先幾天訂光了，正強無奈只好隨便租了一條看來破舊的小木船，裝配一台舊船機，船機拔動，令人窒息之濃煙從排氣管噴出，夾雜着刺耳之機聲。小船在江中擺擺蕩蕩搖向美順大橋，一條水上遊船經過，引來一波波水浪，小船搖的更厲害，如果小船發生意外，後果真不堪設想！

美順大橋正式通車儀式尚沒開始，正強已轉頭回原地

上岸。

下午二點，正強一團告辭嘉美，加入長達幾公里的車潮向美順大橋一寸一寸推進。回程特別優先通行證不靈了，兩個小時過去，車子前進了半公里。嘉美開機車前來問他們要吃什麼她去買，正強表示中午吃太多，肚子不餓，嘉美給夾在中界線旁，沒法拐頭，這裡早已出現專為人家解決困難的勞務——四人一組的青年，為嘉美把機車抬過分界線石墩，索費二萬。若是高級機車，三、四萬一部不等。

嘉美回市區去，正強這邊的車子也開始前進，車子登上大橋已榜晚五點許。南國五月盛夏，太陽還沒下山，但已沒午間悶熱，正強把車窗玻璃片轉下，高處涼風習習，吹掉幾個小時挨在車裡之疲憊。

窗外是湄河——九龍江大平原，稻田無際，青綠似茵，水鳥成群悠遊其間，對岸是前江，可見大片一片果園，果園種滿龍眼樹，樹上開滿小小的花及滿樹龍眼果子。

正強記不清他去多少趟永隆與嘉美相晤，近幾年明顯減少——尤其開設於芹苴市之分支面市部因鞭長莫及，生意不理想，撤掉。

比較近期乃嘉美臥病多年的母親去世時，正強趕赴永隆祀祭及最近一次，去年春他抽空南下，碰上嘉美的家給規劃後退幾公尺，房屋在改建，砂石洋灰，鋼枝磚塊，一堆堆，找個落腳的空間也艱難。

嘉美打電話叫來玉香，現在的玉香已結婚，一個小娃頭在上幼稚園，洗車店早已停掉，她改行經營電腦及手機，搞得有聲有色。

三人一塊吃飯後，老地方，叫的都是他們喜愛的菜，烤田老鼠乃少不了的一味。

十幾年裡，嘉美曾多次到西貢，她主要是到一些布料市場採購各種布匹，她與正強有見面機會。而到西貢，她

都住在一位家在後江街一位朋友那裡，正強開機車去接她，有時上咖啡座聽音樂，上第三郡公理橋一家有名館子吃順化餐。

有一趟嘉美又到西貢，正強記得是一九九七年秋，他陪她上蓮譚旅遊公園玩，他們玩滑板，這玩兒從高處往下猛然衝下，驚悸刺激，嘉美驚叫地緊緊擁住正強，一種無意之肌膚相貼，留下難忘之紀念。

十幾個春天，他與嘉美之交往，屬於怎樣的感情，他也搞不清楚，但縱使有在一塊的機會，他們也發酵不起一絲浪漫氣氛，雖說在電話中無所不談。而有一次，在電話裡她會問他：“你會想念我嗎？”

正強並沒回答她，他知道兩人之間之交往應是很純粹之感情。

這段時光，正強忙於公司生意，嘉美忙於裁縫店，還要看護臥病的母親，他們想見面若非容易。

每年嘉美生日及過年，正強都寄去一份禮物，從沒中斷，只是有時太忙，他竟把生日禮物拖到年底一併寄出。嘉美沒怪他，多次了，她見怪不怪。而她，她也給他寄來禮物。正強送的是巧克力、餅乾、糖果、光碟、小說，她寄來西區特產椰子糖、蝦餅。

兩個月前，嘉美打來短信，信中是一絲絲怨語，一縷縷細訴，片片頁頁，有些他是記得，不少早已無法從腦海裡追尋。

他知道，他和嘉美只是兩片天際拴不住腳的浮雲，永遠各有底空間，兩人終會擦身而過，散落的也只是悵惘，也懷念！

嘉美終於走了，這也意味了兩人相見更難，留下的一份真純的情感，永恆！

也許也留下一片抓不住及抹不掉的悵惘！

二零一一年七月底完稿

Nốt Nhạc Thời Gian

**LÂM TÙNG PHONG
(LÂM KIỆT HOA)**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 VĂN NGHỆ TP.HCM

88-90 Ký Con, P. Nguyễn Thái Bình, Quận 1, TP.HCM

ĐT : (08)38216009 - 39142419

Fax : (08) 39142890

Email: nxbvhvn@nxbvanhoavannghes.org.vn

nxbvanhoavannghes@yahoo.com.vn

Website : nxbvanhoavannghes.org.vn

Chịu trách nhiệm xuất bản :

HUỲNH THỊ XUÂN HẠNH

Biên tập :
KIM PHƯỚC

Sửa bản in :
BẢO BẢO

Thiết kế bìa
QUÁCH HUỆ LINH

In lần thứ nhất số lượng 500 cuốn, khổ 14,5x20,5cm

tại Công ty TNHH in Hoàn Châu

Số đăng ký KHXB : 819-2013/CXB/23-53/VHVN

QĐXB số 220/QĐ-NXBVHN ngày 15 tháng 7 năm 2013

In và nộp lưu chiểu tháng 8 / 2013

Giá : 60.000VND



新年舊照



雙親舊照



家父母及小孫女們